

酌中志自序

累臣若愚死罪死罪叩首叩首洪惟我

太祖奮興淮甸混一華夏

聖德神功超軼千古創交結近侍之律禁扶同奏啟之條立法

垂統亦嚴且密矣迨

宣廟建內書堂則內官不許識字之禁不得不開然而累臣今

日敢曰立言也乎願名節所關又寧容以無言也謹以見

聞最真庶可傳信匡郭已粗備愈於求諸野外力阻孫

宗伯爰立者的是東光護法恐宗伯來重宣

君父大義并及靈露密計耳許大題目誰其知之

酌中志自序

海圖書

索書號碼

登記號碼

006523

先帝在天能無恫乎言之可為痛哭知之安忍不言愧黜按止  
此未敢侈為完書而我罪我知後世自有公論總臣子大  
義所在若愚不思終黜默者也按

皇城中舊制凡內臣奏事稱呼

列聖則某年號老爺

今上則萬歲爺若愚既已失身中涓焉敢沒其口昭文章家必  
笑其俚在史家自存其質也假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畧具  
二十四篇以備遺忘其累臣本末詳自叙篇中伏惟

神廟慎重冊立

東宮之典加以靜攝多年天地不交上下睽隔門名滋堯母

之疑臣下擇苑枯之集幸

祖宗培養者厚國有人焉清議愈重或寄之講學或託之纂言無  
非以祀人之憂明綱常之義關心性淑世道蓋總從  
國本生民起見非有所希覬後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以害  
正人幸主讞者擔當而弭大患不意葛藤之萌已先滋蔓  
遂令玄黃之戰於

廟堂者剝斲元氣憂未艾焉謹叙憂危竝議前紀第一後紀第

二淑媛之選廣嗣胤也誕而始封部議未妥

神廟老爺御簡而後定此益見

光廟老爺事事之必法

祖也

熹廟老爺臨御七載垂拱仰成

今上萬歲老爺入紹丕基大聖人世不間出真非偶然有

君無臣之嘆中外共一口焉謹恭紀

熹廟老爺誕生第三

萬歲

今上老爺瑞徵第四累臣若愚內小臣耳外之輔弼凝丞自黑

頭之外槩不敢知內之印廠徽敵芳燭具在登記垂範豈

異人任謹叙

三朝典禮之臣第五

上帝好生聖人惡殺刑殺之設實懲一以警百創文以求生至於

求生不得斯死者與生者兩無憾焉非一觸法網便終可

盡殺者也叙次審平反第六先臣陳太監矩勲業著於朝

端口碑徧乎區宇若愚不才竇侍左右所生之忝萬死猶

慚惟憶其懿美嘉猷安聽其湮沒而不彰也謹紀先監遺

事第七洪水之患懷山襄陵猛火之威燎原焦野逆賢客

氏毒機久已醞釀首禍中於

椒闈又何有於宦寺又何有於士紳哉撫卷傷心揮毫淚下

謹紀

兩朝椒難第八鏡明必為醜婦所羞繩直實來曲木之忌唐五

王之禍今乃見於貂璫謹叙正監蒙難第九五侯之禍張

禹佞也梁冀之橫胡廣媚也鄙夫哉體乾誰握印權而養  
亂庇奸既脅肩諂笑固位八年又黃白買命牖下苟安追  
想甲乙丙丁縉紳遭禍之慘誰助之耶縱至老死不知有  
何面目對越

先帝之靈在天叙逆賢擅政第十非表裏何以具衣非堯麓  
無以成樂向無沈淮魏廣微種毒於前崔呈秀馮銓等肆  
狠於後逆賢區區總掌東廠而外廷曲折亦不能盡知即  
不過欲報已一二私讐然實自三案<sup>盡</sup>迭發有人以教猱  
假手也是以李可灼之後身無人敢指摘也叙外來線索  
第十一衙門雖有內外之殊官吏各具尊卑之體彼時

宮壺之中不止一家貴顯而一家之中又不止一耳一目今  
外則網漏吞舟內則桃僵李代且殷良弼丁紹呂侍高公  
矣苗全侍宋公矣張國寧侍金公矣陳應祥吳有北賈如  
臯侍王公矣活口公論可掩耶叙各家經營第十二文書  
房猶外之通政司也又如六科也掌印秉筆各家經手內  
官即內閣六卿之親近書辦掾史而已也外來密帖下人  
焉能盡知主人推敲在傍誰敢輕重身不敢出宮門何繇  
而知外事且耳目多弊不能獨作也活口在敢甘心面質  
也叙本章經手次第第十三禎祥之發必有先之妖孽之  
來必有基之江京王聖非偶然也叙客魏始末第十四鈎

黨之禍十常侍也劉瑾入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永吁嗟乎蕭敬亦曾不幸墮落其間今在逆賢羽翼尤繁文則永貞元雅文輔鼎峙樞機武則應坤九思良輔分鎮南北親近則良臣明佐永明秉恭等日侍

御前內臣便覽刊列昭然廢陞弟姪部案存焉叙逆賢晉從第十五鄭歇後明於自知少甘羅世不多見昔幼童爲文信所嬖尚有使張唐之能今姣貌博逆賢所憐止昭著害熊之慘既創造三案於固寵之日復壽祝百韻於退閑之時穢德孔彰綸規掃地叙黑頭爰立第十六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其位曰侵官也觚哉之嘆頗多存羊之心堪涕叙內

臣職掌第十七千門萬戶漢唐麗也茅茨土階唐虞質也若夫不侈不陋允協厥中惟我

祖宗制度光明叙大內規制第十八重農功者珍耒耜操爐鞴者惜鉗錘小技猶然況在聖學不有所式後何賴耶叙內板經書第十九左氏譏子臧之冠漢人珍仲尼之履衣佩之間吉凶攸兆盛德之容非無涉也叙內臣服佩第二十鄉黨著飲食之詳左傳垂汎祭之誚饑渴之於人亦大矣然在內臣習染素異嗜好亦殊叙飲食好尚第二十一河套失而全陝之形勢勝單虛遼陽棄而東西之聲援頓隔恢復之舉端在後人惜哉曾銑前寃誰念懲羹吹虀世俗恒情

馴至於今更堪搯掌叙遼左棄地第二十一言之善子  
張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叙見聞瑣事第二十三逆案  
所載之外臣無論已自逆賢以下共三十有六人貴賤貧  
富各有公評遠近親疎耳目難掩在王體乾欲泯其附黨  
之跡而楊維垣霍維華脫卸之疏入矣高印公利令智昏  
聽讒言蔑天理而戕戕若愚拔之前列罪案矣上下其手  
成心出入豈繫臣一介性命不足干

天地之和耶當此解網泣罪之朝豈宜有飛霜致旱之枉百世而  
下寧不令弔古者笑秉鈞司禮之非其人哉有兔爰爰雉  
罹于羅若愚之謂也附載繫臣自叙第二十四

終

## 酌中志目錄

### 卷一

憂危法議前記第一

憂危法議後記第二

先帝誕生第三

今上瑞徵第四

### 卷二

三朝典禮第五

大審平反第六

先監遺事第七

兩朝椒難第八

正監蒙難第九

逆賢亂政第十

外廷線索第十一

卷三

各家經營第十二

本章經手第十三

客魏始末第十四

逆賢羽翼第十五

黑頭爰立第十六

此篇別本作黑頭爰立記附錄于末

卷四

內臣衙門第十七

卷五

大內規制第十八

內板經書第十九

內臣佩服第二十

卷六

飲食好尚第二十一

遼左棄地第二十二

見聞瑣事第二十三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竑議前記第一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

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覽載籍每

諭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於坊間尋買新書進

覽凡三典丹經醫卜小說<sub>畫</sub>像曲本靡所不購先臣陳太監矩

凡所進之書必冊冊過眼如人鏡陽秋閨範圖說仙佛奇

踪等類每歲之中何止進數次每次所進何止數十部哉

因先年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竑議

明寺人劉若愚著





神廟曾將閨範圖說一部

賜

皇貴妃鄭娘娘放萬曆乙未秋

鄭娘娘捐<sup>寶</sup>重刻蓋此書乃呂少司寇坤編纂呂中州人與

歸德沈相國鯉有師生之雅最契厚者至戊戌秋科臣戴

士衡撰閨鑑圖說跋一篇標曰憂危竑議以呂曾具憂危

之疏故拈爲發端仍於恭呂疏內明稱呂某假托此書以

包藏禍心云云幸荷

神廟聖度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本攸

關標曰續憂危竑議暗行傳布致激

聖怒朝野震驚夫此續竑議也或史館亦不曾具有全文士紳

僅聞其名實不能覩原書爲何等語也前竑議也曾經戚

臣鄭承恩刊布頗有見者然後人只知續議爲臣下分水

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間已公然顯露矣至今讀之者無

不魂驚髮豎愈見

神廟聖度真如海嶽之藏垢納污靡不包容者也惟閨範圖說

實係先臣矩自坊間購進與呂無與累臣侍先監之側每

見追論此事即愀然嘆曰外廷擬揣者多大家說夢志在

求勝朋擠吳已雖誣及

宮闈所不惜也云云則是將一清平世界化爲戈矛角鬪之

場誰作厲階至今爲梗懷遠識達國體者心竊憂之非一日也夫

宗社大計莫重於冊立東宮史乘流傳惟貴於明白確實累臣身受

國恩留心採聽密爲纂輯不覺盈帙謹將鄭戚畹之辨寃續言並皦生光之續憂危竑議冠之首篇以備主持

國是留心史乘者採焉

鄭戚畹辨寃續言序畧曰

聖主建極明倫敦仁洽愛日召

皇長子

皇三子

皇五子朝暮膝下課業程學耳提面命父子熙熙兄弟怡怡天倫至愛超軼千古握管諸臣方且贊揚之不暇矣胡戴樊二公乃敢搆此離間之謀造刻飛書謀危

社稷暗投中外二公豈病狂喪心者耶夫利令智昏理爲勢奪既有所受必有所恃以故公議不恤法典可藐翼日竒勳誰敢出其右此所以甘心隱忍而樂爲之黨也

皇長子天性仁孝皆因閣部大臣之請

聖主乃出御札云安有父子無親之理又安有越序亂分之理

大哉

皇言此札一出羣議遂解名分已定今跋中乃敢云曷儲逆謀其蔑視

明旨媒孽宮闈抑何慘哉佛胎何君南子何行即中主里婦尚且羞稱今跋中詞意所指直比聖上貴妃是何敢於無君一至此哉

皇貴妃重刊閩範實錄

皇上所賜承流宣教靡敢僭越今跋中乃云置太后

中宮於何地此其意不離間三宮構成奇禍不止也呂坤刻閩範在於萬曆十八年十月戊子日

皇貴妃重刻在於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大內之災在於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月亦異今跋中乃云事機值會

中宮戒膳即此一事則明出誣罔可知矣且爾汝之稱朋友弗屑今乃云冊立之請一曰歸此一曰歸彼彼此之言予不知所指爲誰弁髦其主煽搖國是莫此爲大若夫金龍命書尤爲不道之甚呂雖至愚至昧諒不敢輕爲品題今跋中乃直云呂坤所進又曰

內廷盛觀見者縮舌由此言之則必曾經

御覽明傳中外者果爾則坤之罪固不容誅不然則其書必出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竑議

士衡之手陽爲陷坤陰害

皇貴妃

君父之前敢爲說謊何傾險之若是也子糾建成當爭國之時  
管仲魏徵有事警之恥昏值不幸之甚遭人倫之變者也  
今上有

聖慈之父下有仁孝之子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  
跋中妄自引喻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悚動人心眩惑  
主聽是誠何心哉且

主上乾綱獨斷鼎命時隆爲臣子者祝頌宜何如今跋中乃敢  
云唐閹執命宋奸弄權以促國短祚之事直擬

君父是不知視

皇上爲何如主期

皇上以何等壽也毀謗詛呪幸福樂災天理人倫剗滅盡矣

國家何負於士衡士衡乃悲至於是耶予意以見疏不見跋  
則屈不能伸見跋不見序則冤不能白謹將原疏原跋原  
序類爲一冊名曰辨冤續言高明君子一加參閱則是非  
不辨自洞然矣萬曆戊戌年仲夏吉日順天府大興縣民  
鄭承恩謹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白

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王咸慎重之予賦性不

教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  
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荷蒙  
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叨

皇號愧無圖報微功前因  
儲位久懸脫簪待罪幸賴

乾綱獨斷出閣講學

天人共悅疑議盡解益自勤勵侍

御少暇則敬捧我

慈聖皇太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兢且時聆我

皇上諄諄誨以帝鑑圖說與凡勸戒諸書庶幾勉修厥德以肅

宮闈尤思正己宜正人齊家常治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  
下求其明白簡易足爲民法者近得呂氏坤閨範一書是  
書也首列四書五經旁及諸家百子上溯唐虞三代下迄  
漢宋我

朝賢后哲妃貞婦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  
高節爭光日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  
是已然且一人繪一圖一圖叙一事一事附一贊事核言  
直理明辭約真閨壺之箴鑑也然雖不敢上擬

仁孝之女誠

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獨惜

爾中志卷之一

慶危跋議

六

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貲命官重梓頒布中外永作  
法程嗟嗟予昔覩河南饑民圖則捐金賑濟今觀閨範圖  
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  
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不爲徒然矣因  
叙厥指以冠篇端萬曆乙未七月望日序

閨鑑圖說跋 標名憂危竝議

東吉得閨鑑圖說讀之嘆曰呂先生爲此書也雖無易儲  
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  
學稱曲謹胡恣輒興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  
得銓部以行其道誠恐繡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鯁生之

計邀

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蒙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  
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

朝廷頌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胎  
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  
述

先朝母后置

太后

中宮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母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  
從古以來有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竝議

宮壺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斯  
隆身為大臣胡忍自處於薄或曰序中又引

先朝女誠女訓彼乃

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無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  
信不篤但求內教私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  
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  
載其繇貴人進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  
以取之若進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

大內被災

中宮戒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時進此亦值其會耳或

曰五十寶鏤四尺綵幣十目所視胡為而來曰此

賢妃敬賢之禮卻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  
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

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况此一副  
急淚何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踰太子  
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  
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儻明奉

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  
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

長之命不過清談藩王稱在

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令內廷盛觀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  
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虢國裔人各有見子  
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  
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  
非常之人斯有非常之事自古成則王敗則寇者何限豈  
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鄙能爲况事  
尚未定策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此人皆  
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  
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鄭公承恩鄧公光祿洪公其道  
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

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

社稷奇勳夫唐闔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實易今盟約  
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

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  
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  
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恭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府  
大興縣民謹奏爲懇乞

聖慈亟舉

東宮冠婚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竝議

九



大典以消羣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本一介草茅仰荷  
聖恩忝居戚末曩因

儲位久虛遂不自揣乃敢冒死瀆奏荷蒙

皇上天恩不即加臣誅戮姑奪衣巾爲民臣自今以往之年皆  
皇上再造之恩臣之一念愚忠雖剖心碎首惟願我  
皇上亟行令典上慰

祖宗在天之靈下遂四海臣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仰頌我

皇上爲人倫之至哉臣今戴罪六年於茲日夜望此舉久矣今  
皇長子年已十有七齡睿智天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考之則  
青宮宜毓冠婚宜舉即此亟行尚以爲晚矣臣近見閣部大

臣暨九卿科道合疏上請猶未蒙

皇上俞允以致人心疑惑外論沸騰如科臣戴士衡參論呂坤  
本內則曰假託閨範圖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言幾致驚  
死夫閨範圖說乃

皇貴妃頌自內府仰承

聖母徽音之懿上體

皇上刑于之化重刻再序以彰風教其年月日時自不相同士

衡豈目不知書安得直指爲呂坤者哉第機雖微露語尚  
含糊無已則士衡知奸謀未遂乃結交權奸又造刻憂危

竑議一書內云閨鑑圖說跋暗投士大夫傳播中外言雖

譏坤語實非

聖其詞深其言激無非欲離間我

皇上父子夫婦兄弟之天性煽惑人心謀危

社稷種成後日之隱禍以收一己之奇功耳其毒謀詭計臣不

能盡闡姑指其現在可證一二事言之今

聖主當陽宮禁嚴肅誰敢私交今士衡跋中乃云五十寶鏹四

足綵幣此賢妃敬賢之禮且曰十目所視夫十目則非一

人所視必有真見士衡既云如此

皇上試一詰問之覬者爲誰受者爲誰見者爲誰果有其人則

士衡之言爲是不然則是

宮禁可誣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士衡跋中又說臣與張養蒙

劉道亨魏允貞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及

承恩共十人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

社稷奇勲盟約既定羽翼已成臣請詳言之夫此十人鄉貫不

同科第不一官守不齊臣又一人未嘗識面胡能歃盟定

約相聚一時期會一處以掩人之耳目哉今九人現在

皇上可召問之則其事之有無自難掩飾此不過其大畧耳其

間穢語詈詞不一而足至於金龍命書非特臣子之所不

敢言抑亦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仰乞

聖鑒雷察則士衡之罪自有不容於死者矣今其書幸存謹隨

本附進

御覽又如全椒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  
皇上爲不慈

皇長子爲不孝

皇貴妃爲不智嗟嗟是何漫無忌憚輒敢出此誹謗之言一  
至於是夫玉衡特遠臣耳胡爲構此大逆之言意必爲士  
衡之黨有大姦大權以主使於其間者此事滿朝盡知但  
畏投鼠忌器之嫌不敢爲

皇上言之耳然事關

宗社禍及臣家臣安得不披瀝血誠以哀鳴於

君父之前哉及此不舉臣恐

震位以懸桃夭失候誠爲

聖朝闕典甚非四海臣民仰望之心臣又恐姦謀乘釁訛言益  
興肆謀貽禍莫知所終者臣家草命滅族可甘如

宗廟

社稷何伏乞

皇上下奮乾綱俯從羣諫早建

皇長子東宮速舉冠婚之典仍望

皇上追問戴士衡樊玉衡造書主意與主使黨惡之人其處分

一惟

聖裁則

宗社衍無疆之慶子孫隆億萬之休讓言可息禍萌可杜

國朝幸甚臣家幸甚臣萬不得已方敢冒死上干

天聽臣不勝戰慄悚懼待罪之至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具奏奉

聖旨閩範圖說是朕賜與皇貴妃所看朕因見其書中大畧與  
女鑑一書辭旨彷彿以備朝夕覽閱戴士衡等這廝每以  
私恨之讐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  
可惡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辯欽此

累臣若愚曰萬曆辛丑秋累臣選入

皇城在先臣陳太監矩直房供筆硯之役見室中有一箱封

扁甚密其後因

御前查取甚事啟箱視之則內收此辯寃續言一冊并姚思仁  
所進開採圖說雜于仁酒色財氣四箴抄疏貴州開礦  
抽稅內臣張慶

勅書一道太倉考功臣封爵考等書及詭名刑部觀政進士胡  
道行建言抄報以至先監秉筆掌東廠未行事件及後  
掌司禮監印累年陸續諫止未行密稿等件俱於丁未  
年十二月內先監卒時經管官馬鑑師明苗全及累臣

若愚眼同簡點俱進繳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竑議

神廟御前此續言既刊布京中多有見者謹照原刊擢頭弁之編首按憂危竑議偶將範字誤刊作鑑字今存其舊以識真耳惜呂公坤爲中州大儒具經世實用之學未竟厥施豈

天靳正人之設施哉何兩衡訾議至此也萬曆二十九年已後凡欽降官員揭帖兩衡姓名實列在前至

熹廟天啓元年閏二月贈坤刑部尚書癯一子入監讀書公論固不以此掩矣

憂危竑議後記第二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

聖覽

國本攸關 本書用紅連紙刷印皮面上簽是此四字無

邊欄

續憂危竑議 本書第一張第一行是此五字亦無邊欄

直行

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

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無謂

儲位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

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

日改易之意也曰改易誰則當之曰

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抱以

鄭貴妃之專擅回夫轉曰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廢廢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

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

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教人之所為乎曰教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

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之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sub>城</sub>有人誰能斬闕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則朱公之鄉人也私人鄉人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况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

鄭貴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

帝前以爲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

蛟門爲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已自承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自

祖宗以來無有不陞者而

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覈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

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

御批奏帖後本內有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不知是何人今現  
做何官可開寫來欽此二件辦事蔣臣等密訪得王公名  
世係錦衣衛正千戶見任鑾駕庫掌庫王公承恩係錦衣  
衛副千戶見任本衛街道房掌房又奉 諭旨查得王公承恩係錦衣  
御批我想憂危竝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麼打發了作速查寫  
來看欽此矩回奏云謹遵

聖旨恍惚記得憂危竝議後有朱東吉一箇名字彼時也曾密  
訪係是詭名張位是爲東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待查明具  
奏臣十一月十五日先監具疏曰

欽差提督東廠官較辦事司禮監太監臣陳矩謹題爲姦人妄

捏印書搖動

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蔣臣等訪得

國本攸關書一本內續憂危竝議立意叵測不惟陷害忠良

抑且誣累

君德其捏陷內外臣工

聖明自有洞燭臣不敢煩聒瀆擾除本廠分布旗較在於京城

內外訪拿去後仍乞

勅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官密切訪拿等因奉

聖旨這姦徒捏造妖書離間朕宮闈天性以至朝廷內外臣僚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竝議



悉被傾陷蓄意大逆深可痛恨爾宜多布旗較用心密切訪拿還着在京各該緝事衙門及在外各省直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以慰朕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司還即便立賞格與他欽此今日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具疏告辭奉聖旨奸書恣爲誹謗離間朕宮闈骨肉之情大逆不道朕尚被其誣枉何況於爾爾掌管廠事正宜竭忠秉誠奮力殫計必得真正罪人爲主雪寃方是報國大義豈可矜執小節先求休致反使奸計得肆成何政體宜即照舊安心辦事不准辭有能告捕真正奸逆之人大破常格叙賞爾可鼓舞衆心必獲無懈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

神廟震怒憤懣四明沈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廢咸爲書上有名各註籍具疏只有歸德沈相公鯉入閣擬此二旨者歸德沈相公筆也至十六日又奉

御批聖旨我觀爾奏已知道了但恐此事本犯有妨緝拿爾還嚴責官較番役用心密切訪拿務得真正逆犯方絕禍源以雪我屈恨纔消得爾宜知悉又賞格我問的是今日着法司立的賞格又二輔鯉見此本怎麼說你可訪來外邊府部院各有何事情又今日着回話的二官無聽見說甚麼欽此當用黃封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本犯者周嘉慶也二官者東廠貼理刑閔萬民萬代增也又

御批聖旨爾可看此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見其心本是先一次帖是後一次帖爾看了還着紅本夾進來不必使封套自家拿來勿別托官兒們欵此亦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同上一宗俱語秘不得聞遂不曉得是何人之本帖上何等語也是時訛言沸興街坊酒肆無敢偶語夜會者惟妖書內有名之人各思報復猜忖此書必是素有嫌怨者所作自歸德沈相公以下凡在

朝望重妖書內無名之人即有人耳而目之歸德沈相公又曾製閣供設

天啓聖聰牌位供安於內閣中堂之正面先進閣即拜禮之今

妖書內又獨無姓名是以

神廟聖意亦頗爲蜚語所惑幸先監矩中立主持苦心調劑不數日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皦生光矣又一日而東廠辦事王一鵬緝得皦生彩等矣按皦生光原順天府學生員也先年曾詐包繼志以害鄭皇親也其捏名印造妖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識書特地湧祥烟定知鄭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

御前其下曰松風狂客題又跋曰臣偶從郊外貴家庄舍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失聲左石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陰謀羽翼成矣獨訪得所謂松風狂客者爲誰則豪商包繼志

也包氏握鏹此寶金明以金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漂  
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

皇長子危乎哉此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書之或散其黨云  
石俱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貼於鄭皇親門首及各  
巷口以恣詆害當時

光廟尚未膺

冊立所以稱

曰皇長子也事發草衣巾擬成大同崔德又於生光室內搽得  
羅紋藍箋寫十大說其詞曰皦揚爾忘之耶爾有大志不  
獲而乃規規於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污而乃規規於小聞

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規於小悔乎爾有大讐不報而  
乃規規於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規於小惠乎爾  
有大寶受誑而乃規規於小失乎爾有大游不暢而乃規  
規於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而乃規規於小謹乎爾有大  
貧能甘而乃規規於小乏乎爾有大才不裕而乃規規於  
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小者信小矣皦揚爾忘之耶祭郊  
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筆漫書浼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  
側蚤暮臥起觀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戎所敵  
回改名皦揚字寬之又刻有恠石軒集岸遊稿此皆皦犯  
踪跡可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貼匿名帖云妖書

有了人協理椽張魁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又文告人鄭福成先監據東廠事件奏曰按

祖宗律文凡匿名文書見即燒燬今念事關大獄不敢隱匿云云神廟可其奏特置不問時王公世揚正任京營協理遂只據東廠移文於私寓設香案行禮具本謝

恩極其感服

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金吾王之楨與北鎮撫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機害之遂擒嘉慶家人袁鯤算詞鍛鍊滿朝人皆信爲實也先監矩奉

旨到廠一訊必不肯詭隨結局王之楨疏奏要着人到廠聽記

先監曰本監例有聽記密以上奏今衛裏欲增添聽記將奏誰耶奉

旨不允之楨又密懇四明沈相公差家人李管家密見先監說某是正犯其僕可證又欲波及歸德江夏諸君先監曰多拜上你老爺我們相是一輩的人獨不記荷花兒之獄乎倘乎次後另有正犯恐大家子孫種禍不淺你老爺若要堅執如此結局可具揭奏知

萬歲爺我好遵

旨行事本廠纔不擔不是一切干係勞你老爺擔擡罷李語乃

塞之楨心方已蓋之楨欲借曠生光牽扯多人主使爲一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竑議

二十一

網打盡之計也。又御史康丕揚時有外轉消息，有與丕揚相厚近，侍賈忠貞時在文書房，捧匣該班竊知之，遂密透信於康，着作速尋件聳動。

聖心的事，入告庶幾可免。康計無所出，遂借妖書，叅僧人達觀，將觀書札中拈有可罪字句，捏砌入告，疑妖書出其手也。然觀實不知，逮錦衣衛，頻遭笞拷。於十二月初五日，叅送刑部獄，作聞柝榻書獄壁云：「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聽夜柝，却沉靈蔀更冷然。」又云：「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因憶法堂鐘鼓後，古來魂夢更紛紜。至十七日，索薑湯漱口，端坐而逝。時曹侍御學程

久先繫獄爲經理，其身後事詳載紫栢語錄序，實無辜。瘦死人至今悲之。又禮部李公廷機於中府會審時，斷生光十二款白：「造意報警一妖書，意思與妖詩岸游稿意思相同，且筆力相類。」先年妖書內有侯之門仁義存焉，今妖書內亦有此句。去冬會審，令本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念此句一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錢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厘，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書板無邊檔，後有年月，今妖書果無邊檔，有年月一皴，其篇供稱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簽有

國本攸關四字誤認攸爲收又徐承惠供稱書面票簽有關字問是何關字答云關老爺關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怕邑考而立武王一句此句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犯詩集有讀檀弓有感詩題一奉犯妾供奉犯托病不出臥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木燒炕及妾入房滿房烟火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本犯與過徐承惠錢一百三十文作兩次與之竟欠承惠銀一錢四分顯是窮賊所爲一本犯妻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問次日將

聖旨宣讀與本犯并家屬聽着諭以

旨<sup>意</sup>招

出同謀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箇也不饒本犯妻妾

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本

犯招云情真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本犯招出自作之孽

本無同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日東廠問本犯云你爲何寫

我名答云老爺是廠裏又問別官答云是要緊衙門又問

餘<sup>其</sup>各官答云小的只將緝紳一覽隨意寫上先監矩亦將

此封奏焉蓋儼犯之惡惟天可除是以文字之間不覺暗

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真妙極矣當是時繫臣若愚晝夜

侍先監左右職任抄謄隨馬鑑師明等經理一應章奏眼

見妖書果無邊擋但後有年無月日而鄭福成項應祥喬

應甲皆詭名也刻字匠人徐承惠又不識字之拙匠也恠石軒集曾係承惠所刻生光妻趙氏妾劉氏子皦其篇與弟皦生彩已瘦死東廠獄中按九我李先生所斷十二款既鑿鑿可據雖經奏過

神廟先監因奉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中別句又因親筆所供前罪萬死無辭後罪實為怨鬼先監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再遲緩不結又恐蔓延中外縉紳不便人心何時定乎冤僧達觀已瘦死矣琴士鍾澄醫人沈令譽山人俞孺百戶劉栢等皆註誤繫獄而武弁楊于世者因持太宰李戴書及兵部劄付往遼東去亦被稅監高淮自山海關挈奏

幾累及其兄勳爵楊于階也此時警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猜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遂於三十二年四月內具奏曰微臣陳矩遵奉

特旨會問姦書逆情曾記得三法司九卿官會問說逆犯皦生光前詩供認情真罪該萬死後書未寫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他妻妾子女并刻字匠對證又已情真就該正法臣每叅詳還當奏請

皇上擬定罪名昭示

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其皦生光嘗且監候待後沒有發覺真正同謀之人方可秋後應時處決使天下萬

世傳頌

皇上至公至明又免先年荷花兒屈死法司得罪事例據此謹先據實密奏又數日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等官臣蕭大亨等謹題為欽奉

聖旨事云云臣等會看得皦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為誣訕之語罔上惑眾逆理悖常因而震激

宸衷溷淆

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也臣等切齒此因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據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

明旨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若求加等詳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款較重叅酌本犯情罪似未相當臣等為

皇上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入既所不敢而為

皇上仰天討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叅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夜奉

聖旨這逆犯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律處他卿等便覆來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謹題為奉

旨覆奏事云云臣等覆看得皦生光妖書之情甚逆即重擬原



不爲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今奉

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註若  
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叅詳所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  
法也

皇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於法官

國有成憲未敢擅爲重輕而威靈出於

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

聖旨噉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  
然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等凌遲處死便會官處決仍梟  
示於人烟湊集處所有奏擾者即同主使姦人論其緝捕

有功人役着該衙門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欽此

累臣若愚曰續憂危竝議起於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  
以至次年春夏中府會審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審沈  
令譽俞孺等也外東廠三次者審周嘉慶等也內東廠  
二次者審噉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謫雲南久潛  
逃來京絕不與姊夫往來生光詐包繼志時曾供有內  
官手持黃紙封條因疑是昇然實無干涉刑夾昇踝甫  
用力而夾棍折如斧斷先監察其辭色亦憐其冤而釋  
之當此之時

神廟何等震怒四明相公蒲州金吾何等氣焰中外臣民何等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竝議 三七

驚慌冢宰李公戴因係周嘉慶姻親而退矣江夏郭公  
正域既旅寓楊村而尚需索其踪跡矣廢弁楊于世又  
自山海關拿獲到京矣幸先監矩受知

聖主一拳拿定矢以公正明允爲心仍將大學衍義補之慎刑  
憲數卷不時進

覓而齷犯之前惡况復鑿鑿可據其妖詩筆跡刊字匠及本犯  
之妻妾子女衆證各已明確然先監矩尚兢兢引荷花  
兒故事爲殷鑒至再至三不得已始於甲辰之四月二  
十七日將生光正法結局妻子戍邊陲原辦崔德爲指  
揮僉事王一鵬蔣臣等爲百戶有差先是法司所擬賞

格五千兩

神廟如數頒予東廠錦衣衛五城巡捕四處各分銀一千二百  
二十五兩按勞之輕重賞散各有差先監矩等亦各予  
蔭叙東廠底簿並當時朝報可考當時

神廟面

石

光廟慰安

天語或實錄等書自有紀載惟國本攸關原書全語世不多見  
累臣目擊最真竊念憂危茲議鄭戚皖既已刊行傳布  
則此續憂危茲議亦宜存此一段實跡俾天下後世曉

然上可彰

神廟之乾斷聖明下可著先監矩之持平鎮定庶外廷之未盡  
曉者心自釋然訛傳可息於是抄記成冊然于萬曆年間全  
不敢令人見且又遭墩鎖十載命懸若絲而暗藏枕中  
者將二十年心良苦矣更有別聞亦間附於後俾持論  
者有所考焉四明沈相公貫久與歸德沈相公鯉及江夏  
郭太史正域素有隙長安道路之口咸云四明藉此挑  
激

聖怒瓜連蔓引是以擯李太宰逮周嘉慶者竇以開羅織之端  
江夏之隙竇緣議謚及

楚藩假王之事基之幸華亭唐文恪公大獻極力於四明處  
為江夏解冤又賴先監力主持之不然郭君殆矣其荷  
花兒之事都人多有知者先監矩面奏

神廟時即於書坊中購得耳談書一部進

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人恐日久禍及無辜也聞  
神廟實錄亦載云刑部翁某降等處有差荷花兒之冤死朱腦瓜

之直承皆不泯也按耳談云周皇親家有喪盜乘穴入  
殺皇親取財去其夜邏卒入獨見婢荷花兒伏泣據狀  
以聞於孫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謂與某某通姦殺  
主取財捕某某不得竟坐法凌遲時大司寇翁公自南

都遷至而南都已盛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兒者故翁  
公益不疑行刑時觀者至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  
兒殺人者我也兵卒逮至法場輸服無異詞時荷花兒  
已刑畢故翁與曹郎徐鄧源以下皆坐誤罷歸始行刑  
時荷花兒語劊子手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  
鬻割可也不然我必爲厲鬼殺爾不聽竟鬻割盡始死  
之越三日是人坐順城門外麵舖忽大呼云荷花兒殺  
我七孔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腦瓜  
也耳談所載冤獄如此吁可懼哉

### 神廟事

聖母最孝及在宥二十幾年之後停刑之

旨無歲不下有以也夫其亦有感於斯乎王制曰刑者侗也侗  
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又會審妖書之  
時有御史沈裕在座皦犯既頻經夾拶已不能動搯至  
裕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招皦犯舉首  
乞憐曰實不是小人作沈聲色愈厲皦犯怒目切齒恨  
而過之又有御史余懋衡者事佛素謹於中府會審向  
衆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菩薩說妖書是皦生光作  
的先監等唯唯竊哂後

神廟聞之亦大笑焉皦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得病

沉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作事自揣無愧惟審妖書時畧涉孟浪原不該硬坐定皦生光今昏迷中每見生光向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先監聞而惜之又數年京都中皆曰妖書非皦生光作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士楨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遊頗廣值妖書獄興即托病不出及皦犯正法之後始敢出門然忽忽倦怠興味闒跚絕無平昔造烏鏡議車陣議屯田一往豪氣及得病瀕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真有不爽者夫荷花兒之獄尚不過柔肌脆骨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

招者耳累臣之冤倍甚於此悲哉古有訴之

上帝者亦有得請於

帝者魏其灌夫之於武安不尤彰明較著者哉千古此心此理  
繼累臣幻視軀殼平視冤親了無些子應驗是在知道者或不屑與狡邪一樣心腸不事報復回應如此彼執讞司生死者豈可量定必無鬼神報應也耶

恭紀

先帝誕生第三

神廟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

皇長子於迎禧宮九月十八日二更傳諭內閣

皇長子及諸

皇子冊立冠婚敬奉

聖母命蒙嘉許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至十月十五日冊立

光廟為東宮封

皇三子為福王

皇五子為瑞王

皇六子爲惠王

皇七子爲桂王竇允首輔沈相公一貫之揭請始施行也  
光廟大婚禮成之後自

孝元貞皇后郭娘娘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有  
國本攸關之事

神廟震怒親降

特諭以釋中外之疑繼將齋生先正法以杜讒惑之口仍  
特命

光廟多選淑媛以待左右竇從先監陳矩之密請也三十三年  
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

先帝誕生是時宮門扃矣

光廟差年老宮人柴德女赴仁德門外報喜

光廟於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徬徨不安先監矩時掌司禮監印  
立奏

神廟即轉奏

慈聖皇太后闔宮懼怵柴德女還報

光廟乃喜是時

先帝生母

孝和皇后未有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

旨意作何稱謂先監曰前曾有

酌中志卷之一

先帝誕生

旨多選淑媛怎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曰

欽命選侍葉氏出不亦宜乎故曰

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即

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夫人

神廟不允特稽考皇明典禮書更之曰才人實

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曰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進封

光廟生母

恭妃王老娘娘爲

皇貴妃即

孝潔皇后也

光廟誕

先帝至

今上共五位

公主八位今存三位

懿妃傅娘娘生

皇五妹封寧德公主駙馬劉有福所尚者也

皇六妹封遂平公主駙馬齊贊元所尚者也

康妃李娘娘生



皇八妹封安樂公主駙馬鞏永固所尚者也

此處缺兩字

先帝聖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頗留心大體每一言一字迥出  
臣子意表天啓六年正月某日尚初犯寧遠即晝夜焦  
思未遑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要將寧遠城中紅夷大  
砲撤歸山海守關

先帝曰此砲如撤人心必搖七年五月十五日及再犯寧遠錦  
州值

聖體違和更憤激深慮凡客氏逆賢等或間有違忤即怒罵呪  
恨形於顏色來宗道在禮部時諛崔呈秀封父疏內有在  
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至此

先帝艷然作色親用

御筆圈此四字即逆賢亦不能爲之地也先是禮臣林堯俞題  
覆

皇妹選婚議以

先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

選侍李氏即西李娘娘者候

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

先帝曰一時封了罷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具存可証也如此  
之類不能徧舉其尋常

御筆改票字樣各載原紙

廟中志卷之一

先帝誕生

宸翰詳謹然不好草書或未暇學也天啟二年十月某日有龍見於北花房臨河小門即宋太監晉辦膳處其龍形長尺許有爪無角鱗碧光耀目時晉加錦袍裝入盒中奏知先帝送赴黑龍潭訖至天啟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王恭殿之變震及大內

皇極殿火三最高危之處一木未墮

乾清宮大殿

聖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窓格扇震落二處打傷內官二人

皇貴妃任娘娘所居之室器物墮落

任娘娘于天啟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

皇第三子於是日受驚遂不久薨逝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等直房各大有損傷六月初五之夜三更地又大震幾如四年二月時而雲中靈丘縣之震更甚地裂湧出水甚多其色黑

先帝左顴生白毛有一年少暖殿孟兆祥者誤拔去

先帝甚恚欲重責處賴逆賢極力救解始免

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

聖體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總未離

御榻逆賢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摻括出許多自王體乾

等至暖殿請小轎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足或二足

一疋做貼裏於

御前穿服以禳祝之又移住懋勤殿旬日而不時喧傳云

聖駕萬安矣樞臣霍維華有妻弟內官陸蓋臣者高太監時明之名下係午門官伺宮中息耗甚的維華聞之遂替逆賢畫固位攘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逆賢着掌家王朝用照維華與來原樣用金造鍋甑付御藥房提督王守安吳國禎等照方蒸進是時大醫院使吳翼儒等唯唯聽從莫敢攔阻

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者即頒賜王體乾等分飲之雖累臣之賤亦得於永貞直房屢沾餘瀝幾一月焉按

維華原獻蒸法大畧用銀鍋一口口徑尺內安木甑如桶高尺餘圓徑稱之甑底安篋篋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個周圍用淘淨秈米或糯米老米小米旋添入甑內候熱氣透一層再添米一層約離瓶口止七分滿不可十分滿恐米漲入瓶不便上蓋一尖底銀鍋底尖下垂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上添入冷水周圍固濟嚴密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鍋內水熱即便換冷水不數換而瓶中之露可滿取此溫服乃米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熟飯與人嘗一些滋味俱無如嚼蠟矣其器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其後

先帝因進服日久嫌水汪汪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之後

聖恙有增無減身漸浮腫諸藥罔效此霍維華之紅丸外廷莫知其罪者逆賢遂恚維華維華心不自安即於

乾清宮門問安之際舒徐容與故與逆賢相左而力讓寧錦之蔭與袁崇煥隨轉身求去另盤算一條捲土重來報復之計真梟險反覆小人也凡從來阻害正監

中旨起官速化宮保倡修三案自任爲有膽有識不知瞞得過誰作爲遮掩也先時

皇極等殿工完夜中間有一鳥大如鵝鸛其聲似梟非梟頻

來殿上嗚呼形不甚真聲額額然亦不甚及遠聞之者爲之魂飛毛豎慄慄懼焉蓋

先帝上賓而逆賢伏法之稔祥也

恭紀

今上瑞徵第四

今上萬歲爺誕生後嬰年失恃奉

神廟聖旨付託

西李老娘娘即

光廟彌留之際傳封皇貴妃未行後封康妃者看視至泰昌元年九月內移宮之後奉

先帝聖旨改託

光廟選侍

東李老娘娘即曾封莊妃者看視同居於慈慶宮後之勗勤

宮

今上每日晨興拜

天後即行朝

母妃定省禮進退周旋寒暑罔間天啟二年九月內冊封

信王進封

聖母劉老娘娘爲

光廟賢妃時

皇八妹位下有一近侍當

西李老娘娘看視

先帝

今上時曾並得侍奉天啟中年

今上偶問曰西山有位中懿三墳乎跪啓曰有

今上又曰

聖母劉老娘娘奠此間附近之處爾曉得否跪啓曰知之

今上遂密付銀若干兩命此近侍置辦香燭祭品潛往祭奠仍

諄諭再四曰爾可祝告明白著就如我親去恭祭一般及

祭回覆命時

睿顏戚戚孺慕眊篤淚痕盈

聖目也是時朱邸不乏位下諸臣乃不肯顯然差徃而暗託此

近侍者慮左右侍從半是逆賢之黨倘爲逆賢所知或被

猜防忌叢珠未便耳當

莊妃老娘娘薨逝

今上哀痛如禮未忍視慈母異生母也

聖孝之根於天性者如此及天啓七年八月內入繼

大統即首議傳奉生

聖母劉老娘娘徽號遷祔之諭改葬於

光廟慶陵先是天啓元年修建

玄宮時計妥妥

梓宮寶座合容安

光廟老爺

孝元郭老娘娘

孝和王老娘娘三位梓宮也彼時內官監管理王敬翟應奎創

議於合造尺寸之外仍暗將寶座增濶若干尺至七年十

二月內

聖母孝純劉老娘娘遷入共妥妥梓宮四位尺可却恰好時護送

聖靈內外諸臣劉鎮郭志義李守鏞等親入恭闈無不贊嘆不

然時日所限天寒暑短不敢停候增修又不敢崇卑殊厝

將奈之何夫此豈人力也哉我

聖主聖孝格天故莫之為能而為者預相默感又如此也

聖性樂讀書十餘齡即好靜坐願養

函中志卷之一

今上瑞徵

四十一

王體一夕夢烏龍蟠殿柱曾向

莊妃李老娘娘言之甚駭異焉一日偶遊本宮花園園有兩井相離頗遠

今上親用汲水器偶於初井忽得金魚一尾頗悅即詣次井亦汲之曰看這裡何如器甫下即引出亦得金魚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驚秘不敢言命將魚俱放西苑河內及移居外府第大婚禮成之後有獻生鯉二大尾者暫蓄缸中一尾躍出跌傷一尾兩目皆動如求生狀左右皆驚異以爲魚貶眼罕事也

今上竟不惡烹而放焉至

登極數日後王體乾逆賢等侍側忽

問及立枷之事體乾奏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方用之聖顏感然不悅曰雖如此說其實也太慘了逆賢默然衆叩頭頌呼萬歲以退

聖心仁慈根於天性者如此先是課內小臣讀書有口慙者今上厲顏呵責曰讀書是好事倒害羞若唱曲兒倒不害羞耶今上寫做進字時凡紙有餘而影本或小者必挪移填滿不恐

將空紙裁去曾覽三國志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嘗不撫卷切齒凡經書有疑難字義典故即於洪武正韻海篇直音及韻會小補等書自揆查之或令左左尋查必



不草草放過

聖性天縱英斷節省發於自然者如此承奉徐應元每倚逆鱗  
屢恣肆不謹

今上久優容之或霽顏假借之纖毫<sup>角</sup>不露也

聖度之用晦委蛇如此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登極自文華殿移居乾清宮將暖閣內舊設玩好器具盡<sup>行</sup>撤

中外臣庶無不仰賴<sup>頌</sup>堯舜咸拭目以觀太平也十月二十

六日退逆賢十二月初二日發應元於湖廣

顯陵安置崇禎元年二月降應元淨軍調發鳳陽應元實逆賢

所靠爲親信接手後勁人也么膺闡茸歷陞承奉司禮監

秉筆掌內官監御用監印辦膳

天恩如海至今未忍加誅或憫奔走微勞耶近聞殂於鳳陽人

咸快之逆賢寫好花木夏則茉莉梔子花簪帶滿頭冬春

則牡丹等花羅列滿室

今上在藩邸時逆賢每以非時花木果蔬之類爲獻其所差官

人皆逆賢心腹名下或見任

先帝御前貴近者也雖以厚賞酬其來然

聖心實儉素不尚此俯以霽色勉納耳比逆賢名下用事不用

事之姓名面孔總難逃

洞鑒也

酌中志卷之一

今上瑞徵

酌中志卷二

明寺人劉若愚著

三朝典禮之臣第五

神廟登極十齡矣時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兼掌東廠其僕徐  
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常倚以爲用馮與江陵張相  
公居正內外同心翊戴

冲聖自新鄭高相公拱退後凡江陵在外之相業  
聖母

神廟之眷注皆馮納約自牖之驗也

神廟左右內臣如孫海客用之流日以狗馬拳棍導

神廟以武馮則凡事藻引以文蒙養之績在馮爲多司禮監司  
禮監所刻啟蒙集四書書經通鑑直解帝鑑圖說等書至  
今見之者爲之咨嗟歎息焉馮號雙林篤好琴書雅歌投  
壺有儒者風

神廟曾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汝作舟楫曰魚水相  
逢日風雲際會時凡馮寫大字匾聯之類即以前章或雙  
林及景仰前哲諸圖書印識之所造琴頗多世人咸寶愛  
之萬曆四年五月內

勅同法司大熱審平反甚多一日

神廟偶醉佩劍夜遊將一內官頭髮砍下又杖二十內官幾斃

慈聖老娘娘知之翌晨尚青布袍屏簪珥聲言欲特召閣部文  
武大臣謁告

### 太廟將廢

神廟立

潞王且先令人喧傳於宮中

神廟恐懼滋甚跪泣久之始解遂將客用孫海作矣孫得秀温  
祥周海皆私家闈住此萬曆八年十一月事也

潞王之入朝

神廟也至景運門即下轎步入乾清門之左一室

瑞王

惠王

桂王之入朝

光廟及

先帝也至宮門始下轎焉自江陵不奔父喪之後中外多忌馮者秉筆張鯨係秉筆張宏名下又侍

神廟於潛邸久遂乘便密爲

神廟畫計害馮宏於鯨爲本官偵知之密解勸張曰司禮馮公

前輩有骨力人留着他好多哩鯨拒不聽遂乘間慫恿

神廟傳旨着馮保私宅閑住云云

神廟尚猶豫不恣曰若馮大伴上殿來我不管鯨曰既有

旨馮某必不敢違遂先給以閑住已而謫南京

孝陵復以言官江東之等疏忝遂籍沒馮保及張大受楊舟徐

爵等是時先監矩已任司禮監典簿經理其事復逮保弟

馮佑姪馮邦寧等於獄此萬曆十一年正月事也後佑與

邦寧皆瘐死徐爵擬戍馮竟謫死於江南葬於留都皇廠

林木森鬱巍峩佳城實天所以報忠臣也

先帝即位之初秉筆王太監安保名下也擬奏請卹典改遷未

果而遇害焉張太監宏號容齋廣東人所謂南張公者是

也遂繼馮掌印而張鯨掌東廠宏蒙

神廟優禮雖亞於馮然推心則過之十二年三月

酌中志卷之二

三朝典禮

三

欽遣閱視京營不二三年因

神廟日益英聖而左右間有以貨蠱

聖心者遂絕食數日而卒

神廟頗悼惜之宏墓在阜城門外迎祥寺側

眷注之隆居官之美具見墓碑宏恒曰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

存是以脩然長逝蓋於學問有所得云張鯨北直新城縣

人嘉靖二十六年選入爲宏名下剛介寡學馳心聲勢

神廟倚毗之後掌東廠兼內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其用

事之司房邢尚智招權納賄耽於聲色致言官李沂等交

章劾鯨萬曆庚寅元旦

召輔臣申相國時行等入毓德宮

神廟出大理評事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疏示之賴輔臣救于

仁得削籍仍<sup>出</sup>李沂疏

諭鯨跪聽輔臣戒諭之是日也輔臣已出復

召入時

皇長子九齡矣

皇三子五齡矣咸宣來令輔臣拜見之自此鯨寵眷漸衰後

退廢林下尚智擬戍鯨與先監矩極契厚而調不同丁未

冬先監坐化鯨聞之痛而無淚至戊申五月病卒葬於香

山永安寺側鯨第書紳蔭金吾至都督同知其掌家劉鈺

性儉素務稼穡掌班鄭守成通文理多蓄古書先監之掌  
家常雲者鯨名下也宏卒而掌司禮監印者張誠也張鯨  
既退張誠遂兼掌東廠及內官監印爲人鯁直不阿好看  
書每據古事規諫或暗地譏罵無所忌

神廟頗憚之十五年三月

欽遣閹視京營其後宮中夫人郝金鳳女之死誠曾與力自此  
內執事多有譖誠者誠率意不防又其弟張老五名勲者  
私與戚臣武清侯李家結姻又名下蕭玉王忠頗怙寵恣  
肆不謹二十四年正月

神廟震怒立斥退誠着田義掌司禮監印孫暹總督東廠該孫  
暹等題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是逆犯張誠張楨及各弟姪張勲等張紹寧等霍文炳等  
及弟姪霍文燦等各犯并王玉錢思李承德李輔耿進馬  
義王用馬彰蕭玉王忠段秉忠張懋忠霍朝王詔喬進馬  
欽金忠本犯原有庄房地俱着該撫按官即便查明都  
籍沒入官不許隱漏還立限與他都察院知道欽此於是  
將誠降發南海子淨軍看守牆舖逮家人張勲霍文炳等  
內官張楨錢思等十餘人皆下法司獄論死其原籍田產  
各籍沒入官後復戮張勲蕭玉王忠於市而喬進等至恭

昌元年<sup>秋</sup>始釋惟張楨於三十四年先監矩奉

勅大審同曹御史學程奏

請未允三十五年夏大雨獄墻壞楨適有疾遂絕粒瘦死

先帝東宮紀事高公時明伴讀沈公蔭皆誠名下及二人以從  
龍勞陞秉筆具疏奏復誠原官討

諭祭爲身後榮焉沒誠產時先監矩已秉筆矣繼誠掌印者田  
太監義陝西西安府人嘉靖二十一年選入繇文書房陞  
南京守備

神廟久知其貞介忠誠有大臣度

特召秉筆其楷書端嚴有如其品及繼誠後凡典禮政務與先

監矩開誠協濟裁酌施行田性儉朴寡言休休有量人不  
敢干以私二十四年三月內兩宮災其復偶與先監夜坐  
深語仰天太息先監會其意詰朝乃携兩奏稿往見田看  
畢稱好即署名同密諫

神廟其一疏畧曰臣義等竊見近日以來外廷章疏留中不報  
者多以致部院屢行催發間有疑惑議論左右朦朧隱蔽  
不行奏進伏乞

萬歲爺簡覽批發云云其二疏畧曰臣義等竊見  
御前執事宮人內官或干

聖怒責處發遣絡繹不絕每致重傷兼患時疾而死亡者殆無

虛日蓋以

聖旨欽傳即以本日開列動刑職名具奏因懼罪干已輒加數  
多酷責而狎解者復懼罪連累晝夜嚴加墩鎖致使受刑  
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如此致傷天和豈

聖世所宜有哉且如近日尋訪楊山女一事但兩宮回祿咸稱

不知熾火煨煉或成灰燼未審的確罪及守門又斃幾命  
矣比宮人病死者即連累內官或打一百二十一百五十  
性命難存一人病死者尚然可憫况又波及無辜生命乎  
今耳聞目見哭聲載道怨氣冲天景象如此若不披瀝上  
奏則是臣等貪祿戀位畏死偷生真犬馬之不如也伏望

聖斷將臣等分別罷斥云云

神廟嘉納之田名下用事掌班趙剛楊致中各具能幹材廣交

縉紳凡田所進納

御前錢糧皆兩人設處置辦田亦推赤不疑掌家王欽具員而

已戊戌春孫暹卒葬西山碧雲寺暹北直涿州人魏忠賢

之本官也先監矩繼暹掌東廠矣田至乙巳八月卒葬磨

石口繼田掌印者亦先監矩也遂兼掌東廠見先監遺事

語中丁未冬先監坐化而繼掌司禮監印者成敬也掌東

廠者魏伸也成於嘉靖三十二年選入繇秉筆掌印性豪

俠樂施與喜狗馬謳歌好花木鮮服飾善飲啗不甚喜讀



書然好武勇騎射戊申三月

欽遣閱視京營而識見深沉料事屢中己酉之正月壬辰訛言虜從黃花鎮犯京師男女避難者踐踏塞路城門為之晝閉

神廟丞

召問策成徐對曰無事

萬歲爺寃懷如真有虜警兵部豈無塘報此必訛傳其後始知果係薊帥王國棟夷丁夜過昌平擅拆民籬落燃火禦寒而火光燭天遙見夷粧遂驚言虜至也其掌班候請篤信仁善人也成家政頗嚴急賴清解救解為多成卒於庚戌秋

葬於迎祥寺後而掌東廠之魏伸繼之秉筆李浚掌東廠矣伸碌碌苛謹厥規印體從此漸隳伸卒年餘

神廟慎印缺難其人久不補而浚以督廠代攝印務終浚之身未掌印也辛亥冬浚卒

特命乾清宮管事常雲獨力辦膳

神廟陞正陽等門提督李思文書房盧受為秉筆次年春以思掌司禮監印受掌東廠癸丑秋受接常雲亦獨力辦膳終事

神廟也萬曆乙卯閏八月

神廟重慶萬壽聖節時西山楊家頂觀音庵僧慶牡丹忽開一

朵管花內官知之受費六十餘兩為寺中功德將所開牡

丹移進

御前

神廟甚嘉悅<sup>以</sup>爲瑞焉受與魏伸皆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李浚與  
思皆嘉靖二十六年選入於先監爲同年思能書爲人坦  
率今之秉筆曾復起掌印宋太監晉其名下也秉筆李太  
監鳳翔南京守備李太監秀華又皆宋名下也不數年思  
卒姪嘉訓由武舉歷陞昌鎮總兵爲人修謹毫不藉思力  
云盧受自此以掌東廠印兼司禮監印王應朝唐之徽許  
秉彛其掌家掌班也今司禮監掌印王太監永祚文書房  
陞南京守備張太監應朝秉筆李太監奇茂李太監承芳

皆盧名下也承芳善制生產厚蓄積惜年齒尚富罔甘恬  
退於崇禎己卯夏復起掌東廠署司禮監印即率意妄奏  
若籍王體乾產可百餘萬足備京城河工城工之用後不  
能實其言遂借影<sup>隱</sup>匿爲題逮體乾名下李晉田王劉文忠

趙本政等於東廠並沒晉等產凡親屬牽累者可數百家  
都中爲之不寧承芳既不稱任使於九月十五日亦褫逮  
刑部獄晉等尋自東廠送部獄承芳凡兩次督廠所叅送  
內犯董貴常國安徐進喜等外犯高騰震高瞻昆崔茂槐  
路文顯等計二十餘起恐暗中肆毒報復乃買許多厚木  
板將所住房上下四旁徧<sup>釘</sup>壁廂之<sup>其</sup>房門院門皆換以堅厚

者惟怯不寧人多笑焉後部覆擬絞遂喫素叩佛書寫佛  
經復度事呂純陽仙師每夜禮拜北斗至辛巳春遇赦蒙  
內閣范相公伏萃釋承芳罪

御筆特改承芳外衛光軍晉等亦改充外衛軍初萬曆庚申秋  
神廟賓天

先帝念典璽局郎鄒義潛郎勞久陞秉筆掌東廠兼尚膳監印  
其年冬義辭任閑住

先帝以沈蔭掌東廠今秉筆張邦詔郝隱儒乾清官管事劉時  
登皆義名下也天啓二年夏蔭為逆賢退介閑住宋晉掌  
東廠三年冬宋私宅閑住逆賢掌東廠然受於天啓元年

### 五月辭官逆賢矯

先帝旨發鳳陽淮王太監安辭印不掌而王體乾自元年五月  
至崇禎元年四月掌司禮監印兼掌御馬監印尚膳監印  
逆賢監退後所遺東廠亦體乾掌也自此之外如

神廟時秉筆邢銳宋坤許成及隨堂李壽丹登等若干人  
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等若干人

先帝時秉筆杜茂劉用劉克敬裴昇史賓張文元諸棟李晉吳  
進忠陰相王敏政郝隱儒王朝輔趙秉彛等若干人亦皆  
典禮大內臣顧不能徧載也

大審平反記畧第六

刑獄者重事也我

國家每年熟審之外凡遇丙辛之年即

特勅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前往三法司錄囚名曰大審夫必於丙辛者丙協於明辛者新也欲在上者必明照覆益在下者既經此一番煅煉期於悔罪自新斯不負

祖宗以來欽卹之至意也

憲廟時司禮監掌印黃太監賜五年大審值大司寇陸公瑜大廷評王公槩時重犯中有凡與人鬪毆其弟幫助因而致死坐弟抵償黃太監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

室之人關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正該在矜  
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饒死改戍事載泳化類編夫此猶  
細犯耳至

神廟時御史曹君學程以建言久繫中外憐之萬曆三十四年  
先臣陳太監矩掌司禮監印少司寇沈公應文署刑部事  
於是先會同總憲大理卿共具公書與先監曰茲者伏遇  
聖明舉五年欽卹之典而臺下奉  
命出讞雖係

先朝令甲實千載一時蓋  
朝廷將以

詔赦之未釋者而并蘇於熟審之時幸臺下又以慈悲之度世  
者而得行乎全活之惠將丹書同注生之錄罔罔有福堂  
之謠豈獨諸囚籲

天頌

聖鳴哀望援而生等叨列法司職在昭雪於臺下實有非常之  
希冀矣昨承開列可原重犯六十二起擇及枯骨明燭覆  
盆甚感甚感夫入井赤子惻隱之所必先納溝匹夫

聖神之所甚憫故知臺下仰體

皇仁廣行善事更有匪夷所思者蓋古人有宥一人而千萬人  
感泣生等敢爲臺下誦言之曹御史狂慥抵鱗不識忌諱

囚繫十載來日無多

聖慈如天待以不死彼日夕焚香頂祝啣思無極第其近日有  
警母倚閭堪憐母既強視息以願見子之還子亦思須臾  
以思與母訣鼙鼙爲伍桎梏是親已微喘之奄奄迫夜臺  
之寂寂長安齒髮之倫俱惻生等孤兔之悲可知臺下地  
切

紫宸春先幽谷豈靳夕奏辭此南冠况朝鮮之役釋放逮繫在  
詔旨燦如日星而欽卹之典徧及纍囚於言官豈靳雨露生等  
特借重臺下會疏叩

閣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至於遵肆赦而請釋者既未奉有

明諭則從熟審而并上者自應不拘於往例不然

朝廷詔令爲虛文而法司壅關負重譴矣故於臺下擬釋之外  
輒有奏記皆灼見其有可生之路而不欲便有向隅之夫  
若以一二情罪已確應與衆共棄者俱據實奏

聞以祈酌議無非共襄公平之典而逆知臺下之虛衷涵納者  
也仰希鑒照不勝延佇云云至七月初九日先監領

勅審錄至初十日方審至曹御史除會同三法司具疏外先監

曾有奏帖內稱臣陳矩本月初十日卯時前到大理寺會

審同三法司侍郎等官沈應文等照例升堂入座會審至

廣東司有斬罪犯人一名曹學程哭告犯人原係御史爲

東事妄言得罪監候十年悔過不及豈敢惜死惟是原籍  
廣東家有老母九十餘歲經年盼望生還一面犯人在監  
晝夜憂思患病沉重若母憂死犯人不得一見忠孝兩失  
雖死於九泉不成人類望乞

欽命列位轉奏

聖明赦宥得生實全母子二命世世子孫感戴

天恩臣向奉犯說你雖係言官因言得激<sup>罪</sup>聒

皇上況是

欽依<sup>定</sup>人犯屢有

嚴旨誰敢輕議臣又向各官說先生每怎麼說有三法司沈應

艾等說曹學程愚戇言官不識忌諱罪實自取雖係欽取<sup>犯</sup>  
不敢輕爲擬議但東事仰仗

天威久已平定奉犯監候十年懲創已深又有九十餘歲垂死  
老母今遇

欽卹大典我每職掌所關正當仰體

聖明大德好生况覩奉犯皮肉銷鑠氣息奄奄萬一憂死囹圄  
望

恩無日若不具奏後來難免溺職之罪理當奏

請定奪煩

欽使大人轉達

兩中志卷之二

大審平反

五

天聽有科道梁有年等說曹學程自知罪戾緣係欽犯不敢輕擬但

聖度如天定無留滯况今宮闈疊慶千載竒逢赦過宥罪無處不及今審稱伊母年過九十朝不保夕奉犯亦奄奄待斃衆所共見幸遇

欽卹之時正當仰體

聖明好生德意合詞上

請定奪庶免不言之罪據此臣又向各官說這事情重大如何

批語會議批語奏

請二字臣謹奏知是內犯張楨亦以年老篤疾批奏

請二字

神廟在宥有年侍

聖母慈聖老娘娘於慈慶宮

聖母已聞曹御史家有盲母九十餘歲亦惻然憐之是歲八月

十七日

神廟萬<sup>壽</sup>聖節躬詣

聖母前朝謁言及祈天永命之事漸及刑獄註誤之臣

神廟聖性至孝即跪承

恩旨至十月內始將曹御史釋放內犯張楨則未允也又

光廟於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誕生



燹廟正值

慈聖老娘娘壽齡六袞喜育曾孫三十四年春

神廟加上

聖母徽號恭燹二字

詔赦天下

光廟生母

恭妃王老娘娘進封皇貴妃是以曰宮闈疊慶也先監於曹御

史一案於

神廟御前造膝口奏語多祕不得聞實暗有贊解力也再味三

法司公書溫厚詳婉不以未同爲嫌先監奏記言亦委曲

明劉慈詳藹惻真可感動

天心義服中外於以見當時綢繆自牖之義焉官府和衷之雅焉

至今讀之者宛在心目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王制

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神廟自萬曆甲辰年之後停刑之

旨無歲不下真亦有所感而然耶抑仰遵

聖母慈訓之一證也猗歟威哉先監侍

神廟左右此平反一事并妖書一獄總非他人所能望其後塵

者繫臣敬叙梗概以恭識仰止之思於萬一云

先監遺事記畧第七

先監陳公諱矩字萬化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生於嘉靖  
己亥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年選入派秉筆高太監忠名  
下任司禮監萬曆十一年籍沒馮太監保時已任典簿後  
陞監官至十九年春

代藩奉國將軍廷鏗有罪革爵禁錮鳳陽高墻先監奉

勅押發既竣事道經安肅過家上塚有皇華紀實詩一卷沿途  
廉靜寬恬驛遞感悅皆以佛稱之詞臣中講官惟與郭明  
龍正域李九我廷機先生善然一揖之外亦絕不通往來  
後於市書中得黃離草每披玩歎賞曰真宰相才也先監

學術醇正每向人曰我只守八個字曰

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其存心兢慎如此一日姜士昌有疏偶動

神廟怒要行杖處先監憂恤之甚形於顏色蓋自杖王德完時

即曾與田太監義力諫未允今豈可當我掌印而又行此事乎正跌坐深念忽被宣

召至煖閣語頗久秘不得聞及出喜動眉宇左手持姜疏石手

招官人索黃紙奏套盛疏發下其

旨則

神廟御筆行草所書按舊制凡有

御批即片紙隻字必用黃紙齊口半套裝盛識尊敬也其仰全

君德如此雲南民變戕殺內官楊榮

神廟震怒欲詳覈激變狀逮處地方官是時四明沈相公偶註

籍惟歸德沈相公入閣即具東達先監先監即奉其意密

奏曰奉使內臣固仰遵

萬歲爺法度不敢妄肆或跟隨下人不曉事而玩法者若但

歸罪有司緹騎逮問誠恐往返路遠耳目驚慌傳聞不便

宜從覓行勘結局避荒草甚

神廟嘉納焉福建內官高家進到所獲呂宋器械方物傳先監

擬票着內庫查收先監奏曰此島夷小醜區區微物着內

庫收恐看得

聖朝希罕異物也今此  
旨宜曰着職罰庫查收其重

國體頓

王言如此北鎮撫司刑部所監註誤諸臣內外重犯先監每以  
上帝好生無如入井爲念多方曲存培養

聖德遇事即諫草多不存是以潛移默化外廷不盡知也

營昌公主者

神廟之嫡長女

光廟之姊也曾與駙馬楊春元及目春元拂衣歸里  
神廟怒甚特召先監至

御前欲重處內官外官先監奏曰此閨壺小事不宜上動  
聖怒傳聞不便遂擬諭閣臣以爲覽東廠事件某不知緣故出  
門往固安縣去訖遂俯允施行及

召春元回罰於國子監演禮以懲之此先監調劑之力又不止  
調護士大夫已也萬曆中年凡正月燈市節司禮監掌印  
等各購擺設器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

御前一日先監偶購得宋人所畫鬼子母揭鉢圖手卷內有楷  
書金字寶積經鬼子母失子緣第一百六名人題跋甚多  
元趙孟頫跋云佛以自然勝而用智力者以勉強求西方  
竺聖設此見靜聖作爲自然勝勉強以之覺世抑以見佛

道之深不獨有功於名教也而後世人心好善皆賴之云  
云其畫也黠淡樸素之中神彩煥發世尊之慈容可掬鬼  
子母之悲煩可憫鋒內之兒以手據地兩目外注欲出不  
得出之光景宛然羣魔怪之兇狼獾惡眉目如生種種伎  
倆繁而不紊必非宋以後人所能贗爲者先監曰此卷甚  
好然且未可進恐

萬歲爺疑我諫阻打宮人也遂將大學衍義補一部同此手卷  
着人託王伴讀安轉進

東宮說陳矩頂上

千歲爺乞

睿覽此書暇時并覽此卷蓋於進奉之中已密寓獻替之意  
云先監極愛左國史漢字學諸書周程濂洛諸集菲衣食  
淡滋味貌雖不甚魁梧音雖啞而不揚然白耳黑齒雙眸  
如電昔童時至京大金吾陸炳一見詫異曰此子功名異  
日不在我下而令名過我萬曆二十六年以秉筆掌東廠  
三十三年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即預卜葬地於香山慈  
感庵側建一石塔於塚上曰太極鎮山塔暨一石坊於墓  
道前曰

勅葬中使神道穴有石門顏其上曰還一僊洞至三十五年十  
二月十三日辰時在內值房端坐以逝

神廟極爲悼惜准從仁德門寶寧門繇廊下家出玄武門至東河邊將暮仍北上東門西門乾明門西安門出至箔子衙衙宅特傳造立棺如僧家葬法以無涇中正樂善令終之美云

賜諭祭九壇祠額曰忠清更給護

勅備載房地數目皆殊典也文武臨弔送喪者素白塞路墜不能行山陰朱相公廢晉江李相公廷機福清葉相公向高親詣立棺前祭奠其文有曰三辰無光長夜不旦其敬慕推崇如此

神廟推恩特將掌家常雲陞乾清宮管事後掌針工局印管文

書官人馬鑑師明苗全俱陞暖殿值侍

光廟登極復陞雲隨堂予告

先帝陞鑑乾清宮管事先監自秉筆外廷皆不識爲何如人至癸卯冬妖書一獄保全善類誠足回

天仁能覆物知與不知咸心服也語具憂危竝議後記中及丙午年秋五年大審至曹學程一案先監多方婉救極力平反神廟聖孝覽而哀之特

俞允焉具大審平反語中自此士紳益敬愛之先監每暇即玩味大學衍義補或令左右誦聽乙巳之冬奏進二部請發

司禮監重刊

神廟可之先監卒後又數年刊始完惜督利抄寫者寡昧無識其中頗多舛誤至今沿習未正良可恨也先監最愛周禮恒向左右曰文中子有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又曰我曾見一書內載宋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含玉問云何義講官對曰人臣卒給含玉欲令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骨爲先監每欲將陳鳳梧所刻周禮合集說考註訓雋照句解次第勒成一書亦欲奏請重刻而志竟未遂也先監又篤好易萬曆甲辰偶見坊間售有義經十一翼乃慈谿傅文兆所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業不同而推明古易次第其

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可愛漢儒費直亂易根因剖辨無餘蘊且力主文王作爻辭之說絕與周公無涉先監嘗曰揚雄解難魏伯陽叅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爾輩識之及先監卒後又數年累臣被常太監雲註誤墩鎖又先年曾聞顧開雍老師說國子監新刊經史不可不買下部累臣既抱罪無所事遂購得十三經二十一史日披玩之則周公繫爻辭之說誠始於唐之孔穎達無疑矣史記註則十翼井然前漢志則三古三聖又三國志高貴鄉公視太學及別史列傳自唐以前都無周公作爻

辭之說其孔穎達杜撰費直亂叙不辨已明宋程子以今  
易作傳朱子以古易作本義奈今繩於舉業拘於大全誰  
敢如傳文兆起而議之者耶易也十翼也周禮也天如假  
先監數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豈止一大學衍義補而已哉  
今上聖主右文極矣惜臣下落無先監之儒也惜哉先監遺  
像存德勝門裏

欽賜會同館祠內至今見者多落淚其德望孚人未艾可知先  
監選入甫九歲萬曆丁未年卒享壽六十有九其同母弟  
萬策中壬辰科進士受先監之訓爲多廩大金吾陳居恭  
萬策第四子也

誥贈是以及先監之二親焉

累臣若愚曰先監雖內臣乎然其才識品望今古希有  
自萬曆辛丑累臣選入得侍左右未嘗見疾言遽色體  
雖清癯若不勝衣其處大事決大疑羽翼忠良仰全

君德即賁育之勇雷霆之威不少易者惟不好飲酒凡退食

稍暇即鼓琴歌詩或跏趺靜坐自皇華紀實之外有香

山記遊間中記述惜未盡刻也至於聲名貨利了無所

好亦不好聚蓄書畫玩好之類嘉靖庚戌之變虜薄都

城高太監忠披堅執銳扞禦著勞先監是時十二歲矣

目擊心慕是以有志經濟每留意於



國家歲計出入應改折者應蠲賑者時密奏節縮以蘇民困更留心於邊塞衝險士馬登耗會審妖書時曾與大司寇蕭公大亨相談甚悉蕭久歷塞上極為敬服萬曆乙巳冬遼東鎮撫議招徠流民爲功遂將鴨綠江以西寘奠以東張其哈喇佃子地方數百里棄之於長酋先監聞心頗不平惟有仰屋竊嘆已耳見遼左棄地語中至盧大司禮受掌印時其掌家王朝弼即今之王應朝者潛差張書紳等往撫順做買賣七宗惱恨之書人言嘖嘖章滿公車益原委根因盧原不知繇應朝私遣也天下事尚可言哉累臣曾見嘉靖年間詞臣龔君用卿

天下事尚可言哉累臣曾見嘉靖年間詞臣龔君用卿所著書曰雲岡選稿內載奉使朝鮮回條奏邊事明悉議開海運復舊遼陽則糧可直達開原城西老米灣開原與廣寧頗近聲息可通守邊最易累臣自十餘歲便隨先將軍宦遼陽寓三年其地理邊務民情風俗至今尚存胸臆間思其土地瀕海難修邊牆則偵哨獨不可加意乎萑葦蔓衍而屯田車陣強弩騎射火器獨不可爲正兵爲奇兵爲守禦乎五年滅之期雖哀督師一言自誤矣然而無米之炊恐又煩局中者費籌策也全遼已矣痛尚未復又何有乎棄地何有乎舊遼陽哉西

而薊門戚帥繼光之遺制盡弛春秋兩班修築恐不無  
鹵莽塞責也再西而宣而雲而陝以類推之恐山西更  
甚總之盜竄罷匱處處待哺或不甚懸絕也回想我  
太祖開國時有河套有東勝有開平有大寧有舊遼陽是何等幅  
員何等強盛唐李翱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今不能  
以天下取河北再有一倣儻任事不避患之熊經畧而  
竟被一二政本以狡術殺之豈不痛哉累臣幽繫園扉  
席藁待斃回想先監觸目傷心祇恐杞杞人之憂向誰  
洒英雄之淚如

九廟之靈憐鑒若愚血誠願於伏法之後遊魂為變誓作厲鬼俾  
鼓之鐘鼓無聲而我敬懍增壯斯生雖無益于時而志

或可酬于冥路即所以上報  
國思下雪父恥也累臣非輕於談兵喜事之人又非敢輕

洩省中之語惟念以羊易牛非胡說何以彰王心之仁  
而楚王太子之賢須鍾儀始能遠達於晉是以臚列於  
首不憚疊疊以代鳴哀言善之遺意云時崇禎己巳仲  
秋望日也累臣劉若愚恭記

兩朝椒難紀畧第八

先廟自元配

孝元貞皇后郭老娘娘曾誕公主外有

孝和皇后主老娘娘誕

先帝即封才人者也又

今上本生

聖母賢妃劉老娘娘即

孝純皇后也又

傅老娘娘即懿妃誕生

六公主

七公主又

西李老娘娘即誕生

八公主後因

公主選婚時始封

康妃者也

東李老娘娘即莊妃賢而無出又有趙選侍者未得封號極

與逆賢客氏不合

先帝即位之後即矯

旨逼縊殺之當臨命之際將

光廟賜過首飾金珠之類列於案桌之上沐浴禮佛西向遙拜

痛哭良久從容投繯至今尚以宮人殞無人肯為申雪客

魏仍矯

旨將名<sup>其</sup>下答應侍王亮等數人各加酷責降發南京今見存可

問也

光廟莊妃李老娘娘性仁慈寬儉簡重寡言儼若五六十歲者

宮中多感頌之名位素在

西李老娘娘前及奉

先帝聖旨撫視

今上凡起居食息內外執事愛護關切勝於親生也者凡顯養

聖躬勤於學問雖皆繇天縱然誘掖獎勸益

莊妃老娘娘亦間有力焉承奉徐應元者逆賢之同官涂文  
輔之老叔先爲承奉副後將承奉正張忠退斥而應元爲  
承奉正王文政爲承奉副應元既倚逆賢借勢驕蹇每叩  
見時或揚揚自得或答詈左右無所忌憚  
莊妃老娘娘爲人謹重寡言負氣憤鬱遂致病薨被時逆賢  
法正嚴急宮中間有知是應元氣薨不敢洩也是以應元  
在鳳陽病死人多快之

光廟臨御未久三客未備痛哉

先帝

中宮張娘娘即

懿安皇后也河南生員張國紀之女天啓元年夏大婚禮成之

後客氏憚

后英明遂於宮中捏言

后非國紀之女云是重犯孫二之女也其年秋臺臣游士任以

募兵出差已

陸辭瀕行特上疏力劾客氏蓋首犯克鋒之第一人故乙丑緹  
騎之逮亦首及士任也客氏甚銜恨之初天啓三年

張娘娘覺有孕客氏逆賢乃逐去宮人之異已者故託不更事

宮人答應一日

張娘娘偶腰痛受捶過度竟賴元子辱胎

東宮王老娘娘京師人

西宮段娘娘南直人俱無出

裕妃張娘娘者已有身舖宮膺冊妃禮畢逾期久不乳且有

違言客氏逆賢恚其異已於

先帝前力譖之仍矯

旨將宮人內官俱逐於外絕其水火獨將

妃封閉宮牆之內無所飲食經數日後天大雨尚力疾匍匐

於蒼雷之次伏啗雨水數口氣絕宮門外看守宮人回話

奏知

先帝將

妃革封如宮人例焚化於淨樂堂至

今上登極始復封改葬如禮云

成妃李娘娘者天啓四年二月三十日誕生

二公主是日地大震其後公主薨值

中宮張娘娘偶病

范娘娘即慧妃封皇貴妃者偶失寵

任娘娘即容妃封皇貴妃者尚未誕生

皇第三子時

李娘娘間侍

先帝寢偶陪爲

酌中志卷之二

西朝椒難

二六

范娘娘乞憐客魏偵知之遂矯

旨革封絕其飲食欲如處

裕妃故事仍將內府供用庫管理內官李謙以爲

成妃用事人也即降發南海子尋矯

旨殺之先時

成妃見

裕妃生生餓死遂於平居時凡簷瓦磚縫之中多徧藏食物

至此暗得竊食數日幸客氏逆賢怒少解姑退斥爲宮人

遷於乾西某所居住僅得幸存至

今上登極特復其封號養贍居於慈慶宮後之某宮此外馮貴

人等或絕食勒死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總因偶有違言

誤觸客魏所忌而致之死也在

先帝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誰秉內政而忍令至此極也嗚呼

正監蒙難記畧第九

故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公諱安字允逸號寧宇直隸保定府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內書堂讀書撥司禮監爲掌印馮太監保名下已故秉筆曾任承天守備太監杜茂照管杜陝西人耿介好學監少之時讀書習倣多嬉玩不勤苦杜將監坐於橈上用繩縛監股於桌之兩脚或書倣不中程即以夏楚從事其嚴督如此及馮籍沒後監以年幼未經退斥蓋張宏輩卵翼庇護之也

於  
祈廟二十年後庶知監學問優博性孤介又有先監矩密薦遂



光廟未膺冊立之前

御點為

皇長子伴讀

光廟之乳媪姓曾直隸人也

光廟升遐發引後

神主虞祭回進德勝門曾氏嘗跪路旁伏塵號痛時禮臣周道

登等大金吾駱思恭等感嘆之見吏科侯震賜疏

光廟生母

恭妃王老娘娘居景陽宮是以母子同住曾氏毫無怠肆

光廟薨逝曾氏即出宮不入矣萬曆二十九年春

光廟移居慈慶宮從此母子始睽隔不相見惟監擁護保衛之

功為多及是年十月十五日

光廟<sup>廟</sup>冊立後

神廟點徐文兆為典璽局即韓本用為紀事吳進忠為典璽局

寫字鄒義王安李賓等為伴讀盧進為典膳張忠劉忠劉

朝等各為典兵等局官陳應科王輔等為近侍及

光廟大婚禮後講讀漸稀佞臣王輔劉朝等日以鼓樂毬馬弓

矢導引獻諛甚而私向外廷指稱

旨旨以囑託事情惟監獨匡誘於正初徐文兆與典兵張忠相

爭

光廟奏聞

神廟震怒俱降做淨軍墩鎖

皇貴妃鄭娘娘再三懇赦後知其曲在張不在徐遂復徐原職

而張忠遇赦不赦至四十八年七月始釋竟以病廢此張忠非承奉張忠也而徐文北盧進皆年老病卒先是萬曆

四十幾年王輔有罪被東廠盧太監受奏

神廟下輔法司獄輔在獄益狂肆不悛復將所使小廝打死夜

沉於井事發問絞至天啓六年王體乾奉

旨五年大審逆賢力救出之後墮

天壽山定陵僉書改姓馬益輔亦監之讐也所以與逆賢臭味

同焉初

光廟在青宮時偶有宮人王秋榮縊死監執欲實奏

神廟而鄒義等恐滋事端遂以病故奏聞於是

光廟每憚監嚴直優禮雖加而心疏畏之乙卯五月擬擊時

光廟令旨稱本宮云云監視草也

神廟賜

光廟銀數千兩以慰之始陞監王帶監是時已久謝病家居凡

過年節冬至千秋等節或入宮叩見一日半日而已近侍

魏朝施大用等皆監名下也朝後改名王國臣陞管事掌

兵仗局印天啓元年為逆賢所害施大用素占風望氣善

躲閃得苟存。盡於萬曆年間。顏杜門養病。時沉酣典籍。無書不窺。每寫扇送相知士大夫。而門多正人。凡事多效法先監之所爲。先監形不魁梧。而耳白過面。兩目如曙星。澗口黑齒。然聲甚啞。十步之外。人不能聞。監頗效其啞。蓋拘於惜氣養生之術。又以爲先監之賢在臯陶之瘖也。人多以此少之。

光廟登極。凡潛邸著勞者。各營求美印。監匡輔秉政。惟掌巾帽。局一印而納約。自牖知無不言。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慎初三要。

光廟震怒。欲因金花銀兩杖朝。瑞賴監力救。得降調。

光廟孝養  
神廟皇貴妃

鄭老娘娘於慈寧宮及保全久事

神廟管事牌子。魏學顏。胡進常。雲等各陞秩。予告及發。

內帑助邊。起鄒元標。王德完等議。興大工。一月之間。善政種種。皆監獨力贊導之也。監爲人清癯。多病。後服人參。始漸腴然。不甚強壯。凡隨侍。

先帝朝。講皆賴人扶掖。始行。初移宮時。亦曾聽魏朝之言。曲救逆賢之命。見客魏始末語中。監白皙。兩目炯炯。素與文書。房金太監。忠契厚。金所刻御世仁風列監名。馬逆賢擅政之日。此書人皆不敢蓄。後金亦蒙。

今上眷注陞秉筆掌御用監印金性寬緩而監性卞急然同年  
契愛無踰兩人者也

先帝登極月餘客氏寵眷伊始曾

欽賜客氏人參一袋約重三十觔逆賢即攘奪抱赴監直房  
曰天賜富貴叩獻作湯用其趨附諂如此監自泰昌元  
年八月至天啓元年五月其直房先在乾清門裏之西南  
廊後遷住於隆道閣西小房每稱病靜坐曾蒙

先帝御書輔朕爲仁明之主七字於扇以  
賜之不常在

御前或有事但攬拽一至而已凡有文書皆趙恩張永齡等呈

稟監不開口明說止於膝上或案上用右手食指作畫字  
寫字形或眼語頤指非久侍者不能通其意間不能會意  
而致怒遺責者比比也初監作伴讀時杜任承天守備叔  
姪曾不和先監每調劑之及監侍

先帝奏薦杜某舊人多學陞秉筆未久任以老病卒又謀欲於  
留都改葬馮太監骸骨未果而罹禍焉監性雖峭直嚴急  
然頗樂道人善凡有寸長者皆不忍況天啓元年三月初

興

光廟陵工大工秉筆高公諱時明者掌內官監印恐不勝任而  
辭印之第三疏有曰微臣局量已盈敝卑難以任重云云

監擊節賞之曰破車子碍着好路兒化得妙此誰筆也高  
公曰本監寫字劉時忝也累臣原名時忝避

光廟年號改此監曰名下果無虛士老公公宜厚遇之高公至  
直房隨喚累臣慰勉以銀兩錢幣旌之且顧左右曰怎得  
滿皇城官人都好學讀書如劉長官我方喜也又先監矩  
於萬曆乙巳冬奏請

神廟重刊大學衍義補至卒後十餘年始刊完累臣曾具單募  
化同會之人捐貲印造焚化一部以慰泉下供安一部以  
示永久其單前弁言乃乙未年罪苦中語監後見而愛之  
遂留置之案側凡宿望多學如邊靜寧趙思諸人間指示

之曰此我輩中有志懷夙人也其獎誘後人如此監於天  
啓元年五月得告隨奉

旨着掌司禮監印乃眺遊西山辭不即赴其疏有云臣願領罪  
不領官等語蓋一腔忠憤氣稍不平致小人乘隙懷其印  
而阻於內又有邪人建議於外而阻其出仍復構謀陷害  
以畢其命言之不令人長歎息乎方逆賢欲下手殺監尚  
懷前救命恩猶豫未忍時王體乾亟欲掌印遂以危言動  
客氏客氏密向逆賢曰外邊或有人救他

聖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終喫他虧賢意始決遂降監南  
海子淨軍即陞劉朝南海子總提督令代宋太監晉以宋

長者不恣殺監而朝敢任之亦以朝平素與監不合也朝到任之後遂禁其家人絕其飲食今日改調某園明日改調某舖漸漸危迫一二村民不恣監餒或暗餉一糕一餅者即痛打遠斥之監饑甚自於籬落間搗剗蘿蔔藏袖內於夜半竊食之又數日不死朝欲徵客魏之喜遂密授意於下手者撲而縊殺之備見崇禎元年十二月內曹太監化淳等叅丁詔等疏中初監奉有掌司禮監印之

旨也原擬疏辭奉有

溫諭即出不料科臣霍維華具疏規刺監將抄揭差名下曹公見高公是時高公已居林下頗爲咨嗟然已無可奈何又

經畧熊廷弼再起赴遼雅敬重監及鄒都憲元標等後聞監亡咸爲之流涕悼惜也監受窘未卒之先秋雨霖霪霏微慘黯天日無光怒風悲號高公徐步簷前仰天太息曰王老爺難矣又數日復密向繫臣曰我夢王老爺青衣小帽來見默然而不言其必西歸乎主僕私語淚不覺盈盈下恐人見隨拭之繫臣得舊唐書列傳姚崇有張柬之等五人不得令終狀伏誦與高聽又至別讚有曰天地爲籠去將安所更心如刺促收之不恣聽焉至翌日聞監果死矣時辛酉九月二十四日也其名下惠公進臯曹公化淳王公裕民楊公春張公若愚等皆重責酷刑備至凡發南京

者晝則墩鎖夜則打更曹公等數人先在北京更鼓房打更不數月亦發南京又文書房趙思張永齡數人寫字史輔民皆監之經理本章者及監掌家張和等俱被逆賢害死嗚呼惜哉監之爲人也器宇嚴毅鶴立昂霄始惑魏朝之言力救逆賢之命而認賊爲子誤中妖媪之焰遂終爲所圖視王體乾爲道義卒攘其位而斃其命世事糾紛軫轉誠有出於意料外者真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當辛酉五月初高公最先告病候

旨詣河邊直房監尚在宮曾具密奏薦留高公內引云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句高公力止之若此奏曾

上則高公必繼監受害豈能至今日哉自

光廟寵眷

西李老娘娘遠在

東李傅兩世老娘娘之上監恒不憚見

西李老娘娘未嘗叩也

西李老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姚進忠劉遜劉尚禮姜昇等

諸人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既移宮之後便該以正義尊崇

神廟昭妃劉老娘娘俾

先帝朔望朝謁盡承重之禮凡有應議之事間亦奏請一二而

施行之亟屏退客氏於外而制馭逆賢優以金帛隆輿虛

衡可也。乃西李既退而客氏炎炎體乾縮胸而逆賢日盛  
誰作厲階毒痛中外哉。於此見監讀書極博品極高守極  
介性極廉骨鯁有大臣風其實於經國之大體圖事之機  
會不無單板踈漏蓋有未能盡善者焉。悲夫痛哉。當今之  
世能再得憐才勉學之人如監者誰耶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豈非天哉。

今上登極後即霽

思卹崇禎二年夏曹太監化淳等復具疏催部覆改祠額名復  
蒙

聖恩錫祠額曰昭忠爲後世榮也監廣交遊善貿易靈濟宮西

有布舖一處歲出息若干各處房租又若干是以雖處

青宮冷局二十餘年而財用饒裕未嘗詘也。監善書好奕奕  
或輸則必詭着以求勝方已又矜滿孤立下急馭下頗爲  
知道脫俗者惜之是以知其涵養尚未純粹如先監矩也  
或曰各成其是而已矣



逆賢亂政記畧第十

王體乾既掌司禮監印逆賢既竊柄遂陞梁棟諸棟史賓  
裴昇張文元爲秉筆而殺王太監安復驅逐原選

熹廟張后之劉克敬於鳳陽而亦矯

旨殺之擯退掌東廠之沈蔭以昇宋晉驅逐大臣王紀備朝薦  
鍾羽正等詞臣文震孟等建言劉宗周王心一等託心腹  
掌班劉榮結交閣臣沈淮導

上以武暗通線索設立內操差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往山海關  
送器械實所以開內臣鎮守之基也巧留客氏於內鈐制  
宮壺先殺

光廟之趙選侍後殺

熹廟之裕妃貴人等如刈草菅又革

成妃李娘娘之封絕食幾死夫以刑餘賤品而專擅無忌悖

逆克殘如此名之曰逆不亦宜乎又導引

先帝在宮中習放鳥銃天啓二年失記月日有

御前暖殿王進在

先帝前放銃銃炸將進左手打得無踪幾危

聖駕改陞王進天師庵草場貼場四年六月十一日午時南方

有五色雲起一段鮮明良久漸散靈臺占曰是爲景雲此

喜色也又曰文士入用七月六科廊災五年三月內

視太學逆賢王體乾擅改儀注凡賜坐大臣不得賜茶逼

先帝速還宮至五月十八日祭

方澤壇回即幸西苑今日申時後

中宮張娘娘已回宮客氏同逆賢共在橋北淺處大舟上飲酒

樂甚

先帝與體乾名下高永壽逆賢名下劉思源皆不過二十餘歲

在橋北水最深處泛小舟蕩漾

上身自利船二璫佐之相顧歡笑若登仙然忽風起舟覆俱墮

水中船上金火壺酒具盡沒當時兩岸驚譁盡無人色逆

賢客氏手足無措逆賢亦自投水然遠不濟事最先奔趨

入水救

先帝聖駕者管事談敬等也高劉二豎子皆滄斃後贈陞乾清  
宮管事本年七月十五日逆賢親赴大高玄殿作法會瞻  
禮放河燈追薦之益擅權縱淫者逆賢而秉筆掌印者體  
乾也高永壽綽號高小姐與

先帝同舟則體乾之爲體乾可知矣九月體乾爲逆賢奏請  
先帝賜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餘四爪龍紐玉筋篆文  
印九字分三行曰

欽賜顧命元匪忠賢印曰

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俱重二百兩鑄刻者御用監也

篆字者中書也戲金雲龍印匣則內官監也先是萬曆年  
間乾清宮坤寧宮災

皇后之寶被焚及四十二年

福藩之國

中宮例有與王妃戒諭一道須用寶鈐識垂之久遠  
神廟軫念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代用之模篆者中書謝  
稷也終

孝端顯皇后中宮寶竟未補造是時體乾等頓忘之耶今詛逆  
賢乳媪而屑越浪賞殊可惜焉又天啓六年夏體乾等奉  
勅到法司大熱審恐悖

祖宗欽恤之意重笞戚臣李承恩五十以博逆賢一笑其開廷杖之端令重打萬工部燬吳御史裕中斃於杖下皆衆耳衆目所共曉者至於逆賢下之掌家王朝用係體乾結義昇厚同年兄弟所以逆賢擅政而體乾安二十四款等疏上而逆賢安及逆賢事敗籍沒其無辜株陷者比比而朝用復安無非彼此庇護網漏吞舟是之謂已又如逆賢昇友趙進教不過

福藩一卑內官耳欲修怨於伴讀崔進乘其賚讚於逆賢幾置之死遂破例陞進教御馬監裏草欄貼場此

祖宗以來絕無之事也按南樂相公之通內也實自天啓四年十

月初一日享

太廟遲誤被臺省叅劾遂生生逼上陽道関始與逆賢通焉凡有書札

皆用閣揭摺子親筆行書外帖南紅紙簽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鈐魏廣微印送至惜薪司付掌家王朝用朝用仍外加封識畫花押羞心腹官人齎送逆賢直房係李朝欽收掌而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念與逆賢聽各命家下官人照將姓名抄小楷摺子藏已袖中崔呈秀之通內也始自呈秀之舊居停許秉彝導引凡有字帖及點將錄同志錄天鑒錄俱將原本付朝欽收掌而永貞元雅文輔亦各命照抄小楷摺子藏於袖中每日早齋赴逆賢直房按名回

話今日陞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叅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面同簡舉罔敢異同其永貞之摺則累臣所代抄謄者也是以目擊最真蓋傳遞線索捷如桴鼓秉彝係元雅掌家內官監管理大工催攢各省大木者也朝用以逆賢掌家帶銜乾清宮管事比永貞元雅文輔及劉應坤王朝輔孫暹等每日見朝用即叩頭稱老叔其姪王永祿亦驟陞至都督同知則其勢燄可知也逆賢奢侈性成或服飾僭制出外帶束髮冠端陽懸珍珠牌纒而內織染局之掌印齋良臣及南京同守備楊國瑞劉文耀胡良輔胡濱等各代爲繡造或褻衣襖褲而金線蟒龍或方補戎衣而蒼龍頭

角較

藩王止欠一爪比

御服僅讓拓黃至於按節令應景製造更從古以來所未有者而晏然服飾恬不爲異且性貪饕善飲嚼尤好噉犬肉秉筆涂文輔或管事劉文忠所謂大劉公者每自鄉間間烹來於乾清官大殿之內以享逆賢既飽飫令其衆名下胡明佐等手奪口噉頌史立畫以爲笑樂說者曰殿內有神明逆賢了不畏忌其恣肆傲誕如此

外廷線索記畧第十一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科臣傅樞叅汪文言既逮

詔獄罪不可測計無所出至五月二十九日憲臣楊漣叅逆賢

二十四罪之疏上矣奉聖夫人客氏者

先帝之乳媪也久與逆賢私司禮監掌印王體乾者柔佞貪狠

竇黨附逆賢之元兇戎首賊害

椒紳之主盟國老也與客氏日在

御前替逆賢巧法庇覆軟語乞憐而秉筆李永貞者復幫助之

凡文武大小七十餘疏概置不聽賢逆既得瓦全便從此放

心放手爲惡無復忌憚竇楊公此疏激成之也其後將體

乾名下李晉陞秉筆田玉陞正陽等門提督將李永貞掌中帽局印石元雅掌針工局印徐文輔掌御馬監印而文書房之王敏政李守質楊國瑞等各賞有差皆酬保安之勞賢之掌班紀用及劉應坤後差往遼東亦所以酬之也崑山顧相公等因楊公疏中有門生閣老字樣而樂魏相公於是年孟冬之朔又失誤享

廟大典遂與外廷大相水火乃以已意用墨筆闕點縉紳便覽一冊極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點閣部詞林京卿臺省外撫如葉向高韓爌等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等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

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員密付逆賢皆目為邪黨託逆賢於

御前借事攬作而崑山居然首揆矣體乾倡言開廷杖時原欲杖林御史汝翦以危福清林逃未獲偶值

皇第三子薨逝之變工部郎萬燦適際其毒批此本者李永貞也從史

御筆改此票旨者體乾阿逆賢也天啓五年十二月又杖斃吳御史裕中凡在

午門前唱令重打屢換人尚嫌輕者體乾及田爾耕也初替崔呈秀傳遞線索者許秉彝也其年十二月復逮汪文言

至五年春

大工興後逆賢指稱看工催工名色無日不與呈秀面會即屏人密語移時方散或授受害者姓名如天鑒等錄之類逆賢奉爲聖書心甚愧之以爲崔家疼我替我設法報讐出氣也一時擅詞獻諛入

告者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等也五日一比追職之

嚴旨四六駢儷之

溫旨皆崑山等所票擬也閣中俱有底簿可攷中書官可證也凡逆賢良卿之獎勅誥券文皆內閣詞臣撰擬用紅掩面揭奏各有底簿可攷也凡內府衙門及閣揭搭票一應

中旨創草者王體乾李永貞徐文輔趙本政也甲子之冬南樂

魏相公既手點縉紳便覽一本又手寫所欲起用之人黃

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六十員

各加三圈二圈不等密付逆賢目爲正人陸續點用至乙

丑之後崔呈秀密付逆賢之天鑒錄者首列東林渠魁葉

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惠世揚高攀龍左

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

姚希孟等次列東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維炳

熊奮渭甄淑侯恪等其後又列真心爲國不附東林顧秉

謙魏廣微馮銓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薛



貞崔呈秀闖鳴恭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  
淳夫孫國禎劉廷元元詩教等若干人同志錄者首列輔  
臣詞林部院諸臣卿寺則陳宗器韓繼思易應昌張滌等  
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由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私  
化蔣允儀侯洵游士任等部郎常博則賀烺今改名世壽  
張光前孫必顯汪始亨等藩臬俱失記姓名訾郎武弁則  
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即張懋忠等若干人最狠最重者  
三圈次者二圈輕者一圈也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  
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  
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鄴霹靂火惠世揚鼓上皂汪文言

大刀楊運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殺星神機軍  
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原不曾詳開  
姓名計魏廣微點的便覽該處的并親筆所寫該用的黃  
克纘等六七十人即付永貞元雅文輔抄小楷摺子又崔  
呈秀遞入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並東林姓名共四個摺  
子只永貞元雅文輔三人各袖藏一分本  
御前傳出削處某人人多驚訝以為

聖上怎就知道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姻家某係劉  
鐸宗族某係程註之子只當是東廠密奏事件其後年月  
漸久逆賢李朝欽及王李石涂亦不甚避人凡行一事即

公然曰某係某錄某摺有名各家官人始知所繇來體乾  
永貞等身在事中累臣亦目擊耳聞最悉恨彼時不曾設  
法暗抄下筆名爲今日印證耳自逆賢擅政後來

先帝中旨非繇一路而至如關靡冗長如寶璽呈祥如元亮已  
放如遼陽復內臣鎮守如處各省考官之類則崑山南樂  
稿也如朕方云云而曰云云以擠去南樂如纂修三案引  
祖宗設立紅牌一節如處決熊經畧之類皆涿州之稿呈秀轉達  
也如先日擊汪文言及擠蒲州之去拒高陽之朝皆崑山  
謀首輔之線索南樂攬高陽之狼著也譬之鎖未至而鑰  
已密入捷如枹鼓外廷何繇而知耶天啓六年春諫止內

臣鎮守者貴池丁相公有單疏力言不可以爲分將更之  
精神害一掣戰守之肘害二文武相害陰嗾鼓噪害三維  
請兵請餉一利查功查罪一利然關門之計不過一言申  
嚴軍法而已我

太祖禁內臣不得典兵

世廟罷除鎮守等語而體乾逆賢憎之遂奏請

先帝留中不報凡留甲之本各用白套裝盛寫職名註語年月  
於外收於

御前大豎櫃內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先帝賓天二十三日聞

酌中志卷之二 外廷線索

御前燒燬字紙甚多想同時一概焚之矣貴池之家或存有疏草也涿州馮相公票擬樞臣王永光覆差內臣鎮守疏時亦曾具揭力諫然非能特疏如貴池所奏也凡彼時閣中送票者文書房李守質楊國瑞王敏政翟國楨等其捧匣者侯保山馬昇張完赤等也每至閣中有話硬傳全無敬禮輔臣之體初南樂欲專政遂於告病之際求逆賢密奉先帝特諭分票商量又引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等語又託逆賢請先帝照

神廟時故事用一筆勾法將門戶之人按所點便覽勾去此事

皆李魯生造謀也至於呂維祺張宗衡皆不與南樂同心也又吏部文選司謝陞起用到京見光景不好遂勉完一選潔身勇退且以書勸南樂停止

中旨大拂南樂逆賢之意李魯生是以有

旨不從中出而何出哉之疏也又史記事黃汝良亦各有書以大義責南樂咸拒而不納此三事永貞於逆賢處見過原書愛其辭氣袖到直房曾差累臣抄謄皆實事也乙丑春聞崑山南樂入場主考於二月十五前後南都臺臣楊棟朝有本糾叅王之臣先是南樂所寫欲起用五六十人之

內惟之臣姓名有四圈餘者一二三圈而已逆賢力奏

先帝遜口傳特留此實從來異數緣之臣邊才不易得也又萬曆丙辰進士劉鐸江右名士博學善書廷試日偶飲酒過當將試卷多寫踰格排列不下讀卷諸官銜名遂失鼎甲人多惜之歷任刑部郎中天啓乙丑秋陞揚州知府其在京時曾與旃檀寺矮僧本福往來僧求鐸寫扇數把適未隨帶圖書後差家人持圖書到本福處於扇上補用而廣東歐陽暉者亦久與本福往還偶到寺用拜帖紙寫詩三首內多怨望不平語鐸僕不解事容本福將鐸圖書鈐暉詩紙尾粘之屋壁被錦衛<sub>衣</sub>人偵知揭詩叅鐸會倪御史文煥等憚鐸在揚嚴明遂托崔秀<sub>呈</sub>嗾逆賢矯

旨逮鐸到獄後詳詩句內有彈射逐臣等字樣鐸係遷陞官殊不類始知鐸印歐詩委曲復逮暉面質與鐸無干擬得服任矣初鐸係獄時見戚臣李承恩等擬辟丙寅熟審又被王體乾狠打五十心竊憐之密與方御史震儒極力營救益觸逆賢之怒時巡捕營把總谷應選者王體乾之姪壻也與提督張體乾復巧砌羅織成獄刑部尚書薛貞將鐸責二十五板援呪詛祖父律<sub>母</sub>立決於市

今上崇禎元年夏張體乾谷應選俱即正法二年秋後倪文煥決於西市四年九月薛貞瘐死於獄中外始快其報云

酌中志卷之三

明寺人劉若愚著



各家經管記畧第十二

王體乾名下管文書官人薛光祚天壽<sup>山</sup>某陵掌印今閑住

田玉曾任文書房閑住因楊漣叅逆賢有保護力逆賢感

之起玉陞正陽等門提督天啓七年十一月陞秉筆今閑

住趙本政曾任乾清宮管事掌尚衣監印日在

御前後爲李永貞所忌差徃高橋督修闕帝廟工程

今上登極復管事閑住劉文忠曾任文書房閑住又在大同監

視謫南京後爲民已上三人俱文書房掌文書寫字出身

李縉正陽等門提督亦因楊叅疏保護逆賢陞秉筆今閑住並田玉等三人俱於崇禎十二年籍沒體乾時株連下刑部獄坐斬十三年冬體乾瘐死十四年夏縉等四人遇赦俱改充軍本政已斷葷酒飯依釋氏居然一頭陀也何失其名陳失其名馬號文軒失其名鮑永吉自惠安伯府出身曾任暖殿今退出因籍沒體乾時馬鮑二人逮東廠俱被督廠李太監承芳刑斃於獄其司禮監名下則田王之姪田維章曾任典簿護送

桂藩之國今閑住樊秉忠張宗素等若干人也凡在

先帝御前牌子如高永壽任昇等不備載也逆賢名下管文書

房念本章掌東廠事件寫各邊諭帖等項官人劉榮曾任兵仗局管理在局居住今故苗全曾侍李太監後及先監矩後任懋勤殿暖殿宮內教書今侍宋太監晉劉文正今故紀用曾任遼東鎮守守錦州蘇雄原係文書房掌文書出身今故陳福壽原係文書房掌文書出身在鐵獅子衙衙住夏鑑曾任宮內教書入門日淺遠不及陳蘇二人也李朝欽今故裴有聲降發南京改爲民李失其名綽號秀才馬陞原是文書房捧匣出身綽號馬長子曾任惜薪司總理今發南京改爲民諸蠻子江西人失其名其司禮監名下則趙秉彞孟忠金良輔劉應坤石元雅涂文輔孫進

王朝輔楊國瑞蘇應宣兵洪緒李守質李應詔劉興等若干人其在

先帝御前做管事掌各衙門印及外方鎮守者俱畧載逆賢羽翼欵中梁棟名下管文書官人趙奉有馮姓者失其名其司禮監名下翟國禎等若干人也李永貞下管文書官人孫光祚原文書房寫手出身今侍王公文政吳有兆曾任乾清宮牌子今閑住劉若愚今繫獄擬斬後蒙改統今在獄內官監管理

### 大工領

勅有名今侍司禮監掌印高公時明劉惟善賈如臯于周服羅英錢逢盛等與若愚打發永貞批文書共效輪流抄謄之

役者也其掌家則王誠德崇禎元年夏追賍畢降更鼓房淨軍今故石元雅下掌家許秉彛曾任內官監管理天啓七年冬降淨軍發鳳陽崇禎元年夏提解來京審無證據仍發鳳陽管文書官人陳應祥號雲麓今見侍東廠王公永祚陞乾清宮管事黃國祥曾任文書房今閑住餘不知姓名涂文輔下管文書官人劉秉德曾任暖殿今退出張國寧曾任管櫃子近侍今侍金公忠殷良弼曾任宮內教書今侍掌印高公時明餘尚有二三人不記姓名也凡點將等錄三有名或密帖有名之人遇陞官或陞官本內有名者則自乾清宮大殿內發下片紙各直房官人即於進士

履歷及緡紳便覽查寫是誰人門生父是誰那里人那科出身抄帖回報以聽施行一日欲處錢受益以爲錢謙益之昆仲也又一日欲處黃願素以爲黃尊素之昆仲也各直房識字官人細查籍貫父祖姓名逆賢始知其不相干方已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筆分到直房即管文書者打發本管公公一本一本照閣中原票用硃筆批畢奏過纔發行此係

皇祖累朝舊規非止今日一家一人如此也自李朝欽裴有聲馬陞涂文輔丁紹呂賈如臯許秉彝陳應祥殷良弼諸人俱於各直房曾見過甲子冬魏廣微墨筆所點緡紳便覽及

親筆所寫應起用黃克纘等六七十人姓名並乙丑之後崔呈秀所遞東林姓名天鑒錄點將錄同志錄各摺子姓名者也其摺五六種俱永貞臥房內收非若愚等掌管也如諸摺子姓名並墨筆所點緡紳便覽果出自永貞若愚捏造便駢戮所甘但實自外廷遞入若愚以猜防踈斥之人効輪流抄謄賤役始則懸坐曰左使後復懸坐曰加功至崇禎十四年春遇

皇恩大赦於大理寺會審明明白白蒙內閣范註若愚有詞復遺落姓名不覆反將撒潑狼罵之石騰鵬爲首打滾放刁恣肆混鬧之申得忠增入此二人者似皆不曾註有詞者



也乃俱狡滌得生可謂有天日王法也耶

本章經手次第第十三

凡每日通政使司封本先到文書房回知該正公公即付掌文書周近侍原名進朝號輔軒等將封套拆開口占註語畧節旁有寫手一人執筆寫草稿文書單畢連本付捧匣者如侯保山李黑子張大漢等失其名請本至

乾清宮大殿內付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分投

互看凡有要緊處即鈐一寸濶許白紙條復於本之上下空紙處用指甲掐一重痕有應關白逆賢者永貞等三人爭先朗誦體乾助爲講解逆賢聽畢方公同商議區處遵奉南樂相公及崔呈秀等密遞三錄姓名着數行事每日

閣中封來票本亦文書房拆開呈體乾等照前分投互看  
如不合賢意有應改者及本內有錯字或稱頌逆賢該出  
溫旨者亦各鈐紙條插痕爲記又每日申時後

會極門接出實封文書文書房轉呈體乾等亦先於大殿拆  
看如遇有涉前項密遞線索姓名亦各鈐紙條插痕爲記  
以便次日早奏

請施行除體乾等五人之外絕無人敢擅插痕鈐紙條者其紙  
條於傳票改票時即除去而此插痕之本今存各科者可  
驗也已上通本票本乃晝間事惟

會極門封本雖衆官大殿內看過尚恐未遍未詳捧匣者又

自日暮爲始先到日精門體乾直房次到西南攬角逆賢  
直房次過月華門到梁棟直房次到石元雅直房次到涂  
文輔直房次再過仁蕩門到李永貞直房各家都有經營  
文書識字官人如若愚之類者立於桌傍一夔一夔打發  
各家奉管公公細細查看或延至二更三四更始完惟在  
文書多寡何如捧匣者耳宮中亦有直房一間每日晚間膳  
房例給酒食供給之每夜文書看完方繇仁德門縫叫應  
門外官人將門縫拭淨裏外各執燈籠查數遞出呈文書  
房該班衆公公看過仍交與掌文書周近侍等并寫手官  
人從新燈下看寫停當於五更攢點頭次宮門開後都將

是日早事應奏文書捧至日精門體乾直房復加查看通  
本若干封本若干票本若干批紅該發若午比至天將明  
仍復全到是日該正秉筆直房亦查看一週每晨奏請  
先帝覽文書時逆賢永貞元雅文輔先將應處應點姓名及應  
改票帖俱託體乾口奏曰

萬歲爺某係門戶該處某票某字該改或從史

先帝御筆親改惟梁棟不甚經管魏廣微崔呈秀等言而逆賢

不識字從來不批文書不輪流該<sup>改</sup>正然頗有記性只在

御前贊揚附和植黨徇私或危言冷語挑激

聖怒凡奏文書之時管事牌子皆屏息遠侍不敢近前至於一

本一本口奏姓名黨逆朋比者王體乾也幫助逆賢查姓  
名者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三人也其秉筆梁棟孫進和  
隱儒俱不能干預一字也其替逆賢執掌收藏姓名原本  
及外來雜帖者李朝欽裴有聲也而造謀殺命祕遞線索  
害人者魏廣微崔呈秀也一切削奪勒限追贓諸  
嚴旨皆內閣顧秉謙等票議非

中旨也見有內閣中底簿中書官可證也擠蒲州烏程聊城者  
南樂爲涿州騰路也擠南樂者即涿州也擠涿州者又崔  
呈秀也

詔獄鍛鍊承指下手者許顯純也謀興大獄私圖報復者呈秀

涿州徐大化霍維華等也殺義僕韓三欲搆成賄案牽連蒲州者楊維垣等也維垣雖以

中旨起官而不甚大者因爲替座師徐紹吉據戶部右侍郎缺爲南樂銜之曾向逆賢譖之也危哉狼哉至今言之猶令人色變心顫按南樂既罷相臨行時亦具厚禮於逆賢體乾等其所送扇上親筆寫詩曰秋雨沉沉夜未央薊門有客欲還鄉闕心廟社愁先結洒淚君臣念不忘蒼狗白雲仍變幻傾葵捧日但悲傷故人回首雙龍遠離思從隨潞水長及抵里仍各以厚餽彌縫之恐呈秀等下石也

客魏始末記畧第十四

魏忠賢原名李進忠直隸肅寧縣無賴子也父魏志敏母劉氏妻馮氏生一女魏氏嫁楊六奇爲妻者是也賢無子家貧自宮妻亦改適他方人不存萬曆十七年選入隸司禮監秉筆掌東廠太監孫暹名下派與御馬監劉吉祥照管劉之墓今在碧雲寺下北山坡者是也後復本姓曰魏進忠中官規矩本官者視甲科之大主考照管老叔者視房師同官者視同門本官之於名下照管之於子姪猶座師之視門生亦若父子焉忠賢少孤貧好酒色賭博能飲啗嬉笑喜鮮衣馳馬善右手執弓左手殺彘射發多奇中

然頗與士紳交而不識字人多以傻子稱之亦擔當能斷  
顧猜狠自用喜事尚諛是其短也素好僧敬佛宣武門外  
柳巷文殊庵之僧秋月及高橋之僧愈光法名大謙者皆  
賢所禮名衲也如碧雲寺僧賢與之交則酒肉勢利不足  
齒矣徐應元亦孫暹之名下也與賢同年

神廟時四川稅監丘乘雲係暹掌家又徐貴者亦暹名下於賢  
爲前輩而爲乘雲在京掌家逆賢實與徐應元趙進教爲  
嫖賭友呼盧飲博罔論晝夜逆賢一日因囊索空乏遂遠  
赴四川見乘雲爲抽豐計徐貴備將賢無賴狀已繇報房  
中先達之而賢不知也及到丘大怒扑責呵詈倒鎖賢空

室中絕其飲食欲斃之時僧秋月遊蜀偶見丘知之是時  
賢不食已三日餘僧力爲勸解丘勉從之僅給路費銀十  
兩遣回僧憐賢仍爲致書馬謙囑令善遇之謙以嘉靖四  
十一年選入歷陞內官監總理又皇貴妃

鄭娘娘下宮人林廷宦女謙所侍也最有時道凡賢困乏謙  
每資助之徐貴又在京具揭先監處以魏某私往四川云  
云乞行重治亦賴謙救止之賢在甲字庫其掌庫李宗政  
賢之前輩也承運庫之齊昇亦賢友也賢亦自此漸裕

光廟在青宮淡薄

先帝既誕之後生母才人

酌中志卷之三

客魏始末

王老娘娘，無人辦膳，賢遂資緣入宮辦。

才人王老娘娘及

先帝之膳，其介紹引進者，近侍魏朝。朝乃王太監安名下也。

光廟久寵信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朝夕譽賢安為朝

所惑，頗信之。朝初與

先帝之乳媪客氏有私，即古所稱對食者，其侍安及答應

光廟，多不得暇，而賢遂乘間暗與客氏通分朝愛焉。賢性狡猾，

指稱辦膳為名，于庫諸內臣如藥、張等皆騙其食料醢醬

財物玩好，以至非時菓品花卉之類，必巧營取之而轉獻

光廟於

光廟

先帝以固寵也及

才人王老娘娘崩

東李老娘娘位列在前時

西李老娘娘擅專宮之寵固要

光廟奏請

神廟又密懇

皇貴妃鄭老娘娘奏請

神廟將

先帝托

商中志卷之三

客魏始末

十

西李老娘娘看管又

今上已先屬看管并

西李老娘娘所生

皇八妹妹者共乳媪三人在宮客氏既先與魏朝厚又暗與逆

賢厚一穴兩蛟爭競必至而朝之爲人也從而疏賢之爲

人也慙而壯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

光廟登極擬冊立

先帝爲東宮是時逆賢尚列庫衛暗與客氏深謀遂相與刻意

擁戴王太監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無不可者遂克

東宮典膳局官此客氏力也九月初一日

光廟升遐

先帝暫居慈慶宮科臣楊漣時爲給諫疏參及逆賢賢無措泣

懇魏朝朝在王太監安前力營救之遂得

旨着司禮監查明具奏賢因先年原名李進忠遂將

西李老娘娘名下用事之李進忠算作一人以欺外廷其實

皆魏朝力也朝與賢既作客氏私人遂結盟誓爲兄弟賢

居長而朝顧次之稱大魏二魏云及

先帝即位數月兩人因爭寵漸相媚嫉一日於乾清宮暖閣內

弟擁客氏醉罵相嚷時漏將丙夜

先帝已安寢而突自

酌中志卷之三

客魏始末

士

御前閣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鄒義秉筆王安李實王體乾  
高時明沈藩宋晉等皆驚起是時逆賢已陞秉筆掌惜薪  
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國臣陞乾清宮管軍掌兵仗局印並  
跪

御前聽處分盧受鄒義等侍側眾咸知忿爭繇客氏起也

先帝玉音問客氏曰客奶你只說你處心要跟着誰替你管事  
我替你斷客氏久厭國臣猥薄而樂逆賢惡猛好武不識  
字之人朴實易制遂心向逆賢而王太監安久中客氏逆  
賢諛媚且心惡名下之人作此醜態遂打國臣一掌勒令  
告病往兵仗局調理離

御前矣此時逆賢尚名魏進忠始得專管客氏事從斯無避忌  
先帝端拱於上惟客魏之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後國  
臣被斥逆賢矯

旨發鳳陽在逃後復於薊北山寺中撈獲使人於中途邀截至  
獻縣縊殺之按國臣保衛

先帝聖躬最先曾共臥起頗著勞勩及  
登極後晉秩貴近

御筆改復姓賜名特掌美印受寵眷不在賢下嗟哉王太監安  
何不畱國臣以啗客氏用國臣以制逆賢即不然就將賢

與國臣坐以驚



御之罪而一併黜退亦其宜也俟

大婚禮成優客氏以金帛而請歸之於外豈不善哉監何其明於防

西李老娘娘之垂簾而昧於防客氏之濫橫也嗚呼知經而未知權耶抑時數使然而黜奪其聰耶奈何自剪爪牙束身入井殃遺身後禍及

椒紳所謂王夷甫諸人不能辭其責矣千古之下有餘痛焉初天啓元年春四川稅監丘乘雲撤回京賢差外司房李茂春號完素者逶迤迎至畿南丘賞銀三十兩李先入隆宗門外直房回話賢爲之落淚曰我先年被徐貴譖害止給

我十兩盤費今賞你如此便三倍我了歎息者久之其後徐貴竟爲賢所害而立之令終復賴賢喪葬如禮蓋不意其能爲長者之事也初

祖宗舊制於乾清宮東設房五所西設房五所係有名封大宮婢所住所以正名分嚴等威也恭昌元年冬客氏遷乾西二所

先帝親臨爲之移居陞座飲宴鐘鼓司官立印等扮戲承應司禮監盧受鄒義守居而王安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隨侍另設喫飯處於所內側室猶孔聖之有四配焉客氏自此在宮中乘小轎撥內官近侍擡走儼如

先朝嬪妃之禮止缺一青紗傘蓋而裊褥精美爲最勝也天啓元年後改住咸安宮各衙門答應錢糧比。

御前更喫緊夏則大涼棚冰無算也冬則大地炕炭無量也其驕奢僭踰真日異而月不同凡客氏生日

先帝亦必臨幸陞座歡宴賞賜無限每日

先帝所進之膳皆客氏下內官造辦名曰老太太膳

聖意頗甘之舊制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大膳房遵照

祖制所造辦之膳酒乃只爲具文備賞用而已希進御也初王體

乾宋晉魏進忠三家每月<sup>輪</sup>挨辦膳天啓二年進忠改名忠賢

<sup>至</sup>四年以後便是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三家輪辦遇閏月則

勻四十日算之惟客氏常川辦共四家矣每家經管造辦膳羞掌家等官數十員造酒醋醬等項并葷素各局外廚役將數百人此紫禁城之外者至於乾清宮以內則每家各有領膳暖殿四員管果酒暖殿二員請膳近侍四五十員已上皆穿紅者也又司房管庫房湯局葷局素局點心局乾碟局涼湯房手盒房水膳局饋膳局管柴炭及傳票出家活搗膳又共內官百餘員若愚係永貞名下管文書兼管膳掌班從來

欽賞花名可證也此皆係外衙門穿青官人也按

先帝所進之酒曰秋露白曰荷花蓋曰佛手湯曰桂花醞曰菊

花漿曰芙蓉液曰君子湯曰蘭花飲曰金盤露等名色可  
五六十種皆

先朝舊戚臣魏士望傳方佐賢外宅造辦而轉於御茶房進之  
大工告成陞士望王帶寶酬其醞釀力也按御茶房職司  
上用茶酒開雜人無敢輕入者逆賢擅政自王體乾起至暖殿  
近侍止俱得私向茶房索茶酒喫而答應客氏逆賢體乾  
等器具是筋如私人焉又弓箭房者秩次之亦皆客魏私  
人所據司

御前弓矢以備非常逆賢善射好蹴鞠跑馬

先帝亦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

類鑿孔創機啓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漸流如瀑布或  
使伏機於下借水力衝推圓木毬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  
尖盤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墮視爲嬉笑皆出人意表  
逆賢客氏唱采贊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

聖性又好葢房凡自操斧鋸削鑿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  
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進

先帝與親昵近臣如徐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  
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  
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意暴

殄改毀惟快

聖意片時之適當其斤斲刀削解服盤礪非素暱近者不得窺  
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等奏事奏文書一遺經營鄙事一  
遺傾耳往聽奏請畢

玉音即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南樂  
薊州東光輩及在京之徐大化等一派線索如枹鼓之振  
應也

先帝每營造得意即膳飲可忘寒暑罔覺可惜  
玉體之心思精力盡費於此然

皇極等三殿落成於天啓之年肯堂肯構

先帝之好土木豈亦天啓其朕兆耶抑逆賢之幹智才智刻意

督催之迹或藉此以難氓耶按萬曆中年

乾清坤寧兩宮告成

神廟命正一真人張國祥率道侶數十人於宮中啟建黃籙大

醮

聖誠格天曾感羣鶴飛鳴旋遶之瑞至

皇極等三殿告成逆賢等只圖蔭賚爲已榮耳又

祖宗舊制凡

萬歲聖節及

中宮千秋

皇貴妃千秋則凡內執事宮人內官并玉體乾等及

酌中志卷之三

客魏始末

六

山陵等處內官各有賞例每銀一兩以上六年十月初六日值中宮張娘娘千秋適

先帝欲幸內教場圍獵

聖性最好手刺獐狼狐兔以為樂是日

張娘娘不肯出延至辰時以後方始同出止畧散銀枝幾箇

累年竟未批賞非舊典也逆賢生於萬曆戊辰正月晦日

自元宵節後送壽禮者做法事祝延生愈字者每早乾清宮

西丹墀幾滿將至正日綬帶擠擊挨摩之聲鏗然間有擗

失衣帶傷腿足者老爺千歲千歲之聲殷訇若雷而從

來盈滿驕橫光景未之有也逆賢早起漱口自擊銀漱盂

之聲響徹殿內

宸居咫尺了不畏也緋絕玉帶充滿道路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盛衰平陂理何逃焉逆賢自泰昌元年冬陞秉筆者

字而躐躋秉筆者

穆廟時孟冲

神廟時張明

先帝時魏忠賢及孫進王朝輔等數人而已天啓初年逆賢即

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提督寶和等店天啓三

年十二月掌東廠前後獎勅數十道

溫旨無算也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准告病十一月初二日降淨

酌中志卷之三

客魏始末

七

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南關夜半與心腹名下李朝欽同縊死於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該御史卓邁等遵奉

明旨將逆賢原屍磔之梟首於河間府西門之外天下快之猶恨其不生正典刑也凡司禮監掌印秉筆非奉公事不敢出門王體乾提督禮儀房凡四仲之月得奉差選妳口寅出申回不至過宿只曾往京北沙河故里祭掃始過一宿天啓元年二月逆賢雖出外尚未敢數亦不敢遠至四年以後外廷暗助羽翼已成仗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在內迹遠至涿州等處

### 天壽山春秋二次祭

孝和王老娘娘畢即詣西山碧雲寺祭本官孫暹及照管老叔劉吉祥墓或遠至琉璃河看工祭水或至大壩馬房相度修城無非巧立名色招搖畿輔以恣馳騁得意耳凡出外之日先期十數日庀治儲侍於停驂之所齋帶賞賜銀錢沿途絡繹不絕小民戶外設香案挿楊枝野花焚香跪接冠蓋車馬續紛奔赴若雷若雷塵障天而聲動地有狂奔死者有擠踏死者京都如許殷繁人馬羸瘠殆盡凡遠官戲子蹴鞠厨役打茶牢役匙馬拍槓之人其數不止數萬每遇逆賢遠出則京中街市寂然空虛頓異尋常者將

數日馬大約外廷之欲親炙逆光內廷之獻諛乞憐者凡  
四人之轎將數百乘矣肥馬鮮衣束玉而爲之前後追趨  
左右擁護者又百千餘矣跑馬射響箭鳴鏑之聲不絕於  
耳鐘鼓笙管數十餘簇且行且奏夏則大車載冰冬則炭  
火如山古今所罕見也逆賢坐八人大轎前用騾二頭或  
四頭拉拽之疾如飛馬逆賢飽則正坐倦則臥醉則憑軾  
兩眼迷離不知行至何處也畿南一帶素苦泥濘難行逆  
賢爲之捐貲修築廣建橋梁隄若長虹至今便之凡

御前有奉有要緊之事先時專托劉榮紀用涂文輔李守質等  
後則託之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各孤能幹之人丁紹

呂鞏站馬疾馳即百里之遙一日可再往返也都城東有  
故監劉永成之墓寧晉伯之祖也逆賢曾便道展拜而奏  
請新之此時魏良卿尚未封伯益私視其規模爲良卿封  
伯計耳逆賢有名馬千餘騾數百皆邊弁梁柱朝楊國棟  
馬世龍滿桂杜文煥侯世祿尤世威等及督臣王象乾閻  
鳴泰劉詔等餽送之楊國棟者逆賢名下牌子曹承恩之  
姊夫也梁柱朝者逆賢名下暖殿胡國用之姪壻也凡所送  
之馬鞍韉精好每具何止百餘金不過剝軍餉占軍匠以  
辦之爲一已功名地可嘆可恨其後李永貞出外往西山  
北山通灣亦如逆賢之疾行奢侈而人馬亦多跑死者其

雨况暴殄不恤下情更甚於逆賢皆紹呂等愆忠也凡體  
乾逆賢永貞元雅文輔出外而林下大老公如高如沈如  
宋各有重犒之禮以諛之槩不收也崔呈秀素與許秉彝  
拜厚如同胞始得與逆賢交結秉彝力也又有李魯生李  
蕃先掃南樂之門後入涿州之幕見涿州不能久任復以  
呈秀爲逆賢所親又背涿州而與崔呈秀比焉首行贊美  
重修肅寧城垣者呈秀也誇詡大壩城垣者巡青之李魯  
生也因媚賢而又媚永貞著通州造匾額送至永貞富河  
莊胡老人等未敢懸掛永貞拒而不納人皆笑而鄙之者  
李蕃也永貞之姪李之旺得考入通州學入丁卯北闈應

試者蕃力居多謀繼崔呈秀後勁與逆賢一氣者閻鳴泰  
徐大化等也天啓七年十月尚欲於逆祠造漆金銅像以  
書札通魏良卿期約者周鏘也與逆賢闔家看風水推星  
命規造墳地府第妄言禍福無所不至者方私蔭也與逆  
賢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看病診脉者汪宗德檀永安也書  
寫圍屏畫扇者袁志學許用賓楊崇善等也書寫  
皇極等殿文昭等閣匾額以媚逆賢者顧承宗顧名遠也暗爲  
逆賢劃攘功策獻靈露仙方徽幸

先帝萬安爲大家固寵計者霍維華也凡逆賢一應辭恩蔭等  
項奏本皆心腹外司房李茂春及東廠外寫字掌班耿良



良臣孔應鷲三人創稿李朝欽念與逆賢聽有不合意處  
賢授意朝欽改正其寫真則東廠閔司房等也至楊維垣  
者久與賢交往相知最深而事乃却於他人豈以狡猾  
之術可欺天下後世耶

逆媼客氏者定興縣民侯二之妻生一子曰國興廢不多  
年恭昌元年冬封奉聖夫人先往乾西二所天啓初年移  
居隆德殿之西南咸安宮每日天將明即至殿內候

先帝聖駕醒始至

御前甲夜後回咸安宮其鳳彩門亦有直房凡逆賢往宮相見  
時必將宮人官人屏開密語秘不得聞然上危

### 中宮皇后及害

裕妃張娘娘等獨用王體乾殺王太監安王國臣等皆客氏  
造謀也其母老矣彼時尚在每以惜福持滿戒勸客氏不  
聽凡客氏於天啓元年某月間蒙

中旨慰留者皆體乾力也七年九月初三日奏懇

今上准歸私第其夜五更開宮門之後客氏衰服赴仁智殿

先帝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云是

先帝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剪下指甲透痛哭焚化而出

及奉

旨籍沒步赴浣衣局於十一月內

欽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臨局答死發淨樂堂焚尸揚灰其子  
侯國興伏誅其弟容光先止擬遣戍容氏掌班內官張貴  
劉失其名名下許國寧崔祿等各行賄得免容氏貴顯時  
惟王體乾者舊魏忠賢表裏梁棟舊人凡送禮時棟僅下  
小的帖然都不叩頭自孫暹王朝輔劉應坤李永貞石元  
雅涂文輔及管事牌子劉忠王應科胡明佐等每日見必  
叩首如子姓焉夫以乳媪儼然住宮自視爲

聖上八母之一亦僭妄殊寵極矣且條出條入人多訝之道路  
流傳訛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悉言者皆不足信也按  
自天啓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容氏出宮暫歸私第必先期

### 奏知

先帝傳一特旨某月某日奉聖夫人容氏往私第去云云至日  
五更

欽遣乾清宮管事牌子王朝忠或涂文輔等數員及暖殿數十  
員穿紅圓領玉帶在容氏前擺隊步行容氏自咸安宮盛  
服靚粧乘小轎繇嘉德咸和順德右門經月華門至乾清  
宮門西一室亦不下轎而徑坐至西下馬門凡弓箭房帶  
簡管櫃子御司房御藥房御茶房請小轎管庫近侍把牌  
硬弓人等各穿紅蟒衣窄袖在轎前後擺道圍隨者數百  
人司禮監該班監官典簿掌司人數等文書房官咸於寶

寧門裏跪叩道傍迎送凡得客氏目視或頷之則榮甚矣  
內府供用庫白蠟大燈籠黃蠟巨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枝  
轎前提爐數對燃沉香如霧客氏出自西下馬門換八人  
大圓轎方是外役擡走呼殿之聲侍從之威遠在  
聖駕遊幸之上燈火簇列照如白晝衣服鮮麗儼若神仙人如  
流水馬若遊龍天耶帝耶都人士從未之見也每年不論  
冬夏或出三四次不止客氏到宅陞廳座自管事起至近  
侍止挨次叩頭老祖太太千千歲之聲殷然震天各有回  
答銀幣以犒酬之凡出也

欽賜金銀錢幣不可勝計每日三時輟

御膳以賜者絡繹旁午或在外住十餘日不等而逆賢催入焉  
出入皆於五更其迎接圍護如一客氏私第在正義街迤  
西簾市街北逆賢亦有一第便在街南斜對門不遠賢與  
客氏滿望後日得請歸林下受享富貴齊眉到老不料俱  
不得其死而賢姪良卿客氏男國興乃駢首同戮於市蓋  
一裕妃張娘娘王太監安楊左等慘死冤魂必不肯默默於泉下  
也古今報應寧有爽哉初賢在西庫與

孝和王老娘娘辦膳時便漸饒裕而良卿執掌上房庫房鎖鑰  
凡酒漿食物出納勤渠聞良卿雖不曾讀書而儀表堂堂  
亦善談吐侯國興少受業於涂文輔肥蠢異常口甚小而

神不足坐則眈睡氣息鞦韆或與人共坐未及尺伸而已  
入夢鄉矣此二人形狀累臣一面未識一字未通然聞之  
景真至於崔呈秀更不曾識面交通者也夫如是而懸坐  
曰同謀豈非冤哉忌者下石事久論定自有公評必難哄  
天下後世也客氏住咸安宮時

先帝賜名下官人如御前牌子崔祿弓箭房牌子許國寧外尚  
數十人以至各衙門授托私人將數百馬又賜近身答應  
宮人十餘口及

今上准歸私第之初而徐應元尚踵故套每日輟  
御膳賜之錢帛銀兩已不能如

先帝在日其隨往私第尚有賜過宮女四口後不知歸於何處  
客氏墳地在京西之田村今已拆毀逆賢墳地在碧雲寺  
所費甚鉅及各處生祠逆像並廢毀無遺良卿國興等誥  
恭盡行追奪逆賢妻馮氏止生一女嫁楊六奇而馮繼先  
者其妻族也逆姪魏良材曾蔭都督先逆賢死良材非魏  
氏子乃南方買來小廝爲逆賢所愛冒魏姓而膺蔭也傳  
應星者逆賢親姊魏氏之子也與涿州景厚天啓七年五  
月病死又惜薪司內官劉失其名逆賢生母之族弟也因  
毆傷僧命恐法司追理遂奏知

先帝擎赴更鼓房勒令自盡魏良卿者的係逆賢之姪非子也

繇光祿寺署丞改蔭金吾歷晉伯侯公繇代

先帝郊

天園丘七年孟秋代享

太廟代項祝版榮寵極矣先是閣中曾擬一獎

勅臚列逆賢事績其體裁與曹操之九錫文相近見者無不瞋目咋舌無惑乎人疑其朵頤大物然逆賢實無其心實非其人也但彼不學無術甚於霍光客氏狠毒浮於霍顯害裕妃等慘於許后良卿等驕奢擅寵遠過山雲全靠徐應元爲接手後勁而應元別具肺腸矣託李永貞涂文輔石元雅爲眼目而永貞心腸竟如呂布之於董卓矣在文輔則

知擁戴應元甘悖逆賢如遺迹矣視外廷崔徐楊霍諸人欲同劉歆華子魚葦而妬寵互爭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矣世有生來好殺人且好殺貴人偏聽邪說以廣殺縉紳正人如客魏而欲得令終於牖下豈理也哉從來叛逆者首惡真犯正法其幼小無知者咸另議處天啓年間獲獻妖蓮等犯有懷抱嬰孺赴市曹駢斬時尚耽睡未醒者市人嗟嘆孺子何辜逆賢客氏既以慘殺佐

先帝惟痛在宥七年之久

中宮張娘娘以下凡誕

皇子三位

皇女二位皆保衛不得法以致嬰年薨夭良可悲痛逆賢之  
死於非命而復到骨客氏之死而揚灰寧惟用法亦天道  
也蒙臣於天啓丁卯冬謫南之際見沿途田里間孩兒多  
慙慙壯壯易得存養遂條纂保衛淺言一冊計十款於崇  
禎戊辰仲春梓行南北無非爲

聖子神孫詳計久遠即士庶人家亦用得着者也

逆賢羽翼記畧第十五

李永貞者通州富河莊民李經之子也經原寶坻縣人僑  
寓於此先娶高氏生長男失其名流落不知何徃次男李  
奉三男李成又生一女嫁皮村李家今廢矣高氏故繼室  
者申氏也生第四子失其名少與永貞鬪墻遂輕生自縊  
於房後棗樹上永貞第五子也自五歲時鬪爲宦者十五  
歲進京侍

孝端顯皇后之母夫人趙氏於永年伯王棟宅中十九歲選入  
皇城時萬曆辛丑六月也七月內即陞坤寧宮近侍又一  
年經故永貞原名李進忠於萬曆三十一年奉

旨墩鎖類遭譴責幾賜死者數矣先監曾力救之後始奉有遇赦不赦之

旨至庚寅七月二十一日奉

神廟遺旨釋放復原職迺侍於坤寧宮

孝端顯皇后几筵前供職始與逆賢識面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鄒義尚膳監掌印到任奏陞永貞司禮監其墩鎖十八年也始讀四書詩經後讀易經書經左國史漢等古書習寫趙吳興字體善奕碁能作詩作古文亦能看選時文其兄奉生子之旺成生子芮俱庠生其餘姪李之榮李之藻等數人皆蔭錦衣衛永貞同母妹一人嫁王道寧亦蔭錦

衣衛生甥慕堯慕舜皆陞序班僕李培亦陞光祿寺署丞初天啓元年五月高太監時明王太監安廬太監受俱同時相繼告病求退爲自全計其年秋逆賢與王體乾串同一路特陞史賓諸棟梁棟張文元裴昇秉筆永貞遂入諸棟之幕而棟掌兵仗局印時在局居住管理劉榮者號野亭自玉熙宮近侍出身健訟通文理逆賢之心腹掌班也爲棟屬僚遂與永貞相結互相推獎恨相識之晚也棟於天啓二年夏因請帑不遂與逆賢左憤鬱病卒永貞緣榮力薦入賢幕陞文書房至三年十一月

先帝親詣園丘

兩中志卷之三

逆賢羽翼

二十七

鄭祀回陞永貞玉帶隨堂秉筆賜坐蟒攬枕匝月三遷總榮薦拔  
榮後因與宮人亂逆賢逐之而李朝欽始不離左右矣榮  
雖被逐在兵仗局住然耳目甚廣凡有所聞即密疏於帖  
緘封之差名下官人馬獻祥入宮頻見永貞屏人密看畢  
即焚棄之在獻祥亦不知何等語也後榮因暗謀逆賢事  
露賢恨之嗾兵仗局掌印王應科叅榮處死六年四月二  
十九日永貞隨

朝跌傷左股告假在梨園直房調治至五月初六日因王恭  
廠之變懼而求退體乾固不肯放嗾逆賢借

先帝天語催永貞少愈即出永貞爲人有口辨矜肆狡諂極好

面折人不肯爲之下七年正月初旬司空薛鳳翔有疏爲  
今上婚禮在邇其移居府第合用錢糧匱乏廠臣體乾極力節  
省所有內官監合辦者量於該監撝括湊處永貞嗔其不  
全應付而推諉一半於內官監也遂面同王體乾向逆賢  
曰外官一邊搗哄老爺一邊叅小的衙門賢默然次早逆  
賢乃稱病不起亦不起

御前但垂首冷笑長吁短嘆切齒曰原來天下人都是搗哄虛  
譽我體乾代永貞危之永貞亦慌懼不自安泣懇賢掌家  
王朝用力爲救解賢怒少釋又次日賢始力疾到

先帝御前雖值元宵然不樂者數日逆賢好名喜諛惱人直言



大率如此惜永貞非勇退之人實貪一

大工之乾沒告成之恩蔭馴至成禍非一朝一夕也其戕害楊

左諸人造謀布甯實繇外廷線索歷歷可據永貞即非助

逆殺人之人然而在

御前及逆賢面前顧不知果何光景又不知劉崇密帖是何字

句凡回到直房偶因甚事亦曾向纍臣等或痛哭怨嘆以

今思之想必心口不一換語粧點以詐忠陰賊哄衆人乎

不然何其視若愚如仇讐而猜問防諜無所不至何耶想其

一則恐若愚眼前苦口勸諫一則恐若愚日後復侍高公

於已不便所以阻抑之禁錮之嚴防左右凡事不可洩漏

與若愚知之其度量心地可概見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今上即位永貞於八月二十七日告病未允九月初二日

差往

天壽山看擇

先帝壽宮初四日回見朝象

欽賞赤金二十兩永貞灑淚固辭

聖顏頗不悅勉慰頌受九月初七日准辭十月初二日即自砌

於外宅小院之內晝夜讀書穴墻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

逆賢先辭始拆墻見人撫今思昔益永貞之固求退也非

真心退也原欲與徐應元合爲一局擯退逆賢借應元之

力特起永貞從新另做世界此機巧人多不能知惟丁紹  
呂周承恩知之至十一月初二日天不從人徐應元王國  
泰退矣永貞始手忙脚亂密差心腹紹呂承恩等餽王太  
監體乾王太監永祚王太監文政各銀五萬兩皆侵落  
大工原物也旬日後三家畏

聖上英明且知永貞素性反覆遂都不敢收十一月十七日各  
進獻

御前着內承運庫收是日晚永貞知之愈不自安密庀鞍馬率  
其甥婿孫良濟易服逃走二十六日奉

旨降永貞淨軍發湖廣承天府

顯陵安置舉家驚慌無處尋找不數日其兄李成自縊死矣至  
十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一報信男子手持永貞親筆  
帖差回取盤費衣物銀兩宅中居住掌家王誠德等拏獲  
羈住將來帖齎入宮中見體乾等奏達

聖明遂着承天守備魏相下官人竟同永貞家人就徃黃河岸  
上將永貞押赴

顯陵崇禎元年春永貞凡奉亦驚憂死矣二月又將永貞同徐  
應元自承天調鳳陽三月內山西道御史劉重慶疏叅將  
永貞提解赴北塗中服砒霜不死絕食旬日不死四月十  
三日入刑部獄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擬斬罪決不待時

二十七

石對玉音云李實空印奉李永貞填寫驗是墨壓硃七月初十日前後候

旨乘連夜陰雨永貞自縊兩次皆縊斷跌暈頸皮勒損又不得死至十六日未時縛赴正義街臨刑之際尚跪向監斬官訴冤人多笑其不中用也生年四十有六掌家王誠德自六月內於司禮監追職被刑比之後降更鼓房淨軍七月初旬已先永貞病故而管家婁允德掌家<sub>班</sub>丁紹呂暖殿周承恩姜永憲管上房曹文王蔡化齡李秉德王應時李大綬等料理後事其妹夫王道寧姪李芮等及心腹家人李

培等皆挾厚貲四散逃躲或報應商役或被人挈訊或改面事人今踰二年而永貞身首尚異處無一人肯爲殮埋者後王道寧偶因他事干連繫獄繫臣以骨肉大義勸勉及道寧出獄始自大興縣購其首徧澤園啓其軀於阜城關外嘉祥觀後買地瘞之癸酉春累臣蒙

恩改擬候覆間其冬道寧暴亡恐久湮無處可問遂重賞經手土工人等根尋得葬處備牲醴冥資遣僕代奠其祭文曰嗚呼痛哉戊辰孟秋既望之夕候

旨徬徨中心如刺詰朝相辭畏威覩詎意我公竟罹大厄銜抱冤誣丹化爲碧骨肉逃匿產業蕩然吞獻縣人豈特簡

編小人改面君子情遷後事之托負信誰憐荒煙權厝土  
燥多年膽彼他墳春秋祭酬嗟惟我公荒蕪爲最泉下交  
遊佳客藹藹夜臺觀書青燐是賴痛抱沉寃悲纏肝肺嗚  
呼痛哉未死若愚

朝審赴市數載奔趨路人嘆息叫天何辜屢蒙存活淚血爲枯  
黽勉作善幻視微軀六七年來敢忘厚德皈依釋門布衣  
蔬食近荷平反更生在即曾夢見公如侍公側遣僕叩奠  
寃填胸臆

聖明在上終照覆盆果得脫難當約同門擇吉卜穴改葬高原  
勒銘垂後冀慰尊魂靈其格止哽咽何言嗚呼痛哉尚饗

永貞白皙長鬢性狡慧通文能書喜讀韓非短長語極好  
談天文好說夢頻以身質言語賭重誓語最叵信貪慢猜  
險更善負心而性驕好勝自王體乾等無一人不與之恚  
怒爭競者即逆賢亦屢次委曲包容之遂自釀殺身之禍  
了無救解六年夏於富河大築房舍置園圃始將其四九  
所縊棗樹伐去於興隆寺延僧衆建華嚴道場百日以懺  
解超度之七年冬永貞逃後丁紹呂王誠德等打點家產  
進過銀八萬兩崇禎元年夏又追銀六萬兩連前次三家  
未收者通共銀二十九萬兩其南北往返各項花費及紹  
呂侵吞屋下隱埋並名下逃奴吞拐入獄被騙者不與焉

爲永貞河邊管家司鎖鑰者盛甲廠王承恩中帽局管理  
婁允德也

丁紹呂者昌平州人也少年私闖本姓芮名尚忠侍惠安  
伯張元善出入臥內嬖幸殊異亦辛丑年選入改名芮智  
復改今姓名初爲文書房徐守禰名下自盛甲廠僉書歷  
陞內官監管理與紀用賈忠貞契厚逆賢囑永貞延請做  
掌班及永貞掌內官監印一應事體資謀紹呂爲多然永  
貞猜慢自用亦多有不盡聽者惟故鄉修築并通州城內  
置產城外修橋及每年中帽局鑿散靴料銀兩皆賴紹呂  
區畫崇禎六年爲

慶陵寶頂大雨衝損將紹呂挈赴司禮監代永禎交職三千五  
百兩尋復職後以內官監管理復經營

慶陵工程至十年秋八月二十六日

聖駕親登都城徧視雉堞樓櫓奉

旨着紹呂以總理同總理馬光忻分左右幫築外羅城紹呂蚤  
夜拮据年雖老而督催有法勞可念焉十一年九月間工  
尚未完猝值彗蹂薊鎮墻子路入犯蹂躪北直遠至山東  
未敢近都城也至永貞尅扣

大工等項乾沒

今上府第包工侵蝕致陳設器具草蕪皆紹呂謀也魏良卿封  
酌中志卷之三 逆賢羽翼

伯紹呂星夜造金蟬玉蟬簪纓送之每見逆賢輒逢迎贊  
和加侯加公者此人也紹呂出自世爵家善應對有識見  
嫻兵畧夙隨元善畋獵頗通堪輿家言多智術有心計能  
尺牘文移練達事體揣事多竒中從臾永貞貪橫者此人  
既而吞貲不救且下石斷送永貞者亦此人也天啓四年  
晉書傳檄參汪文言時逆賢徃涿州永貞差紹呂馳報遂次急  
史記連文言縉紳禍始於此永貞食報而紹呂幸免豈天道乎  
紹呂與秉筆田玉契厚於體乾爲同鄉後投掌印高太監  
時明爲高選擇墳地於白家潭又徃西南安和地方大覺  
寺山場其名曰九龍山者點穴托紹呂同王國輔修造纍

臣曾聞盛甲廠王承思安民廠李艾咸云曾各製大鐵鈎  
生鐵錠用小車運至墳所以錮之益但欲奉承當道石柳  
之堅其自己職掌戎器之竅則不計也夫臣子何處不可  
埋身而必取九龍之名爲墳亦不顧鑿傷

祖陵之龍脉於高何所益耶且

先帝時當永貞烜赫之日富河之風水吉壤門戶方向皆紹呂  
當年獨力經營者而今安在哉蓋紹呂之以巧術愚人類  
如此總之未減何以家爲永貞輩自見不及此也永  
貞同列秉筆惟石元雅徐文輔皆賢心腹名下也具見本  
章經手次第中其籍貫履歷亦畧叙於後若王體乾爲大

司禮而附逆助虐亦同羽翼故與梁棟等亦漫及之  
石元雅北直雄縣人萬曆辛丑年選入皇城兵仗局寫字  
善射好畋獵不甚讀書與紀用契厚泰昌元年十一月逆  
賢奏陞司禮監歷任文書房陞秉筆掌針工局印南海子  
提督延請許秉彛爲掌家首引崔魏之交者許也每見逆  
賢即屏人語移時方出及大工興後每事崔魏面相授受  
而以許衰老不甚靠馬至七年夏嘗犯寧錦保全後呈秀  
曾有一帖復託許達賢有欲請加九錫字樣王朝用李永  
貞等亦曾親眼見之哂其諛佞逆賢默默已耳秉彛見在  
可面質也元雅亦於天啓七年九月內告辭十月內逃走

客死於外

許秉彛大興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曾侍盧太監受歷  
陞內官監總理工程提督皇木廠總催各省大木七年十  
二月被霍維華參奉

旨着司禮監鞫問該監官鄭之惠等問明具奏又奉

旨有傳遞線索陷害忠良本當重處姑從輕夾拶打六十降做

淨軍發鳳陽云云崇禎元年夏又被科臣祝世美參奉

旨提解六月入刑部獄後於都城隍廟會審少司寇丁起濬等

受其重賄以爲審無証據仍發鳳陽

徐文輔北直安肅縣人中年自宮客氏在

光廟青宮時其子國興尚幼遂延文輔在外訓教天啓元年文  
輔冒姓姜選入皇城陞管庫近侍三年歷陞乾清宮管事  
四年復本姓陞隨堂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總督四衛營  
又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文輔姿容閑雅有心計善書算  
通文理最能辯論好彈琴善射甫四載而晉秩秉筆賜坐  
蟒攬杙與馮銓之十三年詞林黑頭爰立同一躡等

先帝升遐逆賢因文輔爲徐應元照管之姪且容氏之私人也

遂差文輔同心腹名下王朝輔迎請

今上聖駕踐祚不想朝輔先退而文輔又陰叛客魏與李永貞  
共擁戴徐應元幸

上察其姦斥之降發鳳陽崇禎元年三月調南京新房閑住按

太倉銀庫戶部事也節慎庫工部事也文輔並總督之籍

先帝寵靈客魏逆猷詣兩部到任勒司官行屬禮而踞坐於尚

書之上乘八人明轎使甘蔗棍舒徐容與揚揚長安道上

其呼殿之聲比閣臣道子還雅其音清細而長彷彿

聖駕清街警蹕之聲內官外官無不下馬迴避者又強買戚臣

李承恩宅大卮屨宇其署額曰戶工總部乃工部主事王

守履所獻諛也復將

先朝公主家廟神主逼遷別處躍治不祥內臣中第一人也凡

崔魏等遞入姓名惟文輔頗能記憶一日吏部推湖廣司



官汪始亨李師沆而師沆文輔之父母官也遂亟查始亨姓名通與逆賢云此同志錄有名者遂令汪而用李攘奪如拾芥焉初逆賢既矯

旨殺劉克敬於鳳陽矣有馬鑑者克敬之照管老叔曾侍先監矩歷任乾清宮管事御馬監監督

先帝初年奉

旨選婚差回告病闌住已久逆賢喉文輔疏叅鑑任監督時所造火車銃砲不如法亦矯

旨捏賊降發鳳陽旋殺之此天啓六年夏事逆賢心腹馬昇見在可鞠也與惡同事而網漏吞舟惟賄之力今不過逆孽軍犯

近復蒙思改爲民骨肉得完聚也

王體乾者京兆北平州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爲蘇杭織造孫太監隆名下讀書正途萬曆二十八年歷陞文書房泰昌元年八月密以重賄求

西李娘娘下李進忠得充

先帝典璽局卽九月初七日生秉筆掌御用監印辦膳後喉逆賢殺李進忠以滅活口天啓元年夏掌尚膳監印及盧受發鳳陽奉

先帝聖旨着王安掌司禮監印矣而霍維華者直隸東光人時任給事中其妻弟陸蓋臣天啓元年選入之內官也爲高

太監時明名下凡宮中動靜霍最先知遂具疏劾安安再  
上疏辭候選

溫旨即出而客氏憚安剛直喜體乾軟媚遂矯

旨准安辭免將司禮監印付體乾掌之仍兼掌御用監尚膳監  
印且陞史賓諸棟等爲幫手屢有

中旨巧留客氏與逆賢比昵爲姦又外結沈淮爲謀主逐大臣  
王紀滿朝薦劉一燝等殺內臣王安王國臣等心粗膽大  
漸及

妃嬪皆體乾依阿無主持也所改天啓四年二月三十日辰時

成妃李娘娘誕生

皇第二女是時也地大震宮中殿宇搖撼有聲銅缸木桶之

水湧波震蕩凡坐立者骨軟如醉乾清宮大殿藻井內所

懸圓鏡東西北震動不定如鐸舌焉至五月初十日

太祖忌辰也體乾等不穿青素而穿青綠錦繡是日未時乾清宮

東丹墀旋風驟作將內官盥之大鐵片如屋頂方濶者盤

旋如紙片隔丹陛石欄杆之上拋擲於西丹墀鏗訇若雷

其月晦即有楊漣二十四款之疏是時汪文言尚繫

詔獄爲體乾者若肯從

國家起見據外廷謹論屏退亮逆有何難者乃輕徇掌家王  
朝用之密懇且心感客氏培植掌印遂將如許叅本不肯

字字全念以達

天聽而多方曲庇之怨

先帝孤立忠言見忌士大夫之禍從此不可收拾况又欲開廷杖之端導稱頌之路全無骨力無遠識患得患失之閣臣出四六儷語之

昔凡口奏文書之際體乾必歷指姓名幾因錢謙益黃尊素而波及無辜良可太息體乾身軀肥白蜂日臬音柔佞貪狼即自己名下如田玉等而亦巧借題目頻刻削也凡司禮監題本於年月之下上層居中排臣王體乾臣魏忠賢下層往後排臣梁棟臣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諸人蓋其媿

阿心腸只知獻諛甚非體制可惜典禮衙門亦屑越至此直可痛哭其原跡見存者可證也及刻內臣便覽復甘心讓賢居首特高一字尤可笑焉又名下李縉以蹴踘陞秉筆趙本政以深文爲乾清宮管事田維章以童稚而理刑名及維章護送

桂藩且凌虐有司而

御前牌子高永壽實同

先帝弄水馳馬扮戲至永壽覆舟淹斃幾危

聖駕此寧有大臣體耶

神廟特功令頗寬凡文書房官俱得與外廷結識往來如楊維

垣霍維華徐大化等皆

中旨起用蓋不特逆賢一人力也天啓七年八月

先帝不豫已久體乾爲逆賢畫策乘

先帝彌留之際於八月十一日

召

今上至御榻旁

先帝至音疊疊不已而是日閣揭所批

中旨有禮臣廠臣輔臣<sup>等</sup>字樣皆體乾爲庇姦固位之計原揭具

存內閣可證驗也二十日巳時永貞自

御前問安畢到忠義室直房於衣袖內取出白連四大紙<sup>包</sup>一

個內有鮮血一縷長二寸餘濶三四分似肉非肉似痰非

痰云自

萬歲爺鼻中出者凝結如筋當與丁紹呂及若愚等遍視之有

嗟嘆落淚者若愚曰此自

御前出來龍體聖恙所關不可輕看遂用紙復包一層上寫某

月某日老公

御前請出血紙包一個隨粘於屋壁高處至申時太醫院官來

問安

御前果索此血以憑計藥當即取下交進至二十二日申時

龍馭上賓體乾逆賢差涂文輔王朝輔等迎請

今上至則

先帝崩移晷矣嗚呼痛哉

先帝聖性虛明推赤心置內外臣子之腹惜體乾逆賢非宗社之器而南樂薊州涿州東光又皆濃於名利刻於報復之人梁棟齷齪不足齒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皆發迹寒微驟登榮寵天低地窄前無古人後無清議滿眼只知有富貴滿懷只知有諂諛嫉賢醜正根於性成伏法者伏法逃亡者逃<sup>亡</sup>今永貞元雅已死惟體乾文輔幸以重賄苟免平安倘至夜氣清明良心忽萌之際一追思之不知魂夢中尚有何顏面而視息人間也身死後又有何面目對越

先帝之靈於在天也鄙夫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體乾至崇禎己卯夏籍沒逮刑部獄擬<sup>斬</sup>庚辰冬死於獄真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云

梁棟宛平縣人萬曆十一年選入歷陞司禮監提督鎮守太和山天啓元年夏逆賢拔陞秉筆掌酒醋麵局印馬諫力也其兄梁植等廢錦衣衛陞都督同知以招權納賄爲賢憎惡七年秋擯棟蘇杭織造旋撤回京今故

趙秉彞北直新安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恭昌元年冬逆賢奏陞司禮監天啓七年以監官差送

惠藩陞秉筆

孫進北直晉州人亦二十九年選入

神廟時牌子王永祚名下侍逆賢最久作人寬厚陞文書房歷  
在南京守備陞秉筆閣住爲民戊寅冬黜深入進守城犒  
軍類以保全  
王朝輔原名王朝忠即所稱黑王公者北直文安縣人二  
十九年選入侍逆賢久

先帝登極後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兩司房掌銀作局司苑局印  
天啓七年陞秉筆

李明道大興縣人萬曆十七年選入陞司禮監提督南京  
守備及提督漕運皆客氏力而逆賢任之自此之外當年

曾任乾清宮管事牌子掌銀作局印於天啓七年五月差  
往錦州接濟禦膳者胡明佐也掌內織染局印者齊良臣  
也掌尚衣監印者杜永明也監督勇士四衛營掌司鑰庫  
印者王秉恭也總督忠勇營者譚敬也裴芳也提督上林  
苑監四署者吳國泰也曹承恩也掌混堂司印者李本忠  
也監督勇士四衛營者吳光成也提督御酒房者李昇也  
提督牲口房者張應詔也此人乃客氏掌班張貴之姪也  
又御茶房弓箭房之鄧汝敬王國祥鄭思瀛及懋勤殿馬  
永胡國用等總是逆賢名下皆北直人天啓元年選入日

在

先帝御前尚有暖殿侍并三年選入名下數十員不備載姓名也此外如領勅鎮守并徐應元等亦畧次於左以備考焉劉應坤北直新城縣人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最久歷陞管事同時之劉忠曰大劉公劉朝曰二劉公應坤則三劉公也提督忠勇營掌御馬監印後陞秉筆遼東鎮守便宜行事駐劄山海關天啓七年五月守寧遠崇禎己巳丙子戊寅年深入薄新城應坤設法捍禦備極心力聲畏而宵遯曹太監化淳疏稱其勞紀用北直文安縣人二十九年選入爲逆賢心腹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遼東鎮守便宜行事用粗通文字擘

慨有膽畧性孝天啓七年五月守錦州

葛九思北直延慶州人天啓元年選入逆賢名下能書精騎射陞乾清宮管事總督忠勇營鎮守宣大山西丙子秋虜深入九思死於山西某處此外如張守成李應江胡良輔等不概錄也

金良輔孟忠俱北直人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陞司禮監任文書房良輔正陽等門提督忠大壩馬房提督

楊國瑞陝西臨潼人天啓元年選入逆賢名下陞文書房南京守備

李承堯者北直容城人萬曆十一年選入孫暹名下歷陞  
內官監總理

蘇若霖者北直安肅縣人原名進忠十七年選入繇內府  
供用庫陞內官監總理天啓元年費數萬兩差徃荊州修  
惠藩府第未就因病撤回與馬誠李承堯丁紹呂等俱領

大工坐名勅書分中左右三路督催崇禎元年夏以言官參論  
承堯若霖都着司禮監拿問追職完日俱降發南京更鼓  
房淨軍誠先賢死久承堯近日亦死於南京若霖茹長齋  
於崇禎六年爲

慶陵寶頂雨損復逮北繫獄擬戍仍發南京修梵行猶頭陀也

惟紹呂尚偷視息

徐應元者北直雄縣人於逆賢爲同年同官兄事賢天啓  
七年八月陞秉筆十一月發承天後降淨軍調鳳陽按

光廟莊妃之封原因撫養

今上其薨也的係應元氣鬱所致近聞死於鳳陽人咸謂有天  
道也應元爲人不識字素無行宿娼飲博好詆譭嫚罵坐  
立傾歌脣不蓋齒形雖瘦長而眉目無神彩腰股筋骨若  
不聯屬如病初起者焉

神廟時爲管庫近侍綽號徐雌牙云蘇若霖與應元契厚鼎建  
大工時每請應元會飲差去內官即曾引見



今上於藩邸者數人而內官監總理吳德忠更與應元厚應元請爲掌家躡陞乾清宮管事如王朝用故事尋亦降處云趙進教者北直棗強縣人亦係孫暹名下逆賢應元之嫖賭弟兄因無賴隨

福藩之國秩甚卑天啓五年冬逆賢聽其密稟讒譖將

福藩伴讀崔進於進表到京之日幾置之死賴李永貞力救始免逆賢復破舊例乘

福藩差進教來京奏陞御馬監裏草欄貼場陞王帶內府騎馬看守寶月亭

先帝遊幸亦屢得仰瞻

天表云至七年夏先逆賢病死喪葬極其盛也

李實者北直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讀書正途二十九年十月

神廟點焉

光廟青宮伴讀恭昌元年八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

先帝登極後差往選

皇后天啓元年夏差往蘇杭織造實爲人朴素無文惟聽掌家樊得和孫昇等提掇衆享其利而實尸其名先因楊姜之事頗與巡撫周起元不睦及南樂通線索與逆賢而涿

州薊州等次第布穿於六年二月內逆賢勅要實空印本

着李朝欽等串謀同孫昇填寫七君子之命始斃此事累  
臣始終未見此本夫空印本既出自孫昇之手果是何人  
湊砌江南事件果屬誰手捏稿謄真事關進呈豈一人一手  
可能做得惜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

聖明石對時只辨硃墨之壓否何如竟未弔取李實從來別本  
與此本比對字跡但窺及寫真之人則自有寫稿造謀之  
人再比對原本紅字是誰所批當時王體乾梁棟李永貞  
石元雅涂文輔五人之字跡亦易認也必如是而歷歷實  
核直窮到底朝欽雖死孫昇等見存便言下明白矣乃止  
以墨跡蓋硃而指爲永貞成案永貞雖死誰心服耶至真

正捏砌填寫此本之人尚漏網倖免揚揚於

聖明之世也實原不知情降南京淨軍近亦老死人尚多憐之

王國忝者京師人二十九年選入

孝端顯皇后司禮監名下也於李永貞爲同脉謫南畿二十年  
光廟登極取回天啓元年退斥後黃緣爲大佛寺管工工完客  
氏逆賢喜之補

今上藩邸局官遂與徐應元爲一派人天啓七年八月陞秉筆  
掌尚膳監印十一月發南京後調承天降淨軍今爲民國  
忝性篤實多學能書尚氣節善治生理廣交遊胸中坦率  
無機械尖巧是以終不能容也

馬謙者宛平縣人嘉靖四十一年選入繇司設監寫字歷  
進內官監總理林廷宦女之萊戶逆賢之救命大恩人也  
謙與秉筆梁棟契厚陞乾清宮管事改名馬誠性剛直精  
曉營造虛心採納可則可否則否敢於逆賢面前持正不  
阿即內官監之掌印宋晉李永貞咸改容敬憚之  
大工門閣三殿初萬曆年間馮御史嘉會掌河南道時大家估  
計所需三千萬計工二十年至天啓年間鼎建與馮少司  
馬亦預估計樽節乃所費不過六百萬誠區畫詳妥任勞  
任怨却寒暑雨未之少懈不四五年克臻厥成勞難泯焉  
惟曾與總理戴福壽汪良德管理翟應奎有隙幾置之死

人多少之誠於天啓七年春病故享壽將近八十富寵服  
食亦極內臣之貴何其生樂死安得報康吉如此抑前世  
種德因而今生逸樂耶亦不可知已紀用石元雅俱兵仗  
局出身好武勇劉榮兵仗局居住管理其名下馬獻祥掌  
關防掌司也凡

祖宗以來庫藏中所蓄刀劍鎗銃一切武器最利最精者逆賢倚  
勢索取甚多且轉賜心腹名下胡明佐齊良臣葛九思劉  
應坤楊朝陶文等并姪魏良卿及甥傅應星等無算陶文  
亦兵仗局管理加以李朝欽紀用提擬於逆賢左右此所  
以利亦在手逢着便害也

黑頭爰立伎倆第十六

涿州去京師百餘里其涿州娘娘宮中咸敬事之中官進香者絡繹馮相銓其里人也自萬曆癸丑登第少年詞林美容公子人多慕之值

神廟靜攝久交通禁弛是以中官多請馮入

皇城西苑遊船北臺遠眺牲口房看虎椒園賞蓮自此中官

咸知有小馮翰林矣天啓甲子春逆賢進香涿州時馮被

劾家居跪謁道次迎送供帳之盛傾動一時且涕泣陳白

其父盛明之冤爲東林陷害逆賢憐其嬌媚心已許之後

楊都憲有忝逆賢二十四罪之疏逆賢寤甚內營救於客

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而復求助於外廷馮因  
具書於逆賢之姪良卿極言外廷不足慮教之以行廷杖  
興大獄以勅制之又時時鑽刺得外廷情事密報逆賢使  
為之備逆賢感之刺骨及汪文言再入  
詔獄馮與霍維華李魯生楊維垣崔呈秀朝夕計議羅織多人  
密封付良卿轉送逆賢皆李朝欽李永貞涂文輔折念逆  
賢聽畢令朝欽付東廠聽記者暗授許顯純顯純一一請  
教而後行又與大金吾田爾耕最暱每促膝夜語即親近  
僮僕不得與聞南樂通逆賢之後思得後勁念馮曲意承  
事因屬意焉而李魯生李蕃又贊助之馮遂將綸扉故事

一冊密託良卿轉致逆賢逆賢問在何處良卿曰在  
先帝前點綴冷語曰甘羅十二為丞相我  
朝卜相亦曾不次用人不拘拘資俸云蓋未入相之時已久入

逆賢幕矣初在講幄時或與良卿傳應星深談或託爾耕  
通帖札機鋒顯露南樂聞而忌之欲阻其枚卜具帖於逆  
賢逆賢以不拘資齒答之馮入相後漸聞其事啣之遂與  
呈秀爾耕等譖南樂於逆賢謂有二心南樂從此謝政歸  
矣馮之大拜不盡繇南樂者此也馮喜修容止凡入朝衣  
箱內隨靴兩三雙鮮衣數襲沿途頻刷靴塵行步自顧其  
影抵鏡不離左右官帽補服極其華麗性愛古玩而學識

目力不逮託心腹長班劉四號次庵者代爲哀歛凡京城  
世家有名物堪賞鑒者必百計取之凡出閣回寓則古董  
玩好法書珍玉羅列滿室而嬖妾變童清客狎友殆無虛  
席李永貞嘗嘆曰內相有涂文輔外相有馮振鷺時事可  
知矣謂其躡等趨拜內外同也逆賢已出妻馮氏雖流寓  
蕭寧稱自涿州移來疑馮踈族也是以凡馮侍講筵時逆  
賢脉脉矚目有微時敵劍之思用馮之故亦在此乎馮素  
恨張我續誓欲報復屢有書啓達逆賢逆賢回啓有云宮  
府原爲一體忠孝本無二致李永貞筆也其來啓用護封  
圖書眷生南紅帖內以白面閣揭爲副啟寫真如勅稿式

李永貞涂文輔與侍側者耳目最確也其害熊經畧廷弼  
者因書坊賣遼東傳其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奔逃  
一節極恥而恨之會妖弁蔣應賜事發於講筵以此傳出  
袖中面奏致熊正法其實與貫沁丁相公無與也彼時閣  
中擬入

聖諭歸乾斷於

先帝體乾永貞文輔會議曰分明是小馮兒與熊家有供在講  
筵害他與

聖上何干遂於原稿上奏請

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諸袖中字樣其後御史趙胤昌吳裕中

皆有疏叅賈池而馮先使私人田景新嗾吳曰內意薄丁矣可亟叅之又布線索於逆賢云吳是熊至親志爲熊報仇不可放過逆賢遂矯

中旨杖殺之批本者李永貞唱令重打者王體乾然造謀者實馮也馮與田爾耕魏良卿傅應星等恒醉酣歌舞往來無忌崔呈秀與逆賢看工之際屏人譖之馮知之謀於李魯生霍維華楊維垣輩乃造三案以錮諸賢書成逆賢見有呈秀姓名無已稱美心甚恨之而從前愛緣盡釋矣馮遂不能立朝而張我續始駸駸用事矣揚州知府劉鐸素嗜酒丙辰廷對日偶過醉對策失格致失昂甲雖能文善書

識者已知其疏放難令終矣適矮僧壁上所粘五七言律詩俱歐陽暉所作所寫不過借鐸圖書私用耳奈馮私人魯生維華輩視爲奇貨嗾田爾耕借緝事入

告鐸遂不免於禍矣人知事由張體乾谷應選田爾耕薛貞等

孰知造謀害江右人者亦從馮發端乎馮母之迎養於京

中也良卿應星等皆如子姪禮惟爾耕更親密如嬌婿焉

及冬相母自京旋琢沿途公館鋪設如候逆賢例豪奴武

僕都穿紵絲蟒衣大紅天青官綠月白玄色醬色燕青等

色各四人或六人或十人執械乘馬屬索鞭馬頭帶貂鼠

帽或擺對於前或擁衛於後旗幡蔽日金鼓震天威若天

神相母轎右所懸刀劍并所列珣戈半為逆賢良卿各贈物也其姬妾美婢乘軒者二十餘人靚粧彩服燦若雲霞遠近奔看者雜遝募化者如蟻凡逢過者即皇華勸進欽使進貢之臣無不停驂讓行然長年曉事者竊笑其非復中州逃難狼狽狀矣凡馮京中所蓄古玩重器甚多修三案時或載其一疏除其一疏或增損某姓名皆以賄成其積皆賈頻從入京載米之車載去而母歸所隨箱槓不與焉其家所置田園盡佔膏腴而花木之奇遠逾禁籞蓋多藏寶鏹為畿甸第一家也崇禎二年科臣李過知於馮贓罰庫得逢下卯送逆賢祝壽詩百韻具疏入

告其家食時款如此則在京之行媚又當何如是年冬虜薄都城涿為輔郡馮捐貲守禦時取紅夷砲抵京馮恐為虜所奪倡首挺身同眾護砲至京有疏又一疏力救郭鞏或有嘉其義俠者然其意實欲借此為善後計耳識者已窺其耿耿之謀矣洪涿州娘娘極為靈應何為生此禍本害

朝野豈天運劫數使然乎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皆天地不正之氣又癸辛雜識青藤山人路史咸可證也吁以如是之人而為揆席又何恠乎舉國若狂也

哉悲夫



纍臣曰、鄭歌後明于自知、甘羅世不多見、夫幼童為文信所  
嬖、尚有使張唐之能、今狡貌為逆賢所憐、止成害熊之慘、既  
創造三案于固寵之日、復獻壽百韻于退閒之時、穢德孔彰、  
綸規埽地、後之覽者、當撫茲三歎云。

酌中志卷之四

明寺人劉若愚著

內臣衙門職掌第十七

凡職掌錢糧數目  
備載大明會典

皇明祖訓所載設立內府衙門職掌品級立法垂後亦盡善盡美  
惟是間有

祖訓所未及載或載而未詳者謹譜次梗概於左按內府十二監

曰司禮曰御用曰內官曰御馬曰司設曰尚寶曰神宮曰

尚膳曰尚衣曰印綬曰直殿曰都知又四司曰惜薪曰寶

鈔曰鐘鼓曰混堂又八局曰兵仗曰巾帽曰針工曰內織

染曰酒醋麵曰司苑曰浣衣曰銀作已上總謂之曰二十

四衙門也此外有內府供用庫司鑰庫內承運庫等處亦  
臚列於後以備考焉

司禮監

掌印太監一員秉筆隨堂太監八九員或四五員設有象  
牙小牌一面長寸餘每日申時交接輪流該正凡每日奏  
文書自

御筆親批數本外皆衆太監分批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  
楷書批之間有偏傍偶訛者亦不妨畧爲改正最有寵者  
一人以秉筆兼掌東廠掌印秩尊視元輔掌東廠權重視  
總憲兼次輔其次秉筆隨堂如衆輔馬皆穿貼裏先斗牛

次陞坐蟒先內府騎馬次陞橈杙祿米每陞一級則歲加  
米十二石各家私臣曰掌家職掌一家之事曰管事辦理  
食物出納銀兩曰上房執掌箱櫃鎖鑰曰掌班領班鈐束  
兩班答應官人曰司房打發批文書謄寫應奏文書其下  
則管帽管衣靴茶廚房打聽官看莊宅各瑣屑事務也其  
餘大小衙門遇有應題奏事情皆先關白司禮監掌印秉  
筆隨堂而始行凡

御前親近大內臣如乾清宮管事曰打卯牌子其秩亦榮顯猶  
外廷之勳爵戚臣然皆得掌各衙門之印視其寵眷厚薄  
而

欽傳畀之不拘資次

司禮監提督一員秩在監官之上於本衙門居住職掌古今書籍名畫冊頁手卷筆墨硯綾紗絹布紙劄之類各有庀貯之選監工之老成勤敏者掌其鎖鑰所屬掌司四員或六七員佐理之并內書堂亦屬之又經廠掌司四員或六七員在經廠居住只管一應經書印板及印成書籍佛藏道藏番藏亦佐理之自提督之下則監官典簿十餘員第一員監官提督

皇史

音成

成

并新房候轉提督俱輪流該班在廊下家宿專理

皇城內可應禮儀刑名鈐束長隨當差聽事各役關防門禁

至逆賢擅政時令與文書房輪挨過雙月十六日前往教場比試應襲武職其次六科廊掌司六員或八員分東西兩房管精微科內外章疏及內官脚色履歷職名月報逃亡事故數目其次人數或十員或八員管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官職級姓名撰寫每日傳行

聖旨稽察門禁鈐束當差聽事題奏應行禮儀應頒賞賜其次

六科廊騰黃寫字一員其次管賞寫字則按節令挨次題稟禮儀文書及賞例或百餘員或數十員分兩班四撥每撥若干人其班按十二支輪之曰頭頂整一日過夜曰守早從卯至申曰守晚從申至次日天明曰末頂整一日過

夜方得下班歇息四日也凡遇

聖駕朝講遊幸穿麟補紅襖或青襖或青襖或青襖執藤條攔擋者皆掌司人數寫字也或轉經廠司禮監掌司者則每撥內另有一種衙門寫字共十餘員挨補而已自提督至寫字俱穿襖襖凡出入

皇城各門俱門軍接與擋道自內書堂奉

旨派撥者名曰正途其次或乞恩奏保改陞者亞焉按

祖宗舊制必依照

欽錄姓名挨次魚貫陞轉罔敢攬越自逆賢擅政盡將歷練老成之人擯斥殺害或左遷宮內御司房或退出於冷淡衙門

林衡等署西山小墳園三場十庫及天啟七年春復典撥於

代府於新之國之

瑞惠桂三府今概蒙

聖恩召復凡有力者雖漸有生色其實典禮衙門挫折損體恐終不能復

祖宗一定之舊規也惜哉如欲內廷有真正忠良材品必先將內書堂振刷優選聰明穩重慈善之人加意訓教以儲十餘年或二三十年之後大用可也奈天啓年間有誰肯仰全

聖德保全

國體惟刻意報復沉酣寵利內則注精神於媚嫉外則不痛戒於覆車苟植私人罔有卓識大率兩目熒熒患失而已謂之朝不及夕者非耶至一旦失寵退閒後浪又催前浪天家人才性命那堪頻遭帶累摧折乎况又多閭閻幼穉志在安飽誇耀却傭奴視父叔習俗移人雖賢者難免或有特達識見迥異流輩者必羣起而非謂之或乘機而擯害之總之孤陽不勝自古已然非止今日非止一人也吁

文書房官八員或十員雖穿襖徹其實

祖宗設立原是遴選二十四衙門

山陵等處有學行才識者委用職掌通政使司每日封進本章

并會極門京官所上封本及在內各衙門奉天下各藩府本封有大小濃淡之不同文書房各以名銜前後分管之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

旨意聖諭御札俱繇文書房落底簿發行所以如今凡掌司陞轉文書房者概削去司禮監銜都借列內官監銜其呈稟文書具見經手次第中然不過逆賢時如此耳先時從公挨轉雖非外衙門選擇委任尚可觀也而逆賢盡行斥退信用自己名下間有一派少不更事之人非制也按舊制後右門即雲臺右門之北隆宗門之南坐西朝東房一連原名協恭堂每日早晨或非朝講之日及申時後掌印公

過司房看文書秉筆隨堂人各有室挨次細看先看文書  
房外本次看監官典簿文書自逆賢竊柄其規矩蕩廢無  
遺所以事事苟且萬曆年間先監過司房例印公穿直身  
率秉筆等都是單身入室其親信掌班人等一人不得入  
機密禁近理應如此奈王體乾黨附無骨而逆賢不識字  
遂公然於乾清宮大殿上看文書或懋勤殿板房看文書  
硬拆實封高聲朗誦又挨次到各人直房那一家管文書  
看文書看直房掌班司房官人肯不出宮門不張權勢者  
乎不過司房誠訛政也如欲

君德昭明左右得人須先振刷內書堂起欲章疏不洩漏權不  
旁落須有好明白印公不徇私不憚勞仍復早晚過司房  
之舊制始如欲真才柄用中外不水火須大破逆賢積習  
爲官擇人不爲自己子孫擇官始在

聖主自無一番一番如傳舍用人之理在內官亦聞風觀感勇  
於爲善庶免本官勢倒連累退作之患此必得虛明爲國  
淡名利忘報復之人柄政當朝立賢無方庶可辦此若只  
悠悠忽忽張三敗了便將他支派退淨李四敗了又如此  
趙大王二又如此縱有真心爲

國束身自好之品恐亦孤掌難鳴也東海逝波其奈之何哉  
凡

御前面考隨堂秉筆自崇禎元年冬

欵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鄭太監之惠曹太監化淳中式始至十二年夏季李太監承芳署司禮監印時其名下顧三聘者亟圖速化遂密託已之名下王建鼎代作選於衆時藝一篇被巡緝官發其事李遂不得已奏知

聖主立將三聘責斃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墻舖其年秋李禠職逮獄偶言及於此累臣曰重懲三聘甚當李曰何也累臣曰彼草野寒士或迫於家貧親老行險徼倖世所間有罪不至死今三聘職叨典禮於

御前面試乃敢藐視憲典迫挾名下任性冥行至此便是犯一

欺字了於臣子之誼安乎嚴懲處死不爲苛也

### 內書堂

內書堂讀書自宣德年間創建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後以詞臣任之凡奉

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本監

提督總其綱掌司分其勞學長司其細擇日拜

聖人請詞林衆老師初則從長安右門入北安門出後則繇北安

門出入每學生一名亦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爲束脩

至書堂之日每給內令一冊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

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次第給之又每給刷印

影倣一大張其背書號書判倣然判倣止標日子號書不點句也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書自讀其原給官書故事而已派年長有勢力者六人或八人爲學長選稍能寫字者爲司房凡背書不過寫倣不堪或損污書倣犯規有罪過者詞林老師批數目付提督責處之其餘小事輕則學長用界方打手重則於

聖人前罰跪再重則扳着幾炷香扳着者向

聖人前直立彎腰用兩手扳着兩腳不許體屈屈則界方亂打如雨或半炷香一炷香其人必眼脹頭眩昏暈僵仆甚至嘔吐成疾者此最酷最不近理之法也凡強凌弱衆暴寡

長欺幼者每賄託學長借公法以報私怨此第一種套所宜痛革者也嘉靖年間讀書官人有年少貪睡者散學時人叫不起遂鎖在內半夜聞有呼殿聲儀衛甚衆云

聖人到搜得此官人

聖人曰既得見我可謂有受教之分視有何書取來我親教之

不意案<sup>上</sup>正有大統曆一冊乃指誦一週至天明衆入向人

言如此試令背誦一字不差又姜淮者年少有口值殷太

史士儻教書偶不在室淮戴其紗帽束其帶<sup>銀</sup>正在室中搖

擺作勢殷猝至淮不知帶插橫解法殷頗不懌淮曰師父

還繫玉帶哩此銀帶何足貴殷笑而釋之歸寓向夫人備



道相笑萬曆初殷入相東王夫人尚記憶淮名白殷託馮  
太監保察之淮現任御馬監奉御隨令赴殷寓拜見師母  
殷山東人罷相致仕時淮送至天津始回此讀書官人遇  
令節朔望亦放學一日其每日暮臨散即排班題詩不過  
雲埃風輕之類按春夏秋冬隨景而以腔韻題畢方擺列  
魚貫而行人有不知誤亂攬越者必羣打詬辱之別衙門  
官遇學生擺班行走必拱手端立讓過即司禮老公過之  
亦然凡各衙門缺寫字者即具印信奉奏討奉  
旨撥給若干名即挨名給散至逆賢時此制大壞無餘殊可嘆也  
凡內書堂官人已撥散將完無人讀書該監題知於二十

十四衙門官占官下及監工改讀書以補之其實事久弊  
生冥頑貪詐或粗橫克猾總非作養賢才良法也如欲痛  
改前轍只在

聖主右文主持於上好印公提督掌司振飭於下不容教不憚  
煩詞林老師激勸於外不倚勢有良心年長曉事學長應  
之於中不三五年即有成驗十年內外

國家自享真才之用消玄黃之戰於

廟堂行無疆之福澤於億世惟在位者加意何如耳

### 禮儀房

禮儀房署在東安門外舊都府草場之東向南提督太監

一員掌印或秉筆攝之掌司數員寫字管事數員本房長隨數員掌管一應選婚吉禮每年春夏秋冬四仲月選乳媪生男十口生女十口月給食料在奶子府居住凡宮中有喜鋪月子房則生男生女各一二口在文華殿外西北臨河之小房住及報生

皇子則用生女奶口

皇女則用生男奶口彌月剪髮百日命名及請髮留髮入囊

冊立

冊封選妃打扒角選駙馬一應禮儀皆經理之

中書房

中書房掌房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係司禮監監工年老資深者揆轉專管文華殿中書所寫書籍對聯扇柄等件承旨發寫完日奏進

御前凡宮中糊飾如不放外匠便只是監工并學手藝牌子糊飾揆轉此處并御前作至貧老無倚則發外經殿看守以待斃焉凡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故後各有牌位送外經殿供安各有影像送西直關外大佛寺供安看殿監工守寺僧人侍香火不絕也

御前作 作讀平聲

御前作掌作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亦是監工年老資深者

挨轉專管營造龍床龍桌箱櫃之類合用漆布桐油銀硃等物料奏准於甲字等庫關支已上二處亦掌印或秉筆提督之

司禮監外差

南京正副守備太監二員關防一顆其文曰南京守備內官關防護衛留都爲三千里外親臣轄南京內府二十四衙門

孝陵神宮監掌印等官奏進

神帛鱗魚苗薑等鮮各衙門印文比北京各多南京二字

孝陵神宮監掌印太監一員別衙門可陞不拘司禮監也轄本

陵僉書掌司及誦發種菜淨軍人等

天壽山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轄十二陵掌印僉書工部廠掌司等官凡每年清明節親率各陵掌印來京奏添土木每歲辦進松花黃連茶核桃榛栗等果各陵皆有瞭果廠在京

鳳陽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護衛

皇陵轄僉書數十員兼管高牆犯宗

湖廣承天府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轄僉書數十員轄承德荆襄地方護衛

顯陵徵收籽粒每年進茶扇葛布香茶手巾

太嶽太和山即武當山也鎮守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轄均州等處經管本山香火鈴制羽流辦進柳梅鷹嘴筍鴛山茶等件

正陽等九門提定等七門正副提督二員關防一顆已上六處秩在文書房監官之上并

孝陵掌印各有

勅諭又

正陽等門掌司一員秩視六科廊然不隨內轉缺則補之近已裁革不補

大壩等馬房正副提督太監二員有

勅諭關防秩在文書房之次外衙門官亦間任之

蘇杭織造太監一員亦有

勅諭關防秩視秉筆而安逸尊富過之萬曆年間惟孫太監隆先監之同年也多學善書曾刻通鑑總類中鑒錄等書所造清謹堂墨款致精巧猶方于魯程君房而劑料精細爲殊勝焉

神廟最愛重之今不易得也隆在蘇杭年久又以暇日重修西湖蘇堤從容儒雅益事辦而民不擾大得東南民心至今思之未艾也掌印王體乾秉筆王文政皆隆名下也

今上即位憫東南財物凋敝特停止不差

東廠

東廠自

成祖即位永樂十八年始置其外署在東安門外迤北提督太監一員關防一顆其

勅諭最爲隆重凡內官奉差關防皆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此處

篆文曰

欽差總督東廠官較辦事太監關防自泰昌元年九月

先帝登極後歷掌東廠者鄒義沈蔭宋晉也至天啓四年春逆

賢掌廠其年夏李永貞偶分批東廠一疏纒臣見面上關

防因稟永貞曰此廠如何尚用舊鑄之關防耶永貞曰何

謂也纒臣曰自天啓元年以來凡各省直學提道關防俱

因避

御名題請改鑄此臣下尊

君之體不恣缺者東廠係內府親近衙門何三四年尚用舊關

防無人題請改鑄可乎永貞始竊嘆曰老爹素通六書可

識謂體即轉白逆賢逆賢曰真字我尚不識這篆字誰能識

得隨令廠司房呈稿具題改鑄更官較曰官旗也及六年

以後內臣紛紛出鎮值陶文討鑄關防不過曰內臣內官

足矣不意閣票欠詳

先帝御票於閣票內誤增太監二字王體乾等不達體制含糊

酌中志卷之四

內臣衙門

奉行未之奏正聞近日鑄給者亦多稱太監各人原疏可証也本廠設有掌貼刑千百戶二員掌班領班司房四十餘名圓帽皂帽穿直身十二夥管事圓帽襖襪皂靴其擋頭辦事者百餘名分子丑寅卯十二夥圓帽襖褶白靴番役千餘名外署大廳之左小廳供岳武穆像一軸廳後磚影壁雕狻猊等獸狄梁公斷虎故事存此者良有深意也大廳之西有祠堂內供從來掌廠職名牌位前有坊曰百世流芳稍南有獄一處凡重犯則繫獄輕犯干連則在署外之店也署西面有門以通出入向南大門不恒開也近年將西門改墻而井中水無故泛溢是以鄭太監之惠李

太監承芳相繼禡職逮刑部獄人咸以爲宜仍開西門爲妥云凡中府等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拷訊重犯本廠皆有人聽記其口詞一本榜打數一本於本日晚或次早奏進每日訪看兵部有無進部有無塘報京城各門皇城各門關防出入俱有事件奏聞或地方失火或雷擊何物亦奏聞之又每月晦日奏報在京雜糧米荳油麵之價此

祖宗以來良法深意欲

九重之上覽物價之多寡即可知農歲之豐歉以商賈之通塞便可知道路之夷險總留意民岩第一義也凡

皇城禁地人命亦皆有事件其內署在東上北門之北街東  
混堂司之南萬曆初年馮太監保奏建古槐森鬱廨宇肅  
然凡各處辦事打來事件皆到內署先見廠公心腹內官  
發司房刪潤謄奏逆賢擅政是時所獨信任者李朝欽耳  
初天啓元年二月因奴虜之患將玄武門外入賣貨物大  
市奉

旨那改於東安門外戎政府街民間謠曰大市去矣至七年春  
皇極等殿告成復奉

聖諭前朝後市之義仍將大市移入玄武門外是時

先帝違和久逆賢因飭夜禁被巡捕提督張體乾一言所激曰

夜巡非不緊奈有內裏犯夜巡軍那敢問又因客氏之母  
路遇一醉內官爭道惡罵馳去逆賢大怒遂猝布旗番即  
於初三日晚捉得犯夜內官陳烏眼等十餘人聽李朝欽  
之言乘大市之說逆賢親自到內廠東將犯夜內官各狠  
打一頓有降發鳳陽者有發南海子者致死於路者數人  
逆賢坐板由玄武門入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  
凡在河邊居住掌家皆望塵跪伏道傍俟過方起其市上  
買賣人觀看亦有叩頭匍匐候過而方起者此逆賢肆毒  
作威之末一着也內署有匾曰朝廷腹心有至聖堂有井  
其掌廠公宮中直房有

欽給密封牙章一枚凡事件應封奏者以此鈐封逆賢擅政更造一差大者曰東廠密封凡在賢左右念奉章事件者蘇雄陳福壽李朝欽裴有聲也每日清晨叩頭傍立挨次回通奉封奉票奉話音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三人也如孫進郝隱儒等概不聞也凡

先帝御前奏念事件亦止此三人耳李朝欽等亦不能到也

### 內官監

內官監掌印太監一員其所屬有總理管理僉書典簿掌司人數寫字監工自典簿以下分三班宮中過夜每班掌司第一人曰掌案所管十作讀平曰木作石作瓦作搭材

作土作東行

杭音

西行油漆作婚禮作火藥作井米鹽庫營

造庫皇壇庫裏水窰金海等處凡

國家營建之事董其役凡

御前所用銅錫木鐵之器日取給焉外廠甚多各有提督掌廠等官真定府設有抽印木植管理太監一員則內官監之外差也四年一換只有奉監公文無勅書關防及寶坻縣收籽粒西湖差大石窩白虎澗等處各有提督俱外差也凡內外修建分封

藩王府第亦是管理外差須數萬金營求方能到手領

勅書關防前去工竣即回如天啓元年湖廣衡州府修



桂藩府第管理翟應<sup>魁</sup>通銀四萬未能得黃用費五萬即得之  
餘差可以例其多寡矣無惑乎

桂藩地基不堅殿宇傾塌也凡

大行皇帝

皇后陵寢

妃嬪

皇子女薨逝修造墳塋及完婚修理府第皆其職掌天啓元

年春

慶陵工興

御前所發帑銀五十萬即有分侵八萬者矣欲堅美完善得乎

至七年春

今上大婚禮成藩邸殿宇及陳設器具俱塗飾草率皆李永貞

聽丁紹呂之言貪其侵冒包工了事漫不加意之所致也

可恨極矣永貞伏法而經管員役漏網謂非孔方之力也

誰其信耶

御用監

御用監掌印太監一員裏監外監把總各一員猶總理焉

有典簿掌司寫字監工凡

御前所用圍屏擺設器具皆取辦焉有佛作等作凡

御前安設硬木床桌櫃閣及象牙花梨紫檀白檀烏木鸚鵡木

酌中志卷之四

內臣衙門

七

雙陸棋子骨牌梳櫛螺甸填漆雕漆盤匣扇柄等件皆造辦之

仁智殿有掌殿監工一員掌管武英殿中書承旨所寫書籍畫扇奏進

御前亦猶中書房之於文華殿中書也

### 司設監

司設監掌印太監一員有總理僉書等官如內官監所職掌者鹵簿儀仗圍幙褥墊各宮冬夏簾涼蓆帳幔兩袱子兩頂子大傘之類事最煩苦遠不逮御用監內官監有贏餘肥潤也如遇

御前打點庫藏檯箱則此三衙門之人皆任重擡運不敢憚勞

### 御馬監

御馬監掌印太監一員有監督提督四衛營勇士小廝有監官有典簿掌司寫字拏馬等官有象房掌房等官牙母象九隻各居一房缺則奏於外象房改補金鞍作長隨房等處有各灘監工本監象房之東有裏草欄草場皇城之外有天師菴草場舊都府草場天啓六年夏舊都府草場失火逆賢督率內外官員軍士人等救撲三日始息都城東北有大壩等二十四馬房大壩城垣逆賢重創一新李魯生巡青疏所諛者是也凡逆賢出外到此則於城樓上

陞座飲酒至夜則花砲巧線盒子烟火之類皆在城下放  
看如元宵焉

### 神宮監

神宮監掌印太監一員司禮監監官或文書房無力者陞  
之有僉書掌司十餘員在端門之左

九廟在馬四孟之朔

聖駕親享焉正旦節及別朔或遇日食則改卜於初五前後行  
之其餘節令祀事惟謹即外

太廟也其地無敢畜犬者萬曆年間掌印杜用養一獬豸小  
狗最爲珍愛東廠李太監後訪知之指爲違禁不敬聲欲叅奏

用費千餘金方能得免

### 尚膳監

尚膳監掌印太監一員光祿寺西門提督太監一員西華  
門內裏監總理一員管理僉書掌司數十員寫字監工及  
外牛房羊房等廠監工百餘員而擡供養官撥子長隨各  
數十員光祿寺涼樓醫房逢七等項各有監工坐家名色  
職掌造辦每日早午晚

奉先殿供養膳品

乾清宮等宮一號殿仁壽宮等處宮眷月分厨料各有差等凡

在

御前掌印秉筆管事牌子暖殿近侍及外之內閣文華殿武英殿中書畫士桌兒銀兩咸光祿寺職掌用典簿關防緘封每月酒飯一桌折銀十兩有奇半桌者五兩有奇到每月晦照

欵賞數目坐名頒給之光祿寺志可攷也凡遇大典禮

萬歲爺陞大座則司禮監督催光祿寺備辦茶飯鐘鼓司承應九奏之樂有所謂炮鳳烹龍者鳳乃雄雉龍則宰白馬代之耳至如南京等處進到各樣品鮮皆屬收納天啓以前凡聖駕每日三時所進之膳俱司禮監掌印秉筆掌東廠者二人輪辦之近年改繇此監亦節省意至十三年復會司禮

掌印掌東廠秉筆照先年例按月輪流辦膳仍遵

祖制也

### 尚寶監

尚寶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官可數十員職掌御用寶璽勅符將軍印信其所可知者尚寶司所領寶璽曰皇帝奉天之寶郊

天齋醮用之曰尊親之寶上

尊號用之曰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與

藩府用之曰誥命之寶曰勅命之寶曰廣運之寶則用之最多也曰御前之寶則宮中庫藏箱鎖用之曰御藥謹封則牙

刻者也御藥房用之凡

勅命遠出者仍用一黃紙封套上下悉用一牙刻方寶封識之  
其文曰冊符出驗四方其餘寶咸玉刻也凡寶皆內尚寶  
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  
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歲用寶色銀六十餘兩  
工部虞衡司辦進別項供億不盡載也其餘寶璽尚多不  
恒用也天啟甲子冬河南巡撫程紹遣副使張夢鯨進到  
寶璽玉質瑩潔款制渾朴其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似小篆不甚古角無刊缺的非秦璽想是宋元時偽造者  
惟閣臣魏廣微誇大其樣慙思逆賢播告中外以為此璽

之進正在萬方慶祝之前又值

朝政維新之會顯是瑞應實所以熒惑

先帝受賀稱慶藉肆報復云

印綬監

印綬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掌司數十員職掌古今通集  
庫并鐵券誥勅貼黃印信圖書勘合符驗信符諸事及南  
京解到文武誥軸凡追奪誥命交納本監會同該科給事  
中中書舍人於勘合底簿內附寫為事緣由類於本監後  
小門之西灣河墻焚化

直殿監

直殿監掌印太監一員簽書等官數十員職掌皇極建極中極武英文華殿庭樓閣廊廡洒掃之役最勞苦冷局無大廳公署也

### 尚衣監

尚衣監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掌司監工數十員掌造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之事兵仗局之南舊監庫之北即奉監裁縫匠役成造

御服之袍房也又名曰西直房萬曆時凡造

上用袍服之裏合用杭湖等絹例具尺寸數目於掌東廠太監處取辦之不知今尚如此否也萬曆三十二年冬

御前偶失珍珠袍一件

神廟震怒命先監矩親至袍房拷問數次時掌管內官王乾王進王保三人素不睦而互訐陷之先監怒其愚狡察其寃而憐之竟不爲

嚴旨所拘再四撻鞠了無盜袍證據時王進孱弱被掠病亡而王乾等奉

旨降淨軍結局其後又數年宮中有人云此袍是一貴顯宮女偷出付其答應內官拆碎變賣人始追感先監之明允淑問也倘希指鍛鍊則支連蔓引含冤而死者寧能再生也乎益知執法者凡事宜虛公詳慎可也

都知監

都知監掌印太監一員不甚貴顯餘者皆平監寫字長隨各有青紅執事衣服凡

聖駕出朝謁

廟等項在前警蹕清御者即此監之官也聲清而韻長手執骨朶身穿鸚哥等補服戴平巾或官帽亦有穿圓領襖徹者其人極寒苦難以陞轉下下衙門也

惜薪司

惜薪司掌印太監一員總理管理數十員僉書掌道掌司寫字監工數十員各外廠監工又數十員專管宮中所用

柴炭及二十四衙門

山陵等處內官柴炭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開玄武門放夫役打掃淨車及擡運堆積糞壤每歲春暖開長庚蒼震等門率夫役淘浚宮中溝渠正旦節安彩粧凡遇冬寒宮中各銅缸木桶該內官監添水添安鐵笏其中每日添炭勿令火缺以防冰凍備天災候春融則止皆惜薪司事也凡

御前各宮所用紅蘿炭者皆易州一帶山中硬木燒成運至紅蘿廠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荊筐用紅土刷筐而盛之故名曰紅蘿炭也每根長尺許圓可徑二三寸不等氣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如曾經伏雨久淋性未過盡而火氣大熾

多能損人條令眩暈昏迷發嘔大人尚可

皇子女幼小何堪又宮中咸木做地平墻壁多缺土氣凡乳母畏寒

皇子女或中此毒不覺屢致薨夭良可痛也順天府歲供糯米一十五石一斗永平府歲供紅棗一萬五千五百七十觔於紅羅廠交納之廠中舊有香匠塑造香餅獸炭又塑造將軍或福判仙童鍾馗各成對高二尺許用金彩粧畫如門神黑面黑手以存炭制名曰彩粧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安於宮殿各門兩傍此亦歲暮植將軍炭於門傍之遺意也至次年二月初二日仍擡歸本廠修補粧新臨年

節再安逆賢擅政則各增而大之所費百倍於前傀儡體做法高八九尺丈餘不等穿以真正綾絹紵細佩以真正弓矢兵器鬚眉直豎猛惡如生又恐無知之人戲弄損壞凡該地方近侍必明燈看守雖冰雪寒夜不敢遠離必交接明白人人敢怒而不敢言也凡隆德等殿修建齋醮焚化之際用楊木長柴宮中膳房用馬口柴內官關領則片柴也外有北廠南廠西廠新西廠新南廠等處各有掌廠僉書監工貯收柴炭以聽關支

### 鐘鼓司

鐘鼓司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數十員司房學藝官二百餘



員掌管出朝鐘鼓凡

聖駕朝

聖母回及

萬壽聖節冬至年節陞殿回宮皆穿有補紅貼裏頭戴青攢頂  
綴五色絨在

聖駕前作樂迎導宮中陞座承應凡遇每年重九日登高

聖駕幸萬歲山端午鬪龍舟插柳歲暮宮中驅儼及日蝕月蝕

救護打鼓皆奉司職掌西內秋收之時有打稻之戲

聖駕幸旋磨臺無逸殿等處鐘鼓司扮農夫饑婦及田畯官吏

徵租交納詞訟等事內官監等衙門伺候合用器具亦

祖宗使知稼穡艱難之美意也又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

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說笑話之

類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粧扮

者備極世間騙局醜態并閨闈拙婦駸男及市井商匠醫

卜星相刁賴詞訟雜耍把戲等項皆可承應又御用監及

武英殿畫士所畫錦盒堆則名花雜果或貨郎擔則百物

畢陳或將三月韶光富春山子陵居等詞曲選整套者分

編題目畫成圍屏按節令安設總皆

祖宗原因

聖子神孫誕於宮壺之中長於阿保之手所以製此種種作用

無非廣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之意也。猶歟。盛哉。意淵微矣。又上元之前。或於乾清宮丹陛上。安七層牌坊燈。或於壽皇殿安方圓鰲山燈。有高至十三層者。派近侍上燈。鐘鼓司作樂。贊燈內府供用。庫備蠟燭。內官盥備奇花炮。巧線盒子烟火。火人火馬之類。誠所謂瞬息之樂粧點。太平或藉此孝娛。

聖母未爲不可。但火燭耽驚糜費甚鉅。思及民瘼。實可惜焉。又木偶戲。其製用輕木。雕成海外四夷及蠻王仙聖將軍士卒之像。男女不一。約高二尺餘。止有臀以上。無腿足。五色油漆彩畫如生。每人之下。平底安一柶。柶用長三尺餘。

竹板承之。周丈餘。濶數尺。一丈以裏。進深深尺餘。方木池一個。錫鑲不漏。添水七分滿。下用攬支起。又用紗圍屏。隔之。經手動機之人。皆在圍屏之內。自屏下游。移動轉水內。用活魚蝦蟳螺蛙鱔鰕萍藻之類。浮水上。

聖駕陞殿座向南。則鐘鼓司官在圍屏之南。將節次人物各以竹片托浮水上。游鬪玩耍。鼓樂喧闐。另有一人執籬在傍。宣白題目。替傀儡登答。贊導唱采。或英國公三敗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孟獲。或三寶太監下西洋。八仙過海。孫行者大鬧天宮之類。惟於暑天。白晝作之。猶要把戲者耳。其人物器具御用。盥也。水池蝦蟳內官盥也。圍屏帳幔司設。

監也大鑼大鼓兵仗局也乍觀之似可喜如頻作之亦覺繁費無味矣

先帝最好武戲每於懋勤殿寶月亭陞座多點岳武穆戲文至風魔和尚罵秦檜處逆賢常避而不視左右多竊笑之自天啓六年以後凡

御前撒科打院本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綽號王癩子者抹臉誣諧公然稱贊惜薪司怎樣軫惜商人內府庫怎樣米積天堆東廠怎樣釐奸剔弊寶和店怎樣裕國通商內修朝政外鎮邊疆或稱好個魏公公或誇好個魏太監逆賢居之不疑自以爲美

先帝聖顏亦每爲喜悅回想

憲廟時汪直擅權尚有懷恩之流居

帝左右所以阿且敢譎諫也今王體乾既熟輕巧媚在王癩子不過俳優賤職耳自然因而化之可嘆也已想稱功頌德是又寧止章疏間哉五年之九月九日

駕幸萬歲山鐘鼓司掌印太監丘印執板清唱雒陽橋記內之攢眉黛鎖不開一套至六年九月登高丘印仍唱此曲識者已哂其不合景失大體矣撫今思昔亦莫之爲而爲良非佳兆云

神廟孝養

聖母設有四齋近侍二百餘員以習官戲外戲凡  
慈聖老娘娘陞座則不時承應外邊新編戲文如華嶽賜環記  
亦曾演唱是日

神廟侍側見權臣驕橫寧宗不振至云政繇審氏祭則寡人  
神廟亦矚目不言者久之先是

仁聖陳老娘娘在時凡遇節令聞必恭請兩宮

聖母於乾清宮大殿陞座

神廟先在雲臺門之下朝北立候

仁聖老娘娘轎至景運門

慈聖老娘娘轎至隆宗門

神廟即居中朝北跪接候兩轎俱至乾清門方起

中宮王娘娘扶請

仁聖老娘娘

皇貴妃鄭娘娘扶請

慈聖老娘娘入宮少憩陞座

神廟遙酒擺膳下氣怡聲膝行叩拜周旋中禮傾心孺慕從來

古今帝王聖孝所希觀也

神廟又自設玉熙宮近侍三百餘員學官戲外戲凡

聖駕陞座則承應之劉榮其一也又蔡學等四十餘人多怙寵

不法自萬曆己亥秋俱下北鎮撫司獄至庚申秋

光廟始釋然瘐死者什之三四也此二處不隸鐘鼓司而時遇有寵與暖殿相亞焉

### 寶鈔司

寶鈔司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十餘員掌司監工數十員每年工部商人辦納稻草石灰木柴若干萬觔又香油四十五觔以爲膏車軸之用抄造粗草紙豎不足二尺濶不足三尺各用簾抄成一張則以獨輪小車運赴平地晒乾類總入庫每歲進宮中備宮人使用至於

聖上所用草紙則係內官監紙房抄造淡黃色綿軟細厚裁方可三寸餘進交管淨近侍收非此司造也

### 神廟至

先帝惟市買杭州好草紙用之

祖宗時造鈔印板及紅印印俱在庫中貯收其衙門左臨河後倚河

有泡稻草池而每年池中瀝出石灰草渣二百餘年陸續

堆積竟成一臥象之形名曰象山有作讀平房七十二間

各具一竈突朝天名曰七十二克神凡空濶土地最宜種

蔬今畦圃綿亘桔槔相聞若田家清野之象云

### 混堂司

混堂司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監工數員職司沐浴堂子惜薪司月給柴薪內官監撥有夫役今事皆廢弛凡內官皆

於

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內沐浴有選不中的淨身男子俗稱無名白即古之私白者爲之擦澡討賞該寺僧擅其利而無名白分其餘潤故內官全不來司沐浴也

### 銀作局

銀作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數員寫字監工數十員專管造金銀鐸針枝箇桃杖金銀錢金銀豆葉等豆者圓珠重一錢或三五分不等豆葉則方片其重亦如豆不拘以備欽賞之用又造花銀每錠十兩不等止可八成許又

祖宗舊制有票兒銀者重十兩五兩三兩二兩一兩至一錢之方

塊其成色止有六七成上有分兩印子逆賢擅政時久廢不造止以細絲銀鑿賞遂失

祖宗節省之意可惜甚矣

### 浣衣局

浣衣局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數十員惟此署不在

皇城內在德勝門迤西俗所稱漿家房者是也凡宮人年老及有罪退廢者發此局居住內官監例有供給米鹽待其自斃以防洩漏大內之事法至善也天啓七年十一月客氏答死於此

### 兵仗局

兵仗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十餘員軍器庫提督一員掌關防掌司一員掌司寫字監工數十員職掌成造刀鎗劍戟鞭斧盔甲弓矢各樣大小神器又火藥局一處屬之宮中元宵上熬山頂上之燈例點放神器三位則監工事也凡每年七夕宮中乞巧小針并

御前鐵鎖鑰鉗針剪之類及日月食救護鑼鼓響器宮中做法事鐘鼓鏡鈸法器皆隸之是以亦稱爲小御用監也逆賢擅政時凡解寧遠皮島等處發貢佛郎機等件本局庫中物爲多

### 巾帽局

巾帽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掌司監工數十員職掌內官長隨內使小伏者平巾官帽每年入夏據見在員數具題移文工部至冬初即於節慎庫領銀十餘萬兩鑿散內官內使人等靴料凡有羨餘繳進

御前凡新陞秉筆郎送朝冠衣笏帶鞋一分凡選中駙馬冠靴中使之家正帽圍者之猪嘴帽插柳跑馬勇士之圓帽藩王之國其旗尉靴帽帶若干分皆本局造送之奏於工部支領工價其署後臨河有梓童帝君廟傳云神像是順流漂入至此不動遂建祠祀之籤最靈驗

### 針工局

針工局掌印太監一員餘與巾帽局同職掌內官長隨內使大小伙者冬衣夏衣每年遞散一次遇辰年戌年各散鋪蓋銀一次凡宮中做法事揚幡桌圍等件皆隸焉凡內官曾賜蟒衣退出宮及病故者各具本交還本局收

### 內織染局

內織染局掌印太監一員總理僉書掌司寫字監工數十員掌染造

御用及宮內應用段疋絹帛之類有外廠在朝陽門外潞濯袍服之所又有藍靛廠在都城之西亦本局之外署也萬曆三十六年始建西頂娘娘廟於此其地素窪下時都中有

狂人倡爲進土之說凡男婦不論貴賤筐擔車運或囊盛馬馱絡繹如織以徼福焉甚而處女艷婦藉此機會以恣遊觀咸坐二人小轎而懷中抱一土袋隨賫香紙以往進之可笑也此先監役後光景也又數年

神廟宮中偶興撩

讀作料

城之戲於

御前十餘步外界畫一方城於地內斜正十字分作八城挨寫十兩至三兩止令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及管事牌子通以銀豆葉八寶投之落於某城即照數賞之若落迸城外及壓線者使收其所擲焉至戊午年遂有建夷

之變失撫順開原等處此戲始不作也



酒醋麵局

酒醋麵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與別局相若也職掌內官宮人食用酒醋麵糖諸物浙江等處歲供糯米小麥黃豆及穀草稻皮白麵有差以備

御前宮眷及各衙門內官之用與御酒房不相統轄

司苑局

司苑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同前職掌宮中諸處蔬果及種藝之事歲用黑豆穀草山東等處歲供之

御前所用瓜菜茶料俱此局與林衡等署上林苑海子同備辦之已上總謂之曰二十四衙門惟浣衣局在

皇城之外也

內府供用庫

內府供用庫掌印太監一員總理管理僉書掌司寫字監工共百餘員專司

皇城内二十四衙門

山陵等處內官食米每員每月四斗

神廟時張明掌此印插稻子或爛米甚而至有三斗半者孫成

掌此印將天堆之米亦罄者有油庫蠟庫等處廳懸木魚

一尾長可三尺許以示有餘糧之意後庫上有瓦鴿子一

相傳已久不知何所取意也凡

御用白蠟黃蠟沉香等香皆取辦於此庫其印非

九重倚毗最有寵眷者不得掌也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管事牌子等歲賜祿米各於季冬奏過給散之宮中各長街設有路燈以石爲座銅爲樓銅絲爲門壁每日晚內府庫監工添油點燈以便巡看關防逆賢擅政則盡廢弛以便冥行無敢言者矣

### 司鑰庫

司鑰庫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寫字監工可數十員凡寶源局等處鑄出制錢該部進交本庫備

御前取討賞賜之用庫中積有歷代古錢洪武以來大錢逆賢

### 擅政引導

先帝濫賜左右幾無子遺一日

御前舊錢內偶得天啓錢大小數枚色甚古徧問人無知者李永貞到直房向繫臣說之繫臣隨告假沐浴到外直房於史內及袁氏叢書玉海等書內查出梁蕭莊魏元法僧并南詔俱曾有此年號及

萬歲爺共四矣此進擬年號之宰相不多讀書之明驗也惜繫臣身爲人役不能親到

御前奏對而反以此爲招妬之媒豈非命耶凡乾清宮等門及午門東華門等門鑰匙皆本庫監工於五更三點攢點時

自宮中發出分啓各門其鑰即便繳回其印文曰司鑰庫  
印俗名曰天財庫

### 內承運庫

內承運庫掌印太監一員近侍僉書十餘員掌司寫字監  
工數十員其署在東下馬門其職掌庫藏在宮內者曰內  
東裕庫曰寶藏庫皆謂之裏庫其會極門寶善門迤東一  
帶及南城磁器等庫皆謂之外庫也凡金銀紗羅紵絲閃  
色織金錦羊絨玉帶玉塊象牙瑪瑙寶石珍珠珊瑚之類  
總隸之又浙江等處每歲夏秋麥米共折銀一百一萬有  
奇即

國初所謂折糧銀今所謂金花銀是也候解到京於每年仲  
月繇長安右門入徑進本庫交收此印及直殿監印鐘鼓  
司印混堂司印靈臺印皆本衙門第一員僉書挨掌不係  
貴近大內臣掌也至崇禎三年冬董實事發之後此印便  
改以貴近內臣掌也凡內官陞玉帶即以本庫領取及禡  
降病故其名下官人仍具本交還更須許多繁費近年奉  
旨陞玉帶者亦如外臣自備殊公私兩便也南京供應機房太  
監一員則本庫外差有

勅諭關防所謂漢府織造是也其署漢庶人高煦遺址

### 靈臺

靈臺掌印太監一員近侍僉書數員看時刻近侍三十餘員學習數十員凡遇收選官人則揀三四十名年幼者讀步天歌陰陽雜法天官星曆等書習寫算觀星氣輪流上臺以候測變異呈稟掌印具呈司禮監掌印據實奏聞其占候書曰觀象玩占曰流星撮要等書皆抄謄授受不敢傳佈於外世雖有抄本玩占多差訛不全未足信也其教法極嚴比司禮監書堂之學規凜肅實効爲優勝云每年曆樣造曆係靈臺欽天監公同經營

### 御酒房

御酒房提督太監一員僉書數員專造竹葉青<sup>等</sup>各樣酒并

糟瓜茄惟乾豆豉最佳外廷不易得也

### 牲口房

牲口房提督太監一員僉書數員收養異獸珍禽有虎城

### 羊房

### 禪子房

禪子房掌房一員僉書數員專備禪弓所用泥禪大小輕重各有等第以黃布作袋盛之

### 刻漏房

刻漏房官數十員不隸靈臺專管每日時刻畫則在文華殿後每一時至即令直殿監官入宮換牌每夜攢點後至

天明則在隆宗門外報幾刻水之第一聲而答應長隨接報第二聲如某時初一至初四某時正一至正四之類爲接班起早之候也

### 更鼓房

更鼓房凡有罪內官謫司其事挨年久者一員予牌帽總之又以平巾烏木牌者數人佐之凡逆賢殺人皆牌子俟得用下手令死矣餘者曰二牌曰定水牌子其餘則淨軍每夜五名輪流上玄武門樓打更每夜自起更三點起至五更三點止按數目用藤條擊鼓用檀木榔頭擊點點者銅鑄之大雲板也例只一更一人上樓不許携燈睛夜尚

可惟風雨晦冥苦不可言如有錯誤即責處之

### 甜食房

甜食房掌房內官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習學造辦絲窩虎眼等糖裁松餅戒燻等樣一切甜食於內官監取討餞金盒裝盛進安

御前兼備進賜各宮人又

欽賜閣臣等項其造法器具皆內官自行經手絕不令人見之

是以絲窩虎眼糖外廷最爲珍味又七月十五日進獻波

羅蜜亦所造也

繚作 一名洗帛廠

絛作掌作內官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習學織造各色兜羅絨各色五毒等絛花素勒甲板絛及內官長隨小伏者牌總絛惟兜羅絨織法傳自西域外無敢私織者甜食房并此廠皆屬御用監轄最寒苦可憫

### 裏草欄草場

裏草欄草場在

皇城東北隅御馬監大門之南永樂初年建收料豆至宣德年間將中府草場之草分受始立場有倉廩也

### 中府草場即舊都府草場

中府草場在東安門外妳子府街永樂初創收御馬草傳

云是勝國時中軍都督府故名中府草場

### 天師庵草場

天師庵草場在

皇城外東北角正統年間以張天師舊處改建故名塙外有井甘冽可用不減十王府前街之井也已上共謂之三場隸御馬監各有掌場太監一員貼場二三十員僉書數十員或百餘員天啓元年冬纍臣自司禮監寫字退裏草場僉書七年冬自外廠謫南即貼場亦未能陞得也如此而謂之入幕同謀可乎

### 甲字庫

甲字庫職掌銀硃烏梅靛花黃丹綠礬紫草明礬光粉黑鉛水膠槐花藍靛五倍子濶白三梭布棉花布苧布紅花水銀礪砂藤黃茜草薑黃蜜陀僧礪砂白芨梔子百藥煎之類皆浙江等省歲供納之以備御用等處奏准取討

乙字庫

乙字庫職掌奏本紙藥榜紙中夾等紙及各省解到胖襖以備各項奏准領取

丙字庫

丙字庫每歲浙江辦納本色絲綿合羅絲串五絲荒絲以備各項奏討而山東河南順天等府歲納棉花絨則內官

之冬衣軍士之布花咸取備於此

丁字庫

丁字庫每歲浙江等處辦納生漆桐油紅黃熟銅白麻蔴蘇黃蠟錫牛筋黃牛皮鹿皮鐵線魚膠白圓藤生熟建鐵等件以備御用監內官監等處奏准支給

戊字庫

戊字庫職掌河南等處解到盔甲弓箭刀及廢鐵以備奏准支給

承運庫

承運庫職掌浙江四川湖廣等省黃白生絹以備奏討并

欽賞夷人及內官冬衣樂舞生淨衣等項取用

廣盈庫

廣盈庫職掌紅白等色平羅熟絹玄色等色杭紗及青細棉布以備奏討

廣惠庫

廣惠庫職掌絲織帕梳櫛抵刷錢貫鈔錠之類以備取討

廣積庫

廣積庫職掌盆淨焰硝熟硫黃聽盃甲廠等處成造火藥凡京營春秋操演咸取給於此

贓罰庫

贓罰庫職掌沒官衣物等件或作價抵俸給官已上總謂之曰十庫各有掌庫一員貼庫數員僉書數十員不等然十庫自戊字之後不全用十干者以已者已也止也是以不得不改用別名也逆賢自甲字庫出身惟倚任李宗政爲掌庫餘九庫聽宗政指揮

先帝時凡宮中喜慶及

萬壽聖節御馬監三草場并此十庫俱隨宮內關領銀鐸針枝箇比別者外衙門示優異焉復奏鑄關防令掌場掌庫者掌之其篆文一行直下不過曰某字庫某草場關防而已

萬曆時在京親藩如



潞王

福王

先帝時在京親藩如

瑞王

惠王

桂王各府承奉等官止有食米冬衣靴料惟天啟年間

今上信卽承奉等官亦俱隨宮內闈賞蓋

先帝友于之誼

祖宗以來所希有也

漢經廠

漢經廠釋典具宗教兩門而誦經持呪勸導羣生蓋又度世津梁必不可缺者我

二祖

列宗咸多御製序文隆重佛典自宮壺藩封以逮學士大夫近而村氓里婦遠則邊塞夷種罔不藉佛法以寓勸化布經典以堅款貢以示羈縻

神宗在宥孝侍兩宮

聖母琳宮梵刹徧峙郊圻丹雘梵文無遠弗屆

皇城内舊設有漢經廠內臣若干員每遇收選官人則撥給數十名習念釋氏諸品經懺其持戒與否則聽人自便如

遇

聖壽節正旦中元等節俱於宮內啟建道場遣內大臣瞻禮揚幡掛榜如外之應付僧人一般其僧伽帽袈裟緇色衣亦與僧人同惟不剃髮耳事畢焚化圓滿後仍各易內臣服色

神廟曾選擇經典精熟性行老成持齋者數員教習宮女數十人亦能於各宮佛前作法事行香念經若尼姑焉又萬曆初年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時輔臣則張江陵居正也時款貢伊始宣大巡撫移咨言虜求佛經江陵以書答撫臣曰虜王求經求佛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北數百萬生

靈之命皆係於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淨修善業皈依三寶我

聖祖所謂佛氏之教陰翊王度不虛哉禮曹准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另疏但今在京番僧皆溷濁淫穢之流不通釋典遺去恐爲虜人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

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與之公可特作此書諭虜王嘉其善念曲爲開導示之以三塗六道之苦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說及念珠坐具之數亦可稍裁與裨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服凶人一大機會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俗用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禮樂法度而後爲哉此萬曆初年事也至

三十年後於西直門外青龍橋萬壽寺建大鐘樓懸大鐘一口鐘鑄楷書佛書樣式淳古聲音洪大。可聞數十餘里。是時雨暘時若香火豐足此鐘晝夜撞不絕聲云十萬八千杵至天啟年間即停廢不撞今不知鐘存何處也累臣少時讀通鑑節要中揚節潘氏榮總論及宋儒崇正辨等書遂極厭憎釋教以爲惑世誣民最宜擯絕者後恭親

列聖御製諸經序文及舊唐書太宗文皇帝本紀所載貞觀二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又初學記載此詔

文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誓收登陴曾無寧歲其餘有桀犬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狗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籍放命封樹記以丘墳紀信捐生冊素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來纏冰炭嗷然疚懷用忘興寢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災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其量定處所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爲事條以聞稱朕哀矜之意按今都城宣武門外之憫忠寺實其一焉寺有唐刻石碑係

蘇靈芝書傳爲李北海筆然有史思明字樣則非貞觀時碑可知繫臣自崇禎戊辰秋斷絕葷酒飯依釋教日誦金剛等經又得詳味雲棲蓮池大師所纂彌陀疏抄菩薩戒法隱等編咸嘆服釋教宏博誠暗助

聖朝治化不淺或在至戚密友苦口勸戒所不能感格之人彼或自己於內典發露真可使神懣汗流至壬申春山東巡撫余公大成者博山大師弟子也因孔有德之變逮獄繫臣得侍座側猥蒙指教且云我

聖朝大明會典所載每月禁刑十日即十齋期也凡未能長齋者先習十齋或歲加正五九月誠循循誘掖後人慈悲方

便門也回想潘氏總論誤初學甚深是以儒生與釋子猶水火焉至學博識定得君行道如江陵張相公即夷虜之凶殘獷鷲尚願經化尊在我中華衣冠文物之華又當如何以指引成就哉治世法與出世法即儒門成已成物用舍行藏之義凡具慧性上根法器之人當終有憬然覺悟翻然自悔懺改者焉總憲唐公世濟長男元竑於萬曆乙卯中浙江鄉試持齋二十餘年甘心恬退雜精禪學亦博山大師弟子也甲戌冬唐自留都

召北任總憲元竑因慮其父年衰曾剝血寫家書勸唐辭官唐不聽也丙子秋虜繇宣鎮東北獨石拆牆入犯潛從

天壽山後柳溝深入諭

皇陵陷昌平薄都城殘掠畿輔竟颺去其冬奉

旨朝官各舉素具邊材者唐薦及霍維華奉

旨逮唐獄元竑聞之號泣奔北無可奈何遂復斷監鼓持白齋

刺血寫金剛等經二函叩佛祈佑丁丑夏部擬唐戍奉

旨俞允以唐素有清名也唐亦不知維華在南抱病於丁丑正

月間已客死戍所也

### 番經廠

番經廠習念西番梵唄經呪宮中英華殿所供西番佛像  
皆陳設近侍司其燈燭香火其隆德殿欽安殿香火亦各

有陳設近侍也凡做好事則懸設幡榜惟此番經廠仍立  
監齋神於門傍本廠內官皆戴番僧帽穿紅袍黃領黃護  
腰一永日或三晝夜圓滿掃砂萬曆時每遇八月中秋

神廟萬壽聖節番經廠雖在英華殿做好事然地方狹隘須於

隆德殿大門之內跳步叱出而執經誦念梵唄者十餘人

粧韋馱像合掌捧杵向北立者一人御馬監等衙門捧活

牛黑犬圍侍者十餘人而習學番經跳步叱者數十人各

戴方頂笠穿五色大袖袍身披纓絡一人在前吹大海螺

一人在後執大鑼餘皆左持有柄圓鼓右執灣槌齊擊之

緩急疏密各有節奏按五色方位魚貫而進視五方五色

傘蓋下誦經者以進退若舞焉跳三四箇時辰方畢

神廟時亦選老成有行者教宮女數十人亦如漢經廠能做法

事惟弓步足不能跳步叱耳盪齋神者傀儡體製法真盪甲

器械高與人等猶門神焉而黑面豎髮靈威可怖於本殿

宮門安之凡做好事畢即收於本殿庫中一夕有盜入庫

神施法禁不能行託夢於看庫內官曰庫內有賊我替你

拿住了天明果然是以人皆畏之凡食驢肉者絕不敢入

殿入則必有意外災咎凡食牛犬肉者亦不敢入隆德殿

欽安殿蓋亦頗著靈驗人不敢犯也英華殿前有菩提樹

二株結子可作念珠詞臣張士範倡謹附載之其序曰大

內西北之隅建有英華殿一處殿前菩提樹二株聞係

九蓮菩薩慈聖皇祖母所植樹叢生高二丈餘枝幹婆婆下垂

至地儼若佛菩薩慈悲接引衆生者也盛暑開花作黃金

色鼻觀時時有異香葉如楸子不從花得乃生於葉之背

雙雙若綴明珠以借空花喻世幻起色香佛果別成非關

生滅特見菩提身而爲說法者秋深葉墮時飄颺永蒼拾

作念珠較南產者惜不甚大然色黃潤而分瓣之綠色微

白名衲多寶之如得未曾有

神廟以

聖母上賓奉

勳中志卷之四

內臣衙門

四六

御容於樹之東北別殿值朔望令節即親詣行禮每仰瞻雙樹  
若有栝栌之思焉因上尊號曰

九蓮菩薩云偶禪友持此珠以作施備述其詳如此臣士範敬  
撰小偈以代頌言英華殿前菩提樹淨土移來飽霜露借  
問當年種者誰值以

九蓮菩薩故托根不與凡卉同花作黃金欲逆風婆娑蔭覆人  
天庇馥郁香飄帝擇宮香飄蔭覆超塵劫培得本枝千萬  
葉明珠每葉實離離佛子繩繩相續接秋深其葉滿塔鋪  
會得西來意旨無分明舍利人忍取綴作人間念佛珠念  
茲在茲指其掌拳拳勿失非闌想常得法雨潤心田澆灌

菩提日日長果證三生不記春花生菩薩萬億身萬億之  
身一身是

九蓮菩薩寧異人是則名為

慈聖母九品蓮花爲上首即心即母即菩提菩提不朽母不朽  
菩提即母定承歡誰道衆生見母難寄語恒河諸佛子莫  
把菩提作樹看翰林院侍講張士範恭識初萬曆元年四  
月順義王俺答奏選得金字番經並喇麻僧爲傳誦經典  
禮部通行順天府造金字經三部舊字經四部黑字經五  
部選得番僧 日早回母淹滯生覺

神廟報可至十一月禮部覆看督臣王崇古之請給俺答佛像

番經賞前去傳經番僧二人禪衣坐具紵絲番僧衣并靴  
襪授在虜番僧九人官仍給禪衣坐具僧帽又給其番官  
四人綵緞

### 道經殿

道經殿演習玄教諸品經懺凡建醮做好事亦於隆德殿  
或欽安殿懸幡掛榜如外之羽流服色而雲璈清雅儼若  
仙音萬曆五年十月戊子日孛星見西南

神廟以星變特諭禮部建醮於朝天宮三日仍徧告各宮廟至  
二十六年鼎建

乾清坤寧兩宮勅先監矩總督工程每月初四日即同閣臣九  
卿入宮闈視一次至三十一年工始告成

勅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國祥即天師也率領道侶數十員於  
乾清宮大殿啓建黃籙大醮若干日香燭輝煌齋供精美儀文  
隆備世所罕見至第三日午時有白鶴千餘於兩宮之上  
飛鳴旋繞移時方散無不贊嘆

### 聖誠感格

玄穹鑒臨羣內臣仰視空中之鶴者如堵有小近侍王昇者其  
口大能容拳亦隨衆挨擠真人一見即曰這孽畜躲在這  
裡了云昇是得道大蝦蟆初化生之人也凡朝天等宮廟  
奏事即道經殿代爲轉奏護國等寺奏事即漢經殿番經



廠代為轉奏其道經禮掌廠太監林朝者

神廟時最有寵如漢壽亭侯關聖為勅封三界伏魔大帝之號  
實朝所奏請也恭昌元年八月內陞乾清宮管事王太監  
安極器重之改復原姓魏陞

天壽山某陵神宮監掌印太監後被逆賢害死初

神廟亦欲選宮女數十人令教習玄學為女道士而掌壇內臣  
李昇白忠林朝執奏曰不可佛教慈悲凡些微簡褻尚或  
孰待若玄教諸神天將恐女子無知惹咎不便是以中止  
已上共謂之曰三經廠每遇收選官人各撥數十人隸之  
凡做好事一永日或三晝夜五晝夜七晝夜各有

欽賞銀錢為禮觀一總事畢易服叩頭謝

思凡三經廠將做好事之前須先頌

旨意傳各衙門答應錢糧其所誦經卷所費紙劄司禮監也桌  
檯香爐紙爐等件內官監也鈴杵等件御用監也幡榜桌  
圍針工局也拜單幃幙傘司設監也香燭油米內府供用  
庫也炭餅柴炭惜薪司也齋供飲食尚膳監也鐘磬鑼鼓  
鏡鈸兵仗局也凡遇癸亥

神廟景命三經廠各做好事一永日遣管事牌子瞻禮凡做好

事則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管事牌子各進素盒茶點  
十二副或八副每廠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各司房數十員

於各衙門帶衛惟番經廠韓長老

神廟極所信禮稱長老而不名又王定安清修能琴爲先監所  
器重云

南海子 即上林苑

南海子總督太監一員關防一顆提督太監四員管理僉  
書掌司監工數十員分東西南北四圍每面方四十里總  
二十四舖各有看守牆舖牌子淨軍若干人東安門外有  
菜廠一處是其在京之外署也職掌壽鹿獐兔菜蔬西瓜  
果子凡收選內官於禮部大堂同

欽差司禮監官監選中時由部之後門到此廠過一宿次日早

晨點入東安門赴內官監又細選無違碍者方給烏木牌

候收畢請

旨定日差司禮監掌印或秉筆於萬歲山前撥散

林衡署 蕃毓署 嘉蔬署 良牧署

林衡署蕃毓署嘉蔬署良牧署提督太監一員各有掌署  
官一員貼署僉書數員或一二十員職掌進宮川芎雜果  
雜菜栽培樹株雞黃鵝黃鴨蛋小猪等項

織染所

織染所掌關防太監一員僉書十餘員職內承運所用色  
絹其署向南在德勝門裏三座橋之北內有空地堪爲園

圍其染成之絹赴內承運庫交納此所工部亦有監督有  
所大使有供辦顏料諸項商人此所不隸內職染局

監甲廠 即鞍轡局

監甲廠建署於都城內之東南隅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僉  
書數十員轄匠頭九十名小匠若干名專管營造鐵厝甲  
鏡砲弓矢火藥之類萬曆年間火藥忽燃者再其三十三  
年九月丙申日申時忽響一聲起烟如靈芝燒死京營領  
藥把總等官九員軍人六十三名重傷者二十一名毀房  
屋若干間禮科蕭近高所題燒死不下數百人凡於工部  
領銀一萬兩則此廠六千五恭廠四千分造之工部主事

一員監督之近年因東西南北不便復增主事一員各監  
督之崇禎甲戌九月初七日天明時忽震響一聲損房屋  
人甚多將製火藥石礮遠拋於汜子河城牆下又一石礮  
自空中落於民家屋上打透至炕而炕上所臥小孩不知  
何因在地無恙又一人繫掛於梁上頭與脚下垂止有皮

無衣無肉骨形比生時頗增長許多是日也奉廠匠頭蔡  
承祿號小泉家出殯其人頗富侈冥器咸用真正綾絹為  
之延優猖扮十二寡婦往西等故事又製火人火馬十匹  
各以起火紙砲縛徧人馬身上點着藥線馳跑則起火四  
飛紙砲雖迸響而人不傷是日之變人多云蔡家所致凡

附近寺廟正殿多未震動而配殿概損也有一吳羊兒者素以食物入廠貨賣此晨已擔入忽覺眼黑耳畔亦畧聞有些微響聲移時始醒開眼視之則身立汜子河橋上不知得何神佑而無恙也又有一賣肥皂者素在崇文門裏賣後改於門外賣是時偶入城索債被響震死於姜百戶門首肥皂箱油粉狼藉見者無不悚懼奉

旨將掌廠直日內臣賀堯年監督主事蔡宸思逮獄薄懲之

安民廠舊名王恭廠

安民廠建署於都城之西南隅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僉書十餘員轄匠頭六十名小匠若干名管營造錢糧與廩甲

廠同天啓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忽大震一聲烈逾急霆將大樹二十餘株盡拔出土根或向上而稍或向下又有坑深數丈煙雲直上亦如靈芝滾沸向東北自西安門一帶皆霏落鐵渣如麩如米者移時方止嗅之火藥氣自宣武門街迤西刑部街迤南將近本廠房屋猝然傾倒如踐踏碎者木土在上而瓦在下殺有名姓者幾千人而闔戶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幾千<sup>餘</sup>人也凡坍平房屋爐中之火皆滅只賣酒張四家兩三間之木與箔焚然其餘了無燒燬凡死者肢體多不全不論男女盡皆裸體未死者亦或震褫其衣帽焉真從來未有之變也遂改卜於西直門

銜北建廠

先帝賜名曰安民并盛甲廠皆鑄銅關防以給之重軍需也王  
恭廠舊址兵部尚書馮嘉會題改爲戎政署凡在內會議  
兵事即共集面計甚便而宗禎辛未戎政尚書閔夢得設  
處錢糧修理捐俸完局云近因造火藥偏窄遂於宣武門  
街儘北頭街西分創新火藥局一處又安定裏東門繼兒衙  
衙舊設鎗局一處係京營官軍自兩廠領出火藥併神器  
堆積以便教場取用者宗禎戊寅四月初五日卯時新火  
藥局忽震一聲損壞房屋人民許多至六月初二日午時  
安民廠亦大震畧減於天啓六年五月時也八月初七日

日卯時鎗局復大震且延燬草若干椽其湧起之煙各如  
靈芝如潮浪如雲如雪移時方散

聖明極矜憐之發

御前銀分賑司禮監掌印曹太監化淳親詣傷處驗看復施棺  
施席殮埋是歲頗旱至庚辰四月初一日午時宣武門外  
設新局造火藥處復震一聲損房屋人命甚多

西山坟陵

西山坟陵

景皇陵

皇太子坟

王坟

妃坟

公主坟各有掌府官一員僉書十餘員不等以供修理洒掃看守香火凡有祭祀即奉處掌府官行禮

京城內外

京城內外寺廟大護國龍善寺等寺朝天宮等宮東嶽廟等廟各有管燒香內官十餘員不等及東西捨飯寺亦各有內官十餘員或因年老有病退居於此給<sup>上</sup>奉身柴米冬衣靴料以終殘年此

祖宗以來恭養之澤周詳備至也

安樂堂

安樂堂在北安門裏掌房官一員掌司數十員凡在裏內官長隨內使小火者有病便送此處醫治痊可之日重謝房主銷假供職如不幸病故則各有送終內官啓銅符出北安門內官監給官木板惜薪司給焚化柴擡至淨樂堂焚化此

祖宗為中官始終之大恩也萬曆時堂內有兩人一屋養病一人

已死身傍無所有止有一銅盆被未死者力疾下牀將盆藏之死者之家人名下徧尋<sup>盆</sup>不得而藏盆者不久亦氣絕比殮時則盆覆於被內腹下蓋內臣性貪苟得至死不二

遂傳爲笑柄云累臣目擊陋習心頗不甘因發三大願一曰不教戲寶不恣將民間幼男買來付兩人教習費財耗力以供人耳目之樂終至戲散流落失所者多二曰不益房寶不恣隨世俗陋套頻興土木取片時之得意失寒素之本色三曰不受故官財產是以先監陳坐化常太監雲病逝李公永貞死後累臣所分遺堪付一笑凡內臣稍富厚有力者咸預先捐資約期擺酒創棺木會壽地會於義會館中念經殯葬以爲身後眼目之榮

### 淨樂堂

淨樂堂在西直門外亦有內官數人經管凡宮女內官無

親屬者死後於此焚化堂有東西二塔塔下有管井皆盛貯骨灰之所猶唐之宮人斜也客氏答死焚此

### 內安樂堂

內安樂堂在金鰲玉螭橋西櫺星門迤北羊房夾道有掌司總其事者二三十人凡宮人有病及年老或有罪者先發此處待年久方再發外之浣衣局也成化年間

憲廟皇貴妃萬娘娘專寵

孝穆皇后紀娘娘覺有孕曾託病居此誕生

孝廟爲中興聖帝云

內贊禮官 巡街長隨

酌中志卷之四 內臣衙門

內贊禮官巡街長隨凡宮中祭祀禮儀等事係贊禮官職掌如外之鴻臚寺焉其官十餘員自答應長隨選其動轉便利聲音洪亮儀表豐秀者爲之得穿紅圓領束金鑲帶此外又有巡街長隨亦自答應長隨內歷俸實挨帶平巾得穿青裋襪牙牌各輪流巡歷地方有旗尉數人跟隨凡禁地有異言異服及喧嚷犯禁者得詰而責之事大則開具連七紙手本名曰事件呈稟司禮監奏處事小則責打逐出而已

### 答應長隨

答應長隨凡收入官人之始先選身軀長壯有力者百餘

人分派大轎即樓頂方轎也小轎即明轎也并傘扇等演習步驟凡遇謁

### 廟朝講以至

聖駕出外擡弓箭賞賜等箱

駕回各交原處俱在玄武門之東西長庚門之外一帶廊下家住分各門共鑿屬司禮監轄平巾牙牌貼裏看守六科唧報水巡街禮儀房等項皆從此中挨陞補選凡夜間那方有光亮便從宮中門縫傳出急分差長隨找尋<sub>是</sub>何處失火登時回話凡

召對宣官<sub>旨</sub>及



欽賜大臣銀兩表裏羊酒瓜果等項皆長隨齎送天下文武官  
各

藩府進列表箋禮物皆長隨收接捧進其爲首數員有官帽  
曰答應牌子即司禮監奉御然不敢穿裋襪也  
祖宗以來凡雙月十六日例有答應牌子前往教場比試武職應  
襲至逆賢時欲令名下私人炫耀中外遂改差文書房或  
監官輪挨一人往者非舊制也

官下 官占

官下官占分兩班四撥小火者烏木牌平巾遇陞一級則  
內烏木牌管宮中洒掃之事有力者免之

當差聽事

當差聽事兩班四撥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帶平巾有總牌  
一名二牌三牌四牌各一名每撥餘者各數十名專答應  
司禮監監官典簿人數凡出票拿人馬房動刑裏外聽事  
房看守墩鎖淨軍皆其職掌猶外廷之皂隸也夜則輪流  
叫火巡風隔門縫聽傳驅使極勤<sup>苦</sup>忙迫可憫然間多騙  
詐嫖賭答應宮人不成人貪恣無恥亦大與外廷廝役相  
似者大抵習俗移人多被漸染不能<sup>時</sup>立<sup>職</sup>爲飢寒迫耳  
悲夫

京城內外十六門

酌中志卷之四

內臣衙門

五十七

正陽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數十員帶管外羅城南面居中之永定門凡冬至

聖駕躬詣園丘郊

天并耕籍田及崇禎辛未五月初一日

今上聖主因旱詣園丘步禱咸由正陽門出也

崇文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數十員帶管外羅城東南之左安門正東之廣渠門東北之東便門崇文門即俗稱海岱門也左安門即俗稱姜礫門也廣渠門即俗稱沙窩門也

宣武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百餘員逆賢時幾二百員帶

管外羅城西南之右安門正西之廣寧門西北之西便門宣武門即俗稱順城門也廣寧門即俗稱彰義門也此京城之南一面也

東面則朝陽門即俗稱齊化門也

聖駕春分躬詣朝日壇及

藩王之國則由朝陽門出再北則東直門也

西面則阜城門即俗稱平則門也

聖駕秋分躬詣夕月壇則由阜城門出再北則西直門也

北面居西者德勝門也

聖駕謁

陵及

大行皇帝后發引則出此門北面居東者安定門也萬曆丙辰七月初六日晚大風暴雨曾將此門櫪刮折拔清河一帶大樹無算而

皇城之北中門東上門櫪俱折凡遇夏至

聖駕詣躬方澤壇祭

地即經由安定門也各掌門官一員管事官十餘員或三四十員與前三門亦同讖查出入交納稅課已上俱聽副提督掌司節制而司禮監軫轄之凡在京大小喪柩得於安定西直東直阜城崇文宣武門發引餘三門不許喪柩出也

### 在京府第

王府每承奉正副二員典寶等官并近侍數十員

公主府每中使一員閹者數十員

聖駕御前凡每日親近內臣自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之次而名位尊顯者曰

乾清宮管事其第一員或第二員則提督兩司房者也曰打

卯牌子則隨朝捧劍者也其次曰御前牌子曰暖殿則朝

夕在側者也其次曰管櫃子曰人數司房曰管賞司房曰

御藥房曰御茶房曰管庫曰請小轎又其次曰管弓箭曰

擎馬曰

尚冠等四執事則并尚衣尚履管淨者也曰帶刀甲服時刻曰  
大庖厨曰宮後苑曰班上曰吹響器曰欽安殿隆德殿英  
華殿之陳設已上皆穿紅謂之曰近侍也曰某宮近侍則  
答應

聖母

皇后妃嬪皇子女等近侍也各數十員不等總穿紅近侍也  
御藥房

御藥房提督太監正副二員分兩班餘曰近侍二三十員  
未進宮未穿紅者曰學醫官人三十四員職掌

上用藥餌與太醫院相表裏凡選一次官人進內必揀年少者  
三四十人或五六十人選醫官教習讀藥性賦醫要集覽  
及素問脉訣等書近侍分兩班

祖宗以來絕無一人敢無事私入藥房防至密也逆賢用事則大  
不然矣可嘆也凡

聖駕違和傳放御醫至日四人或六人吉服入宮不論冬夏必  
於殿門之內設炭火一盆中焚蒼朮雜香人人從盆上入  
叩頭畢第一員膝行跪診左手第二員跪診右手診畢仍  
互更再診之各將

聖恙大畧面奏數言出至聖濟殿計藥開方具奉御藥房用金  
罐煎進之其罐口以御藥謹封緘之

御茶房

御茶房秩視御藥房分兩班有牌子四員常行常侍三四  
十員職司茶酒瓜果凡

聖駕出朝經筵講筵

御用茶及宮中三時進膳

聖駕七著

中宮七著係其職掌尚膳監撥長隨汲水擡損

以供

祖宗以來亦無一人敢擅入者逆賢擅政時止伺候

先帝七著杯盃將

中宮張娘娘合用器具一概不管

中宮具位而已而客氏逆賢王體乾等於

御前每日

賜喫之膳顧奔趨供奉不敢後焉可慨也

神廟時牌子魏學顏最有寵自打外牌子朝忠死後無人解

玉音當

聖意者惟學顏奏對便捷嘗備顧問日親信之即秉筆管事莫  
敢與抗恭昌元年八月

光廟登極憫其勤慎忠勞陞秉筆尋准辭閑住學顏豐潤縣人  
未甚讀書而博聞強記敬重士大夫且癖好黃白之事門  
多異流即屢被丹客騙哄而至老不厭也為曆內辰科第

六名中式舉人趙鳴陽遭第一名沈同和  
陽未得

廷試然文名藉甚學願深慕之後以重幣延請至外邸訓其姪  
魏廷獻入豐潤縣庠及學願得以秉筆

予告而鳴陽在京師道大行復遊山西主鄭公宗周家天啟甲

子冬河南獻寶璽後魏相國廣微等交通逆賢

大工興後崔御史呈秀等接續布窸此

先帝一應旨意迥與癸亥以前文氣不同人頗駭訝彼時通內  
導逆諸臣大布謠言於外曰涂文輔是秀才出身趙鳴陽  
入幕在內南北傳播人多信以爲實是時

今上在來邸或亦聞之至崇禎戊辰六月內中府會審李永貞  
等而永貞輒昧心妄扳鳴陽益欲少賒目前之死誣陷人

性命罔恤也其年冬臺臣陳公乾陽偶有疏波及之奉

旨逮鳴陽獄時大司寇喬公允升總憲曹公于汴咸心知其寃

而奈無據乃于己巳七月內提取若愚并永貞姪男僕人

赴都城隍廟面質鳴陽若愚曰永貞若愚心本不同各人

自有本末扳者自扳不扳者自不扳此形可辟此心難昧

必不恣以人之妄加已者而今亦妄加諸人也乃激烈慷

慨力爲鳴陽辨白曰鳴陽並不曾入魏忠賢之幕中外之

語皆因鳴陽曾在秉筆魏學顏家教書人遂誤作入魏忠

賢之慕也云云其舉人曹恭然等生員魏廷獻等可數百  
十人皆鳴陽門人俱爲鳴陽申訴時座中問官董公羽宸  
等九位盡皆感動首肯鳴陽得擬杖過堂覆允案存刑部  
江西司其長男趙玉成至丁丑科登劉同升榜進士學顏  
至戊寅夏卒壽九十餘歲人咸以爲得內養外丹方也

### 篋頭房

篋頭房近侍十餘員專習爲

皇子皇女請髮留髮入囊整容之事此誕生

皇子皇女彌月剪胎髮百日命名其後按期請髮者即如外  
之每次剃頭然一莖不留如佛子焉

皇子戴玄青縹紗六瓣有頂圓帽名曰瓜拉冠至十餘齡留  
髮約年餘又擇吉入囊總束於後冬用玄色紵夏用玄色  
紗作囊濶二寸許長尺餘垂於後至選婚有妃始擇吉行  
行冠禮此

### 皇子事也

皇女戴可許濶小頭箍至十餘齡留髮至年餘又擇吉打扒  
角至選婚有駙馬始擇吉上頭此

皇女事也凡奏文書皆禮儀房職掌凡收生婦醫婦進宮出  
宮或乳婦有疾更換皆禮儀房事也

### 貓兒房

猫兒房近侍三四人專飼

御前有名分讀去聲之猫凡

聖心所鍾愛者亦加陞管事職銜壯者曰某小廝驕者曰某老  
參北者曰某引頭候有名封則曰某管事或直曰猫管事  
亦隨中官數內關賞凡

皇子女嬰孺時多有被猫叫得驚風薨逝者有誰敢言或只  
於所居近處禁止幾年可也說者曰

祖宗爲

聖子神孫長育深宮阿保爲侶或不知生育繼嗣爲重而寵注  
一人未能溥貫魚之澤是以養猫養鴿復以螽斯百子千

嬰名其門者無非欲藉此感動生機廣肩緒耳其意良深  
遠哉想非一朝一夕也凡

聖駕喜乘之馬亦各賜佳名逆賢曾進

先帝之馬甚多有曰飛玄光等或陞馬玉帶賞馬抹布刀兒如  
管事之秩然總涉戲弄不可以爲訓也

宮內教書

宮內教書選二十四衙門多讀書善楷書有德行無勢力  
者任之三四員五六員不拘穿裋襖不妨原衙門原職銜  
而隨御司房或管櫃子關賞亦洵陞玉帶騎馬仍命秉筆  
一員提督之所教宮女讀百家姓千字文亦總計訓女孝



經女誠內則詩大學中庸論語等書學規嚴能通者陞  
女秀才陞女史陞宮正司六局掌印凡  
聖母及

后妃禮儀等事則女秀才爲引禮贊禮官也凡宮人有罪者  
發落責處墩鎖或罰提鈴等名色以苦之提鈴者每日申  
時正一刻并天晚宮門下鎖時及每夜起更二更三更四  
更之交五更則自乾清宮門裏提至日精門回至月華殿  
門仍還乾清宮門裏其聲方止提者徐行正步大風大雨  
不敢避而鈴聲若四字一句如曰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云  
云此亦警夜夜漏敬天時之義也

神廟御居啓祥宮時則自咸和右門提至嘉德右門而仍回原  
處止焉宮人除讀書之外各有職事其替宮人造辦食物  
衣服首飾者便有一種無骨氣貪脂粉內官名曰菜戶甘  
心爲之驅使供給即有父母兄弟亦不暇顧養而沉迷酒  
肉財色至死方已其催倩驅使者亦是內官每月三五兩  
工食不等爲之執炊掃除漿洗無事不做凡此類之人衣  
上有油穿窄袖衣背菜筐人貶之曰鏹匠言其洗滌盆盥  
搏轉精熟可笑可鄙然不過饑寒所迫苟圖衣食而已可  
諒也強如累臣以虛名召妬而致實禍也

寶和等店

寶和等店經營各處客商販來雜貨一年所徵之銀約數

萬兩除正額進

御前外餘者皆提督內臣公用不係

祖宗額設內府衙門之數也店有六曰寶和曰和遠曰順寧曰福

德曰福吉曰寶延而提督太監之廳解則在寶和店也俱

坐落戎政府衙門奉

旨提督者亦無

勅書傳云起自嘉靖年間

裕邸差官徵收

神廟時屬慈寧宮

聖母李老娘娘宮中徵用管事張隆齊棟等總其事

先帝登極逆賢攘為提督委掌家王朝用經理之朝用兢兢自

守自愛新其廨宇寬其苛斂惟恐病商而管<sub>店</sub>司房王准

善等咸至今稱之按每年販來貂皮約一萬餘張狐皮約

六萬餘張雜皮約三萬餘張平機布約八十萬匹粗布約

四十萬疋棉花約六千包夏布約二十萬疋串布約十萬

筒定油河油約四萬五千篔燒酒約四萬篔而都城內所

燒者不與<sub>馬</sub>荆油約三萬五千篔芝蔴約三萬石草油約

二千篔南絲約五百馱榆皮約二千馱各香舖分用也北

絲約三萬勦江米約三萬五千石瓜子約

馬方紹興茶

一萬箱松蘿茶約二千馱大麩約五十萬塊中麩約三十萬塊麵麩約六十萬塊京城自造細麩八十萬塊而內臣勲戚自製之麩不與也四直河油五千窶四直大麩二十萬塊玉約五千觔醃肉約二百車猪約五十萬口羊約三十萬隻俱各有稅而馬牛驢騾不與也南北雜貨不計其數如滇粵之寶石金珠鉛銅砂汞犀象藥材吳楚閩越山陝之幣帛絨貨又不與也天啓以前大概如此今又不知何項增多何項減少觀商民之通塞販貨之豐耗亦足以卜時考世云

酌中志卷之五

明寺人劉若愚著



大內規制記略第十八

皇城外層向南者曰大明門與正陽門永定門相對者也  
稍東而北過公主左門向東者曰長安左門再東過玉河  
橋自十王府西夾道往北向東者曰東安門轉而過天師  
庵草場轉西向北者曰北安門即俗所稱厚載門者是也  
轉而過太平倉迤南向西曰西安門再南過靈濟宮灰廠  
向西曰長安右門紅柵之內門之北則登聞鼓院在焉此  
外圍之六門牆外周圍紅鋪七十二處也

第一重曰承天之門每年霜降後吏部等衙門朝審刑部  
重囚在門前中甬道之西東西甬道之南五府等衙門坐  
東向西吏部等衙門坐西朝東吏部主筆者第一座刑部  
正堂第二座都察院第三座餘以次列下聞舊時犯人朝  
北跪而刑部事宜亦明載各旗尉引押本囚上前北面跪  
則是有寃者側面西向主筆者分訴今侍從之人大聲唱  
曰朝上跪而乃直朝西豈以西為上耶主筆者思以上自  
居耶無人敢以為非也南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  
兩分曰右掖門曰左掖門轉而向東曰東華門向西曰西  
華門向北曰玄武門此內圍之八門墻外周圍紅鋪三十

六處每晚有勳臣一員在闕左內直宿每官軍提銅鈴巡  
之而護城之河繞馬皇城内自北安門裏街東曰黃瓦東  
門之東街南曰尚衣監街北曰設監再東曰酒醋麴局曰  
內織染局曰皮房紙房曰針工局曰巾帽局曰火藥局即  
兵仗局之軍器庫也再東稍南曰內府供用庫曰番經廠  
曰漢經廠曰司苑局曰鐘鼓司再南曰新房曰都知監曰  
司禮監

祖宗舊制司禮監第一層門向西門之內稍南有松樹十餘株  
者內書堂也

先師位供安向南其楹聯曰學未到孔聖門墻須努力贊行幾

步做不盡家庭事業且開懷丟在一邊聖人傳之此一間  
教書詞林先生所總之所也廚房設在後凡米肉食料俱  
辦于光祿寺內書堂稍北曰崇聖堂凡印公公秉筆隨堂  
公之到任入門先禮之再北向南者則二層門矣入此門  
再東朝南者斯本監公廳之大門也門外有東西二井遞  
封汲之西井之西一小門東井之東一小門其內皆提督  
監官典簿文書房掌司所居房屋也古書籍名畫筆墨綾  
紗紙劄各有庫貯焉新房之北司禮監也新房之南御馬  
監也所謂新房者東西一街南北一連二連三連等連連  
之十字路口各有井自逆賢擅政將司禮舊制外曾拆毀

改為大門向西殊失蘊藉次第一層高如一層之義無知  
妄作此其一也近年仍改復舊制馬御馬監之南向西者  
曰杆子房曰北膳房曰煖閣廠廠之東門通河而門最高  
大啓閉不便遂于大門扇上復開一小門以便行步河之  
兩岸榆柳成行園畦分別如田家也曰南膳房再南曰冥  
器廠曰混堂司曰內東廠曰尚膳監撥子斜對御馬監向  
東者曰北花房亦辦膳之所也曰印綬監曰中書房曰蹴  
圓亭

武廟恒臨幸之曰內承運庫此庫掌印僉書掌司寫字諸人所  
住之署也此路總名之東河邊尚有房八區則司禮監印

公秉筆隨堂所住所謂河邊直房是也過東上北門東中門街北曰彈子房曰學醫讀書處曰光祿寺街南曰篋頭房再東則東安門裏俗所稱墻門者過墻則東安門也自東上南門之東曰重華宮其前曰重華門曰廣愛門曰咸熙門曰肅雍門曰康和門猶乾清宮之制而後有兩井東西有兩長街西長街則有興善門麗京門長春門清華門寧福宮延福宮嘉福宮明德宮永春宮永寧宮延禧宮延春宮宜春宮凡妃嬪皇子女之喪皆于此停靈至發引時出東上南門東上北門北中門北安門詣西山等處墳園安厝東長街則有廣順門中和門景華門宣明門景明門

洪慶殿供番佛之所也又有膳房又有門曰景和門又東則內承運庫也自東上南門迤南街東曰永泰門門之內街北則重華宮之前門也其東有一小臺臺有一小亭再東南則崇質殿俗云黑瓦殿也景泰年間

英廟自北狩回所居永泰門再南街東則

皇史宬珍藏

太祖以來御筆實錄要緊典籍石室金櫃之書此其處也

皇史宬每逢六月初六日奏知晒晾司禮監第一員監官提督董其事而稽覈之其看守則監官也左右小門曰鑄歷左門鑄歷右門再東則追光閣曰欽天閣道玲碑在焉

世廟御製欽天頌勒于碑碑石光潤活有監之  
也再南則

御前作也

皇史宬之西過觀心殿射箭處稍南有門曰蒼龍門其南則  
昭明門其西南則嘉樂館也其北曰丹鳳門立金獅二內  
有正殿曰龍德左殿曰崇仁右殿曰廣智正殿殿之後則  
飛虹橋也橋以白石為之鑿獅龍龜鼈魚蝦海戰水波洶  
湧活躍如生云是三寶太監鄭和自西域得之非中國石  
工所能製者橋之前右邊一塊缺損云是中國補造屢易  
屢泐亦古迹也橋之南北有坊二曰飛虹曰戴鰲姜立綱

筆橋之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壘石為山山下有洞  
額曰秀巖磴道而上之其高高在上者乾運殿也左右  
各聳一亭曰御風曰凌虛隔以山石藤蘿花卉若墻壁焉  
又外為明殿最後為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環碧又再北曰  
玉芝館即

睿宗獻皇廟也後殿曰大德殿外券門曰寶慶門曰延祥門曰  
佳麗門其東墻外則觀心殿也

皇史宬有門通河河上曰湧福閣舊名澄輝閣俗所謂騎馬  
樓者是也迤東沿河再北則呂梁洪則東安橋再北有亭  
居橋上曰涵碧又北則回龍觀止焉其殿曰崇德者是也



觀多海棠每至春深盛開之時

聖駕多臨幸之是河也從北安門外文昌宮迤東步糧橋入經皮房內織染局巾帽局御馬監之東東安門橋下至長安左門外迤東之玉河橋出焉北安門內街西曰安樂堂凡內官有疾者送此調理山陵及外廠九門官則不送也再南黃瓦西門之裏則內官監也過北中門迤西則白石橋萬洪殿等處至高大玄殿則習學道經內官之所居也其北則裏水窖也北中門之南曰壽皇殿左曰毓秀館右曰育芳亭後曰方福閣其下曰臻福堂曰永壽閣其下曰聚仙室曰延寧閣俱萬曆三十年春添蓋曰北果園殿之西

門內有樹一株挂一鐵雲板年久樹長遂銜雲板于樹幹之內止露十之三誠古跡也殿之東曰永壽殿曰觀花殿植牡丹芍藥甚多曰集芳亭曰會景亭曰翫春樓其下曰壽安室曰觀德殿亦射箭處也與御馬監西門相對者壽皇殿之東門萬曆中年始開者也殿之南則萬歲山俗所謂煤山者此也久向故老問詢咸云土塹堆築而成崇禎己巳冬大京兆䟽亦曾誤指為真有煤如果靠此一堆土而妄認為煤寧不臨危誤事哉我

成祖建都之後何等強盛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豈肯區區以煤

作山為禁中自全計何其示聖子神孫以不廣耶山上樹

木蔥鬱

神廟時鶴鹿成羣呦呦之鳴與在陰之和互相響答聞于霄漢矣山上有土成磴道每重陽日

聖駕至山頂升座眺望頗遠山之前曰萬歲山門再南曰兆工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西可望乾明門東可望御馬監也再南過北上門則紫禁城之玄武門也北上西門之西大高玄殿也其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有牌坊二座曰先天明鏡曰太極仙林曰孔綏皇祚曰弘祐天民又有閣二座左曰靈音陽明閣右曰桐音陰靈軒內曰福靜門曰康生門曰高玄門曰蒼精門曰黃華門殿之東北曰無工

閣其下曰龍章鳳篆曰始陽齋曰象一宮所供象一帝君范金為之高尺許乃

世宗玄脩之御容也稍西曰石作曰圓明閣又西曰乾明門門裏迤南曰兵仗局曰西直房即尚衣監所屬之袍房也曰舊監庫屬內官監地方曰尚膳外監曰甜食房曰西上北門其東向北者則西下馬牌矣紫禁城護城河一帶有祖制所設內承運庫衙門起至北花房止俱有房焉而西面護

城河西岸止有矮河墻羅列石作物料而已逆賢擅政興大工之際輒自西下馬門迤北乾明門迤南于兵仗對一帶創造房屋數區以為秉筆直房于風水頗失宜又護城

河東北角西北角原有深馬河姜礫石柵逆賢一旦毀之  
改成兩方角後又悔其悞復改如舊說者曰改此河後  
先帝聖嗣不育靈臺掌印張得禮者密為逆賢言之乃方復舊  
先帝皇子女羅經數產竟無一存惜哉說者又曰逆賢以慘殺  
導

上慙患遊獵手及狼獾狐兔血肉淋漓牲目動轉相與歡笑為  
樂賢欲導

先帝以武斷將手及無辜正不止曲法鍛鍊矯旨害人已也自  
西上北門過西上南門向東則御用監也又南向西則銀  
作局也再南過橋向南者曰靈臺亦有觀象臺銅鑄渾天

儀以測星度觀雲氣焉沿河西岸向南者曰寶鈔司自西  
中門之西則尚寶監也鷹房司也尚寶監再西出西苑門  
迤南向東曰灰池曰水碓水磨河之西土坡之上曰昭和  
殿曰擁翠宮曰趨臺坡曰澄淵亭又北曰紫光閣再西曰  
萬壽宮曰壽源宮嘉靖四十四年春更曰百祿宮曰五福  
殿曰承祐殿左祐祥殿右祐寧殿曰龍吉齋曰鳳祥館曰  
昭祥閣曰朗瑞居曰耀曦門曰耀朗門曰含祥門曰成瑞  
門曰永和門曰永順門曰永綏門曰永祉門曰納康門曰  
長寧門曰凝一殿其東曰萬春宮曰含春殿曰萬和宮曰  
萬華宮曰萬寧宮曰御饌庖曰體仁門曰履康門曰啓泰

門曰納祉門曰泰安門其西曰仙禧宮曰仙樂宮曰仙安宮曰仙明宮其朝東南起有門廿一曰長寧曰長和曰長善曰長耀曰令寧曰攸順曰攸利曰金靜曰金瑞曰宣惠曰靜安曰康寧即灌木曰金寧即授衣曰常靜曰壽安曰廣成曰東和其南曰陽德曰永光曰嘉安其東曰柏木殿曰旋坡臺即兔兒山顯陽殿也曰迎仙亭牌坊二南曰福巒北曰祿渚臺上七層牌額曰玉光曰光華曰華耀曰耀真曰真境曰境仙曰仙臺曰朝元館曰景德殿曰大光明殿曰登豐門曰廣福門 曰太始殿曰太初殿曰宣恩亭曰響社亭曰一陽亭曰萬仙亭後曰永吉門曰左安門

曰太極殿曰統宗殿曰總道殿曰天元閣下曰闡玄保祚朝東外二門曰天平曰豐和曰無逸殿曰幽風亭曰落成殿金海石橋之北河之西岸向南曰玉熙宮曰承華殿即迎翠殿曰寶月亭曰芙蓉亭曰清馥殿曰丹馨殿曰錦芳亭曰翠芬亭曰長春門曰昭馨門曰瑞芬門曰馥景門曰仙芳門曰馥東門曰馥西門曰澄碧亭曰騰波亭曰飛靄亭曰騰禧殿即黑老婆殿也曰王媽媽井河之上遊倒影入水如龍宮如城闕曰乾德閣即俗所云北臺是也高八丈一尺廣十七丈磴道三分三合而上之萬曆二十九年

夏建乾清宮牌子朝中內官監總理陳永壽董其役至天

啓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旨拆毀平之蓋猶春秋泉臺之毀矣天啓四年夏就其處為嘉  
豫殿其門曰延景門牌坊南曰福渚北曰壽岳河干有亭  
五中曰龍澤左曰澄祥右曰湧瑞又左曰滋香右曰浮翠  
總謂之五龍亭焉又洞三上曰龍壽中曰玉華下曰遊仙  
已上俱萬曆三十年秋添其三洞至天啓元年冬拆再西  
則內教場也曰振武殿曰恒裕倉曰省斂亭稍南臨河有  
坊曰傘音引祥橋其東則北開口曰洪應殿曰壇城曰轟雷  
軒曰嘯風室曰噓雪室曰雲雨室曰耀雷室曰清一齋曰  
寶淵門曰靈安堂曰精馨堂曰馭仙次曰輔國堂曰演妙

堂曰入聖居也自北開口迤南東岸曰船屋乃至冬藏龍  
舟之所有弘濟神祠橋之南亦有船屋焉直南曰玄熙殿  
有馬頭左擁翠亭右飛香亭後更名曰玄潤亭再南曰陟  
山門通裏冰窖者也又西馬頭曰龍淵亭曰念善館又云  
雷居又有亭曰龍湫又有殿曰壽源殿即太素殿曰正心  
齋曰博敬齋曰素左門曰素右門曰隆治門曰騰波亭曰  
滋祥亭又再南巍然若山者曰廣寒殿即俗云蕭后梳妝  
樓也萬曆七年傾頽其脊中錢元至元錢也

神宗曾分賜輔臣張居正數枚曰太液橋其坊曰堆雲曰積翠  
今止存山石基址天啓年間逆賢又將山石拆毀焉又再

南曰圓殿即承光殿也磚砌如城牆亦有雉堞以磴道分上之上有樓閣古松松乃數百年物霜幹虬枝紛披如偃蓋凡枝之垂者皆以杉木撐拄之至崇禎五年因枯久不能存始連根剷除也此乾明門之西也其石梁如虹直跨金海通東西之往來者曰玉河橋有坊二曰金鰲曰玉螭萬曆年間每遇七月十五日道經廠漢經廠做中元法事放河燈于此橋之中一空約丈餘以木枋代石亦用木欄杆橋之東岸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園也亦名園凡修實錄成于此焚草左迎祥館右集瑞館曰太玄亭曰問法所曰臨漪亭曰水雲榭再南則至西苑門矣由玉河橋玉熙宮

迤西曰櫺星門迤北曰羊房夾道牲口房虎城在焉內安樂堂在焉櫺星門迤西曰西酒房曰西花房曰大藏經廠即司禮監之經廠也又西曰洗帛處曰果園廠曰西安裏門曰甲字等十庫曰司鑰庫曰鴿子房街南曰惜薪司正西則西安門也櫺星門迤西街南職罰別庫之門也門之東迤南曰蠶池曰陽德門又西曰迎和門則萬壽宮之門也由大光明殿自陽德門皆可以至河是河也由北安門外藥王廟西橋下入滌洄洗漾蓄洩惟謹蓮藕魚蝦味最鮮美且萑葦茂密水禽上下儼若江南風景云至冬冰凍可拖拖牀以木版上加交牀或藁薦一人前引繩可立二

三人行冰如飛積雪殘雲點綴如畫

世廟晚年尚玄修多居西內嘉靖壬寅正月十六日

皇太子自宮中往見絕河冰而過時閣臣夏言詞云胡沐穩坐度層冰正詠此也

神廟臨御久希禁網踈濶每于河凍之後近京貧民羣來趁食于皇城內外凡有冰處拉拖沐以餬口遇雪滿林臯坐拖沐者艷素雜還交拉如織亦有興豪乘醉而頻往返者至春冰將泮間有沈溺捐生愍不畏也其河自寶鈔司東與護城河之西派合流過長安右門之北經承天門前再東過長安左門之北自湧福閣會歸于皇城之巽城而出焉

護城河者自北開口分流經內官監西橋大高玄殿之東北上西門之外半邊石半邊磚橋入此橋半用石者防車輪耳大高玄殿豎石碑二曰宮眷人等至此俱下車馬世廟尊崇玄教無往而不敬恪也水由橋下至紫禁城墻下護城河而東而南經

太廟之東玉芝宮飛虹橋之西而西派則自大社大稷壇之西至靈臺寶鈔司之東總合流于湧福閣之河焉紫禁城內之河則自玄武門之西從地溝入至廊下家由懷公門以南過長庚橋裏馬房橋由仁智殿西御酒房東武英殿前思善門外歸極門北皇極門前會極門北文華殿西而北

而東自慈慶宮前之徽音門外蜿蜒而南過東華門裏古  
今通集庫南從紫禁城墻下地溝亦自巽方出歸護城河  
或顯或隱總一脉也

神廟久不臨御河遂壅塞不通幫石圮泐者多逆賢專政時勒  
令疏通至今清流可鑒但恐事久禁弛仍復沮閉耳是河  
也非為魚泳在藻以恣遊賞亦非故為轉折以耗物料恐  
意外回祿之變此水實有可賴天啓四年六科廊災六年  
武英殿西油漆作災皆得此水之力而鼎建大工凡灰泥  
等項皆用此水

祖宗設立良有深意惟在後人遵守何如耳況坤寧宮後苑魚

池之水慈寧宮魚河之水各立有水車房用驢拽水車由  
地窖以運輸咸賴此河又如天啓年一號殿喊鸞宮等處  
被災者二次如止靠井中能救幾何耶疏濬此河脈誠急  
務也大明門內曰承天門其門裏之東一門內則太廟也  
西一門內則大社大稷也曰瑞門內則六科也東曰闕左  
門再南則松林會推處也西曰闕右門其居中巍然而向  
明者午門也鐘鼓在焉旗纛在焉曰左掖門曰右掖門門  
之內居中向南者曰皇極門即奉天門也俗所謂鑼兒天  
銅壺滴漏在此其左曰弘政門即東角門也考選通政司  
參議及鴻臚等官皆在此焉右曰宣治門即西角門也居



西向東曰歸極門即右順門也居東向西曰會極門即左順門也皇極門內居中向南者曰皇極殿今為太和殿即奉天殿也金磚玉瓦在殿額兩旁左向西者曰文昭閣即文樓也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樓也南北連屬穿堂上有滲金圓頂者曰中極殿即華蓋殿也殿之兩旁東曰中左門西曰中右門正北曰建極殿即謹身殿也俱嘉靖四十一年重修工完所改今名也殿居中向後高踞三躔白玉石欄杆之上與乾清門相對者雲臺門也兩旁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即雲臺左右門亦曰平臺凡召對閣臣等官或于平臺即後左門也又東則景運門西則

隆宗門隆宗門西南向南者則仁德門也乾清門外左右金獅各一入門丹陛直至乾清宮大殿殿內扁曰敬天法祖四字則崇禎元年八月初四日懸安聞係司禮監掌印高太監時明筆也殿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曰龍光右小門曰鳳彩殿東西有斜廊廊之後左曰昭仁殿右曰弘德殿東西各有角門宮後披簷東曰思政軒西曰養德軒再北則穿堂居中圓殿曰交泰殿其滲金圓頂亦猶中極殿之制也再北曰坤寧宮

皇后所居也曰永祥門增瑞門俱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十一日添額宮之東披簷曰清暇居北迴廊曰游藝齋俱崇禎五

年十月二十三日懸安者也宮後左曰景和門右曰龍德門再北右曰瑞則門左曰基化門便接瓊苑東西門矣坤寧宮仍有門原曰廣運門至嘉靖十四年七月初二日改曰坤寧門萬曆三十三年乾清坤寧俱鼎建告成至四十年後始御居乾清宮西煖閣乾清宮大殿之左向西者曰端凝殿尚冠等近侍所司御服袞冕玉圭冠帶等錢糧貯此向右東者曰懋勤殿

先帝創造地炕于此恒臨御之王體乾直房見文書經手次第中乾清宮管事牌子劉忠王朝忠等直房不概敘也此薇垣深邃之處中一路之大略也過日精門之東曰崇仁門

稍南曰內東裕庫曰弘孝殿曰神霄殿即舊名崇先殿也日精門往北向南者曰景明門今日順德左門則東一長街也再北向西與龍光門斜對者曰咸和左門向南者曰景仁宮其東則東二長街也南首曰麟趾門北首曰千嬰門麟趾門之東曰延祺宮曰怡神殿再東曰嘉德左門直東則蒼震門也此門恒閉遇掃雪修造則開

孝靖皇后王老娘娘疾革時每日

光廟來問安出入此門至薨逝後于慈慶宮恭設靈位哭臨供安大祥禫祭畢始不尚白衣冠矣咸和左門之北向西與景和門相對者曰廣和左門向南者曰承乾宮東宮娘娘

所居也東二長街之東曰永和宮廣和左門之北向西與  
基化門相對者曰大成左門向南者曰鍾粹閣今

皇太子所居改曰興龍宮者是也東二長街之東曰景陽宮  
者

孝靖皇后曾居之千嬰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東之房五所其東  
後小門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打掃凡有事則開也宮正司  
六尚局皆在乾清宮之東已上則東一路之大略也過月  
華門之西曰膳厨門即遵義門向南者曰養心殿也前東  
配殿曰履仁齋前西配殿曰一德軒後殿曰涵春室東曰  
隆禧館西曰臻祥館殿門內則司禮監掌印秉筆之直房

也其後層尚有大房一連緊靠隆道閣後

祖制宮中膳房也逆賢移膳房于怡神殿而將此房亦改為秉  
筆直房養心殿之西南曰祥寧宮宮前向北者曰無梁殿  
聞係

世廟烹煉丹藥之處也其制一木不用皆磚石砌成者月華門  
之西南巍然者隆道閣原名皇極閣後更道心閣隆慶四  
年春更此名左曰仁蕩門右曰義平門按此二門原名會  
極歸極

世廟時改之閣之下曰仁德堂即舊名精一堂亦隆慶四年所  
更前曰仁德門萬曆二十四年西宮災後開此門出入至

神宗晚年移居乾清宮始閉不恒開先年

慈聖老娘娘亦曾升此閣名李成晚至仁德門跪于地而宣諭  
切責之閣之東曰忠義室馮太監保李太監壽魏太監伸  
曾以室東小屋做直房至李永貞則惜然據忠義室而居  
之矣室三間黃琉璃瓦綠琉璃龜背腰墻其藻椽葉皆龍  
鳳文永貞遇有內官監巾帽局呈稟公事南面而坐于天  
子之位恬然不知怪于臣子之義安乎欲逃誅得耶說者  
曰子為左右而不切諫何也累臣曰難言之矣一傳衆咻  
轉喉觸諱寧止此哉如大工闕給銀兩自有司存乃必勒  
取領單親磨筭用挂印號以恣侵剋當時工部工料等衙

門皆以墨筆標日月在京各官體自應爾惟永貞獨用朱  
筆焉可乎原領文案在庫後人見之不知何如冷笑也閣  
之西南義平門則慈寧宮矣萬厯年間

慈聖李老娘娘所居泰昌元年八月

皇貴妃鄭老娘娘亦曾居之

光廟聖孝凡朝謁尊禮一如

神廟時見

仁聖陳老娘娘

慈聖李老娘娘故事中外毫無間言從來疑端訛語一時冰釋

此王太監安調劑力也

先帝登極復遷

鄭老娘娘于一號殿之仁壽宮居之請

神廟東宮

熹廟皇貴妃范娘娘亦居此宮也月華門往北曰順德右門則西一長街也再北向東與鳳彩門斜相對者曰咸和右門即廣安門向南者曰毓德宮即長樂宮萬曆四十四年冬更曰永壽宮逆賢曾以此為蹴鞠處其西則西二長街也南首曰螽斯門北首曰百子門螽斯門西曰啓祥宮神廟自兩宮災初移居于毓德宮後復移此萬曆三十三年春聖體不豫曾召輔臣沈一貫至此宮此乃

獻皇帝發祥之所原名未央宮

世廟入繼大統至十四年夏特更曰啓祥將宮門石坊向北扁

石青地金字四原曰貞源茂始後更之曰聖本肇初向南

字四原曰慶澤無終後更之曰立德永衍凡舊隸

興邸錢糧至今日未央宮改進乾清宮也再西則嘉德右門

即舊名景福門也其兩藩竿插雲向南而建者隆德殿也舊

名立極寶殿隆慶元年夏更今名供安玄教三清上帝諸

尊神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被災天啓七年三月

初二日修葺崇禎五年九月內將諸像移送朝天等宮安

藏六年四月十五日更名曰中正殿東配殿曰春仁西配

殿曰秋義東順山曰有容軒西順山曰無逸齋再西北曰英華殿舊名隆禧殿供安西番佛菩薩像殿前有菩提樹二株婆婆可愛結子堪作念珠又有古松翠柏幽靜如山林十三年秋殿復供安聖像如前實仰體

祖宗以來神道設教之意自嘉德右門之西向南者曰二南門門之北則八角井也水不堪汲天啓六年亦曾修濬而味不改真廢井矣正北曰四德門再西曰咸和宮

### 穆廟繼遷

皇后陳老娘娘曾居于此天啓年間客氏移住者咸和右門之北向東與隆福門相對者曰廣和右門向南者曰翊坤宮

西宮娘娘所居也西二長街之西曰永寧宮

### 先帝改曰長春宮

成妃李老娘娘曾居之也及遭革封之後移于乾西某所居焉廣和右門向東與瑞則門相對者曰大成右門向南者曰諸秀宮西二長街之西曰咸福宮

### 神廟時

### 惠王

桂王曾共居之百子門之北並列者則乾西之房五所其西後小門凡有事則開如東後小門總乾清門官經營啓閉也已上則西一路之大略也東西後小門之外皆有惜薪

司貯柴炭之園備宮中進用**坤寧宮**之後則宮後苑也欽  
安殿在焉供安玄天上帝之所也有門曰天一之門殿之  
東北有足跡二相傳

世廟時兩宮曰祿之變玄天曾立此點為救火其靈跡顯佑云  
崇禎五年秋隆德英華殿諸像具送付朝天等宮大隆善  
等寺安藏惟此殿聖像不動也曰承光門曰集福門曰延  
和門苑內曰萬春亭曰千秋亭曰對育軒曰清望閣曰金  
香亭曰玉翠亭曰樂志齋曰曲流館曰四神祠曰觀花殿  
萬曆十一年拆去壘堞石子券門石扁名曰堆秀上蓋亭  
一座名曰御景亭東西兩邊魚池二處其東曰游碧亭西

曰澄瑞亭竒花異樹禽聲上下春花秋月景色可人東南  
曰瓊苑東門西南曰瓊苑西門即東一長街西一長街之  
北首也其南首則東西夾牆也欽安殿後坤寧門嘉靖十  
四年秋更名曰順貞門其宮牆外則紫禁城之玄武門報  
夜更鼓在焉逆賢時更鼓房牌子侯得用慘毒無比較外  
之許顯純為更甚凡需索不盡而心欲斃之則用連七紙  
寫病重手本一件藏于身邊叩見逆賢標其口氣可以斃  
即將手本呈遞呈稱病故回至更鼓房即絕其命如逆賢  
口氣寬即不呈手本計三四年間所害內官可百餘人初  
天啓元年秋正監名下曹化淳等數人發更鼓房打更得

用心憐其冤設法救解改謫南京如同再世亦難泯其一節之善也至四年七月內得用欲殺打更淨軍梁暹趙進忠二命閉之幽室刻期必死不意趙進忠家人迫急無策遂于禁地用繩自縊衆人救解未死致巡視長隨得知具稟到官逆賢始知得用從來朦朧害人貪殘狠惡狀奏聞先帝卽陞梁暹為更鼓房牌子將得用就付暹登時捶斃哀慘萬狀肢體離析人甚快之崇禎年間曹太監化淳追念得用欲圖報之絕無親屬矣玄武門裏東有廊下家可十一門而更鼓房儘東首為紫禁城之艮隅也乾清宮門圍牆之內左右廊房之朝南半間者曰東夾牆曰西夾牆又慈

寧宮西茅等皆宮眷內官便溺之所磚砌券門安大石于上鑿圓孔垂之各有淨軍在下接盛于每月初四十四廿四等日開玄武門等小門打掃自嘉德右門之西曰太安門其外向西曰長庚門凡放夫匠淘溝及修造或年老有勞宮人病故皆奏開此門以便出入其外自玄武門迤西可九門自北而南過長庚橋至御酒房後牆曰長連可三十一門再前層曰短連可三門并玄武門東計之通共五十四門總曰廊下家俱答應長隨所居各有佛堂以供香火三時鐘磬宛如梵宮凡遇有風之日卽輪一人大聲巡

警曰謹慎燈燭牢插線香嚴慎如此各門所栽棗樹森鬱



其實甜脆異常衆長隨各以造麴做酒化貨賣為生都人所謂廊下內酒是也長庚橋南有柿一株高二丈餘每到霜後實懸樹杪丹色可愛凡文書房并司禮監監官典簿各占過宿直房萬曆時李永貞墩鎖十八年曾于懷公門住懷公者

憲廟時賢監國史所稱懷恩者也此門之南井之北

神廟時災久缺未補逆賢專政時日委李永貞等修補一新勒碑之文崑山相國所譏其諛言語明載居停主人字樣今此碑或仆埋不敢存矣自隆宗門外朝東者曰司禮監經廠直房日用紙劄書籍皆貯于此候

御前取討過慈寧宮外層向東小門之南曰北司房即文書房也再南曰司禮監管賞處即兩班回撥寫字所居也亦有茅房木桶為衆便溺之所再東曰外膳房萬曆時每五更攢點後河邊擡來膳先到此後運入宮今不然也再南曰南司房即監官典籍直房也隆宗門外朝西者亦監官典籍直房也有井存焉再南則寶寧門門外偏西大殿曰仁智殿即俗所謂白虎殿也凡大行帝后梓宮靈位在此停供其西南曰御酒房西北曰馬房監官典簿奉

旨問刑拷打內犯之所門外有二大椿俗云裏馬房者此也東南曰思善門門外橋西曰武英殿命婦朝

皇后于此再西曰大庖厨曰尚膳監乃第一員總理及管理簽書掌司所居也武英殿之西南曰

御用裏監乃把總等官所居再東曰南薰殿凡上徽號冊封大典該

御用監裏監把總官置辦盛席伺候必殺鹿一隻蒸魚作羹以明豐侈此舊典也又

神廟靜攝久凡冬年

聖節閣臣詣仁德門外行禮畢先監矩即奉

旨于文書房置酒飯管待畢必密具說帖回奏如有應行事體亦借此轉達可十得四五誠納約自牖之義也再北曰歸

極門所謂逍遙城者在六科廊背後此門之西南姜礫之

下宣德中置

漢王高煦于銅缸炙死于此至天啓年間鼎建大工時官匠亦計議及此逆賢曰這是

國家甚麼吉祥好勾當存之何為遂泯其跡從歸極門裏向西南入曰六科廊東科兩房掌司所居精微科及章疏在焉過皇極門再東曰會極門凡京官上本接本俱于此處各項本章奉

旨發抄亦必由此處會極門裏向東南入曰內閣輔臣票本清禁處也

宣廟賜有文淵閣印一顆玉筋篆文凡進封票本揭帖  
聖諭勅稿用此印鈐封萬曆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不知何人  
盜去六月朔

神廟准補鑄賜之出會極門之東姜礫下曰佑國殿供安玄帝  
聖像籤最靈像金鑄者曾經盜去鎔使惟像首屢銷不化  
盜藏之兜肚晝夜隨身由此發露正法至如寶善門思善  
門乾清門仁德門平臺之西室及皇城各門皆供有關聖  
像也佑國殿之東則內承運庫銀兩表裏等錢糧貯藏之  
所也兩庫之間有槐一株自徽音門南望枝幹扶踈翠茂  
可愛有井一處甘冽可用再東過小石橋曰香庫乃內府

供用供答應錢糧之所又稍 有庫一連坐東向西有石  
碑曰古今通集庫係印綬監職掌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  
籍貯此每年六月初六日晒晾如

皇史宬例再北曰東華門門內有石橋橋之北有樹二株曰  
馬纓樹高不足丈其葉似槐而細長晝舒夜斂花粉紅色  
無瓣而皆若蕊結角如椿亦可種而生是以名之曰馬纓  
也再北曰馬神廟御馬監該班官及良馬十餘匹在此有  
飛龍二大字太監肅敬筆也會極門東向南者文華殿也  
後殿扁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乃

慈聖老娘娘御書後人乃以為

酌中志卷之五 大內規制

神廟御書也分六行每行二字前殿扁曰繩愆糾繆聞亦  
慈聖因

世廟時建有省愆居是以特命小臣杜詩寫此四字為扁以垂  
戒萬世殿內圍屏中數扇畫輿地圖左數扇貼文官職名  
右數扇貼武官職名遇陞遷則易之此係萬曆初年輔臣  
張文忠公居正所創進者至二十四年之後

神廟御居啓祥宮復另置一小圍屏高二尺餘中左右亦如之  
于啓祥宮前殿安設凡文華殿前後柱上對聯亦張文忠  
進獻王庭策等所書寫曰念終始典于學期邁殷宗於緝  
熙單厥心若稽周后又曰披王圖考帝功九有化成于几

席游禮闕翔藝圃六經道顯於羹墻又曰四海昇平翠帷  
雍容探六籍萬幾清暇瑤編披覽惜三餘又曰縱橫圖史  
發天經地緯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又曰西崑  
峙羣玉之峰寶氣高騰冊府東壁耿雙星之耀祥輝遙接  
書林殿之側有九五齋臨寶室精一堂恭默室殿之後曰  
至食館端敬殿理辨房過小門而北曰省愆居其制度用  
木為通透之基高三尺餘下不令墻壁至地其四圍亦不  
與別處接連凡遇天變災眚

聖駕居此以示脩省之意

先帝時塵封久矣萬曆中年後凡天下藩府差來進表內官尚

膳監備辦筵宴司禮監掌印或秉筆于文華殿門之西奉旨管待以昭親親之誼焉自天啓七年皇極殿工完後其管待藩府官人始不在文華門西也殿之東曰神厨內有一井每年祭司井之神于此殿之西曰崇本門殿之後為刻漏房凡八刻水則交一時直殿監官把時辰牌赴乾清門裏挽之牌長尺石青地金字某時路過之者必側立讓行坐者起立蓋敬天時之義也殿之東北向後開門者曰聖濟殿供三皇歷代明醫

御服藥餌之處徽音門裏亦曰麟趾門其內則慈慶宮

神廟時

仁聖陳老娘娘居之內有宮四曰奉宸宮曰勗勤宮曰承華宮曰昭儉宮其園之門曰韶輔門曰麗園門曰擷芳殿曰薦香亭麟趾門之東曰闕雎左門其內則掌印秉筆直房所謂梨園者是也西曰闕雎右門再西轉角向西者曰元輝殿

光廟元妃郭娘娘選中時在南配殿住其總理婚典者田太監義也後

福王妃鄒娘娘選中在正殿北一間住其總理婚典者先太監陳矩也凡三五日即詣妃寢殿門外問貴人起居時萬曆三十一年也其冬續憂危竝議之獄興凡諸王館選中

淑女候

欽遣某封某位娘娘親到元輝殿選不中者送出凡選中者或后或妃或王妃皆先居住于此以便次第奏舉行吉禮也再北曰御馬監直房每日伺候

御乘良馬十餘匹在此

神廟時有進到大黑牛二隻無角大黑牛一隻亦餵于此再北曰御用等庫再北朝南者曰寶善門門之西舊有核桃棗樹數株乃二百餘年所培植者逆賢因天啓二年夏風變除去以便跑馬耳十庫之後亦有隙地堪跑馬者逆賢慙患

先帝雜其蒿菜而馳騁焉寶善門內迤東曰慈慶宮後門之外神廟末年鑿一井味極甘冽北曰奉先殿即內太廟也

祖宗舊制宮外膳房原在寶寧門裏每日五更攢點後膳房牲匣約十餘楨自河邊經東華門會極歸極思善寶寧門逆賢擅政于寶善門內矣街東曰隆祀門其內則外東裕庫也街西再北曰蒼震門又街東再北並列二門向西者曰履順曰蹈和則一號殿仁壽宮之外層小門也內有熾鸞宮喈鳳宮凡先朝有名分之妃嬪無名封之宮眷養老處也各有應得養膳銀喫用至病終之後該號殿看門官稟

知司禮監監官典簿題知奉

旨著照某封某氏例發送此巷自寶善門亦可通玄武門俗稱狗兒灣其居中之門曰蓮花門也景運門南朝西者都知監之直房也隆宗門北朝東者司禮監人數之直房也五更攢點至曉報九刻水者刻漏房官及答應長隨也隆宗門南朝東者曰協恭堂印公等過司房之處也慈寧宮慈慶宮皆有花園有井有庫藏而乾清宮兩旁各有井無花園惟鍾粹宮有松數株耳其餘宮名殿名門名或有記憶未真詮敘失次未能備載者敬俟後之君子續補訂正是幸京北沙河鞏華城有門四南曰拱京北曰鎮遼西曰威

漠東曰展思內有駐鑿宮曰龍蹕殿曰廣載宮東曰凝禧之殿曰華鸞宮曰集祥宮西曰景惠之殿曰翠鳳宮曰會祉宮東曰麗春門曰步和門西曰延秋門曰宣澤門北曰寧遠門天壽山紅門裏曰時陟門曰時陟殿曰松露殿曰肅敬殿曰修儀館曰飾容館曰聖蹟亭曰咸思門曰咸思殿曰九龍池曰粹澤亭曰老君堂曰長生蹟曰長生亭湖廣承天府舊名安陸州乃

世祖發祥之所即興都也曰重明門曰麗正門曰龍飛門曰龍飛殿曰啓運殿曰卿雲門曰卿雲宮曰鳳祥宮曰弘載宮曰春暉門曰秋朗門曰純一門曰純一殿曰世子府曰泰

禋門曰泰禋殿曰永配殿曰保和門曰太和門曰啓祚門  
曰受命御極之殿曰春宵殿曰福寧門曰慶源殿曰光熙  
門曰元祐宮門曰儲祉門曰元祐門曰元祐寶殿曰宣真  
殿曰衍法殿曰隆祥殿曰三洞閣

說者曰史漢以來有因漏禁中語而得罪者又有不答  
溫室省中何樹者今子侈口鋪張罄懷羅列得無非古  
人厚重不洩之言乎累臣曰固也然問諸道路如張金  
吾懋忠所刻規制一書止憑慈寧宮管事齊棟所言中  
多舛誤何以昭

聖朝之盛美乎蓋我

國家左右史之溺職久矣自

神廟靜攝多年起居所記注猶不能詳而內小臣獨能竊知

一二揄揚鴻烈以仰昭一代之盛垂之無窮不循次第

况若愚不幸遭罹奇冤朝不保夕筆之梗概不拘體制  
不循次第不過古人之西京雜記三輔皇圖類耳世之  
君子當不諱之朝思采月之義史失而求諸野閒中一  
寓目未必不興發其致君澤民之念也累臣所見如此  
至于園丘方澤謂

陵視學耕藉闕成一切慶典經筵等儀自有儀注外廷備矣  
不概及



內板經書記略第十九

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

祖宗累朝傳遺秘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禮監工分其細也自

神廟靜攝年久講學塵封右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匹夫厨

役偷出貨賣柘黃之帖而御寶圖書公然列于市肆中再

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且占空地為圃以致板無晒處

濕損模糊甚至劈經板以禦寒去其字以改作即庫中見

貯之書屋漏浥損鼠嚙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黴如

泥片者放失虧缺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之蓋已什

減六七矣既無多學博洽之官綜覈齊理又無簿籍數目  
可考以憑銷筭蓋內官發迹本不由斯而貧富升沈又全  
不關於貪廉勤惰是以居官經營者多長于避事而鮮諳  
大體故無怪乎泥沙視之也夫既屬內廷庫藏在外之儒  
臣又不敢越俎條陳曾不思難得易失者惟書籍為最甚  
也昔周武滅商洪範訪自箕子晉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矣今將有用圖書盡擲無用之地豈我  
祖宗求遺書于天下垂典則于萬世之至意乎想在天之靈不  
知何如恫然何如歎息也今

萬歲爺天縱英明右文圖治倘一旦清問

祖宗歷來所存書籍幾何或有不避勞怨之提督率掌司人役  
親臨庫際打點盤察一番亦聖道幸也惜哉當局者未及  
此耳

祖宗設內書堂原欲于此陶鑄真才冀得實用按古文真寶古  
文精粹二書皆出于老學究所選累臣欲求大方于明白  
上水頭古文選為入門再將宏肆上水頭古文選為極則  
起自檀弓左國史漢諸子十之七八唐宋十之二三為一  
種再將洪武以來程墨垂世之稿亦選出一半為入門一  
半為極則亦為一種四者集成二帙以範彼之內臣奏知  
聖主發司禮監刊行用示永久不知得遂志否也皇城內臣

學問讀四書書經詩經看性理通鑑節要千家詩唐賢三體詩習書東活套習作對聯再加于古文真寶古文精粹盡之矣十分聰明有志者看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聖學心法綱目盡之矣說苑新序亦間及之五經大全文獻通考涉獵者亦寡也此皆內府有板之書也先年有讀等韻海篇部頭以便簡查難字凡有不知典故難字必自己搜查不憚疲苦蓋緣心氣驕滿勉強拱高而無虛己受善之風也三國志通俗衍義韻府羣玉皆樂看愛買者也至于周禮左傳國語國策史漢一則內府無板一則繩于陋習樂不好焉除古本抄本襍書不能編開外今按見有板者譜

列于後即內府之經書則例也 計開

五倫書 六十二本一葉

周易大全 十二本一葉

書傳大全 六十三本七葉

詩傳大全 十二本九葉

春秋大全 八本一千四

禮記大全 十八本一千二

書傳 六本五百

易傳 六本五百

詩傳 六本六百

春秋傳 四本一千

禮記 八本一千

四書大全 二十本一千五

四書集註 二十本八百

性理大全 三十本二千一

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一本四百

續通鑑綱目 十四本一千一

少微通鑑節要 二十本一千

通鑑節要續編 二十本一千六

晏宏通鑑綱目 三十本四葉  
文獻通考 一百三十六本一萬八千

歷代名臣奏議 百五十本九千七百廿九葉  
歷代通鑑纂要 六十本三千六百三十二葉

大明會典 百四十本六千九百九十九葉  
事文類聚 三百二十本八千三百六十七葉

大明一統志 四十本三千一百五十三葉  
明倫大典 二百二十四本七千七百七十四葉

大明集禮 三十六本一千七百七十六葉  
大學衍義 百二十本一千八百八十八葉

大學衍義補 四十本三千六百六十六葉  
對類 七十二本八百八十八葉

諸司職掌 三本四百八十八葉  
大明官制 二本三百三十三葉

御制大誥 四本二百三十三葉  
大明律 二本二百七十七葉

洪武正韻 五本五百五十五葉  
韻府羣玉 四十本一千四百四十四葉

御制文集 八本七百七十三葉  
經史海篇直音 五本五百五十五葉

廣韻 二本二百五十五葉  
玉篇 二本三百三十五葉

御制詩集 二本四百八十四葉  
經書音釋 二本一百七十七葉

詩韻釋義 二本一百五十八葉  
四書白文 六本三百三十三葉

詩學大成 十四本一千四百四十四葉  
爾雅埤雅 四本三百三十三葉

許氏說文 八本六百六十六葉  
呂真人文集 二本二百二十二葉

孔子家語 三本一百四十四葉  
通書大全 八本九百九十九葉

列女傳 三本一百五十五葉  
神課金口訣 二本二百二十二葉

仁孝皇后勸善書 十本八百七十六葉  
曜仙肘後神樞 二本一百七十八葉

選擇歷書 二本二百五十六葉  
雍熙樂府 二十本一千九百九十九葉

三國志通俗演義 二十四本一千五百五十五葉  
歷代臣鑒 十本五百五十五葉

貞觀政要 八十本 三百葉

聖學心法 四本 三百葉

飲膳正要 三本 七百葉

古文精粹 二本 二百葉

選詩補註 三本 三百葉

高皇后傳 一本 四百葉

內訓 一本 五十葉

周易占法 二本 二百葉

恩紀念春堂詩 二本 二百葉

明心寶鑑 二本 一百葉

居家必用 十本 八百葉

釋文三註 千字文七十一葉 胡曾詩九十葉 蒙求百四十四葉

唐賢三體詩 二本 一百葉

李白詩 四本 三百葉

唐詩鼓吹 五本 二百葉

女訓 一本 四十葉

尚書孝經大學中庸 五本 三百三十六葉

草堂詩餘 二本 一百葉

小四書 三本 二百葉

擊壤集 四本 三百葉

勸忍百箴 四本 三百葉

醫要集覽 六本 二百葉

增定華夷譯語 十一本 一千八百葉

通鑑博論 三本 二百葉

養生類纂 五本 一百九十七葉

皇明祖訓 一本 五十葉

稽古定制 一本 八十二葉

祖訓條章 一本 十二葉

女誠直解 一本 四十八葉

皇明典禮 一本 九十五葉

古文真寶 四本 三百九十一葉

草韻辨體 六本 二百七十葉

評史心見 六本 三百五十五葉

重刻証類本草 十本 一千三百四十五葉

釋氏源流事蹟 四本 四百四十葉

洪武禮制 一本 八十二葉

鄭氏安孝經 一本 四十二葉

曹大家女訓 一本 十六葉

劉向說苑 五本 三百三十五葉

內則詩 一本 六十二葉

內令 一本十  
二葉

御制洪範篇序 一本三  
十葉

外戚事鑒 一本六  
十八葉

慈聖皇太后女鑒 一本六  
十九葉

矚仙肘後經 一本一  
十二葉

省躬錄 一本十  
二葉

步天歌 一本  
八葉

詳明算法 一本一  
百十葉

真字碎金 一本九  
十二葉

孝順實事 一本二  
九十二葉

小學書解 一本一  
百六葉

孝經大義 一本四  
十二葉

四時歌曲 一本十  
一葉

高皇帝道德經註解 一本六  
十九葉

醫按書 一本三  
十二葉

山歌 一本一  
百四葉

古字便覽 一本五  
十二葉

警世篇 一本三  
十一葉

太上感應靈篇 一本五  
十二葉

百家姓 一本  
十葉

昭鑒錄 一本一  
五十二葉

勤政要典 一本七  
十三葉

山居四要 一本八  
十三葉

女訓內訓 全前

玉匣記 一本八  
十二葉

祥異賦 一本四  
十九葉

傳心妙訣 一本四  
十五葉

草字碎金 一本九  
十二葉

千家姓 一本五  
十九葉

為善陰騭 一本三  
七十二葉

忠經 一本四  
十二葉

歷代紀年 一本三  
十六葉

隨機應化錄 一本六  
十葉

達達字孝經 一本四  
十二葉

蒙求白文 一本三  
十九葉

華夷譯語 一本八  
十八葉

八行遺事集 一本二  
十八葉

忠經直解 一本十  
六葉

憲綱 一本五  
十葉

大學 一本三  
十六葉

千字文 一本十葉

中庸 一本五葉

四書禱字 一本二葉

七言禱字 一本十葉

啟蒙集 一本四葉

草訣百韻 一本十葉

八行圖書 一本四葉

解夢書大全 二本七葉

書經直解 十三本八葉

帝鑑圖說 六本三百五十六葉

孝經 一本六葉

千家詩 一本四葉

神童詩 一本二葉

三字經 一本二葉

啟蒙書法 即永字八法一本二十二葉

草訣百韻歌 三本四葉

孝經直解 一本三葉

四書直解 二十六本一千八百四十葉

通鑑直解 二十五本一千四百二十二葉

劉向新序 三本一百四十二葉

洪武正韻玉鍵 二本一百三十葉

佛經一藏計六百七千八百函 十八萬八千二百二十二葉 共用

白連紙四萬五千二十三張 藍絹二百五十三疋七

尺四寸 黃絹二十六疋二丈四尺一寸 每疋長三

丈二尺 黃毛邊紙五百七十張 藍毛邊紙四千九

百十二張 黃連四紙三百四十七張 白戶由紙一

萬八千九十五張 黑墨二百八十六斤八兩 白麩

一千二百二十五斤 白礬四十五斤

道經一藏計五百十二函 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九葉

共用白連四紙三萬八百九十七張 黃連四紙一

百七十六張 藍毛邊紙三千十八張 黃毛邊紙五百二張 藍絹一百八十二尺一丈八尺六寸 黃絹二十尺一丈六尺 白戶由紙八千三百七張 黑墨一百六十斤八兩 白麵七百五十斤 明礬二十五斤

番經一藏計一百四十七函 十五萬七十四葉 共用

腰子白鹿紙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張

大五大部經 華嚴經一本十 大涅槃經一本十 報恩經

一本 金剛明經十一本 心地觀經八本

小五大部經 法華經七本 楞嚴經十本 佛母大孔雀經

本三 地藏經三本 梁皇懺十本

又五般經 圓覺經二本 彌陀經一本 諸品經呪 金

剛經註解一本一百七葉 華嚴小鈔一本七十本

諸真寶懺十二本 小道經一部

纍臣若愚曾聞

成祖勅儒臣纂脩永樂大典一部係湖廣王洪等編輯時號召

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

一萬一千九十五本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止寫冊原本

至

孝廟宏治年以大典內金匱秘方外人所未覩者乃親揮



宸翰識以

御寶賜太醫院使臣王聖濟殿內臣寵益欲推之以福海內也  
閣臣王文恪鑿恭撰頌以掄揚盛美相傳至嘉靖年間于  
文樓安置偶遭回祿之變

世廟亟命那救幸未至焚遂勅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  
摹鈔一部當時供謄寫官生一百八名每人日抄三葉自  
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始克告完及萬厯年間兩  
宮三殿復遭回祿不知此二部永樂大典今又存貯藏于  
何處也又累臣曾見

車駕幸第錄所載正德十五年閏八月內

武廟南征回如鎮江幸大學士楊一清第曾進抄本冊府元龜  
一部共一千卷計二百零二本累臣曾向韓提督世祿言  
及幸有一部然舛記頗多至不能句似非楊宅所獻之書  
李永貞遂雇人借抄一部仍將原本交還而抄本一部聞  
丁卯冬已有人獻與王體乾矣崇禎己卯夏體乾籍沒又  
不知落何人手也又江陵張文忠公在閣時曾具書與張  
中翰後湖曰先年張文簡公曾得內閣所藏冊府元龜一  
部其後文簡公卒于京邸其僕即將此書于部前貨賣令  
先翁識其為閣本也贖而藏之于家嘗語區區曰吾欲將  
此書仍送內閣以完先代之寶何如僕時起賀曰幸甚此

義舉也無何而令先翁亦逝竟勿克踐其言今憶此書必無恙也僕欲倍價奉贖仍歸閣中以卒先公之志惟執事其幸許之夫此一書也文簡得之令先翁贖之至僕而還之三更張氏皆楚人也將以媿于古之左史倚相能讀墳典邱索不亦美乎云云然詳味江陵此舉則必實踐其言者但未曉後湖果曾割付此書否又不知此書今尚存內閣否也承平日久處處光景與先年不同則此書之存與不存與永樂大典之存貯何庫又有誰敢饒舌問及也哉嗟嗟難言之矣

### 內臣佩服記略第二十

祖宗設立內官其中帽服佩自有一定制度其名色多非外廷所曉而舊制醇雅每寓等威節省之誼自逆賢擅政創古今未有之制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以今驗昔良然貼裏其製如外廷之襪褶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乾清宮管事牌子各執事近侍都許穿紅貼裏綴本等補以便侍從

### 御前凡二十四衙門

山陵等處官長隨內使小火者俱得穿青貼裏自逆賢擅政于

貼裏<sup>蟒</sup>膝襪之下又加一襪名曰三襪貼裏最貴近者方蒙

欽賞服之又有雙袖襪蟒衣凡左右袖上裏外有蟒二條自正

旦燈景以至冬至陽生

萬壽聖節各有應景蟒紵自清明鞦韆與九月重陽菊花俱有  
應景蟒羅自端陽五毒至八月月光玉兔俱有應景蟒紗  
逆賢又創造滿身金虎金兔之紗及滿身金葫蘆燈籠金  
壽字喜字紵或貼裏每褶有朝天小蟒者然圓領亦有金  
壽字喜字者遇

聖壽及千秋或國喜或印公等生日搬移則穿之惟逆賢之服  
奢僭更甚及籍沒後皆賞給鐘鼓司凡承應則穿之光焰  
耀目

今上聖主天性素儉每為切齒或笑其越分析福終何用也

祖宗以來青貼裏原不綴補惟紅貼裏有補逆賢偶欲貴異其  
親信者遂自印公起至請小轎止俱于青貼裏綴補紛更  
多事人咸不便又按舊制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  
三日穿紵絲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自四月  
初四日至九月初三日穿紗自九月初四日至十月初三  
日穿羅該司禮監預先題奏傳行凡婚慶吉典則雖遇夏  
秋亦必穿紵絲供事若羊羢衣服則每歲小雪之後立春  
之前隨紵絲穿之凡大忌辰穿青素祧廟者穿青綠花樣  
遇修省則穿青素

祖宗時夏穿素則屯絹也冬穿青素則玄色紵絲也逆賢擅政  
酌中志卷之五 內臣佩服

則玉體乾等夏穿真青油綠懷素紗內以玉色素紗襯之  
滿身活文如水之波如木之理而冬則天青竹線油綠懷  
素紗光耀射目爭相誇尚以艷麗為美然于忌辰之義何  
居于臣子之心何安乎襖襪其製後襟不斷而兩旁有襪  
前襟兩截而下有馬面褶往兩旁起惟自司禮監寫字以  
至提督止并各衙門總理管理方敢服之紅者綴本等補  
青者否圓領襯襪與外廷同各按品級凡司禮監掌印秉  
筆及乾清宮管事之者舊有勞者皆得賜坐蟒補次則斗  
牛補奉諸太監俱麒麟補凡請大轎長隨及都知監戴平  
巾有牙牌者穿獅子鸚哥襪禽補逆賢名下凡掌印提督  
者皆濫穿坐蟒可**駭**也官帽以竹絲作胎真青縐紗蒙之  
自奉

御至太監皆戴之俗所謂剛帽也平巾以竹絲作胎真青羅  
蒙之長隨內使小火者戴之制如官帽而無後山然有羅  
一幅垂于後長尺餘俗所謂紗鍋片也牙牌內官監題本  
于內承應庫領討象牙製造每陞奉

御或長隨即給與一面將原帶烏木牌換收按

御用監等衙門各有號數一邊刻忠字若干號一邊刻某監某  
銜亦間有私買者私造者從來有禁其制有雲尖下方微  
潤而上員可重至七兩不等近將舊牙牌不用另換給新

製牙牌一面橫用篆文其衙門下書銜一面載不許借失等字為官物也無私造者烏木牌其制荷葉頭圓徑二寸許一面刻內使或小火者字樣一面用長方大印于中其篆文四字曰關防出入而大印兩旁分刻小字曰某字若干號此係官物無敢私造者凡遇失落必題知懲處另給牌總其製用象牙或牛骨作管青綠線結實蓋三層圓可徑二寸下垂紅線長八寸許內懸牙牌或烏木牌上有提繫青絛凡穿圓領隨侍及有公差私假出入本等帶之左即懸此牌總如平居在宮穿襖襪者貼裏者俱帶牌總有絛逆賢時將牌總紅線長至尺餘而懸總之提繫舊制大

可二寸許不過銅銀玉等為之上有鈎逆賢時改造大樣提繫長六寸五寸濶三寸或二寸半鑲嵌絕好珠石睛碌之類有一件可值千金六七百金者各按節令巧樣將見帶者懸掛蒲壁不帶而聚蓄者盈箱充櫃亦賞及名下諸人又令絛作織五色五毒絛子創造珍珠牌總以玉作管去牙牌而懸白玉或碧玉玲瓏牌五毒絛編綴小珍珠其色白疑近喪間服飾遂又加青紅寶石珊瑚黃綠瑠璃珠以間之其實不雅皆逆賢掌家王朝用逢迎造辦有識者竊笑曰帶珠者待誅也謂非服妖而何又創造玉管天青線印綬如外廷印綬夏則內懸玉牌冬則內懸金牌或金

魚二尾中加鑰馬凡掌一印者帶一綬如玉體乾三綬李  
永貞則二綬矣雖不掌印者凡出禁城有事則亦帶一綬  
于玉帶之左馬冒濫可笑極矣帶凡內使小火者烏木牌  
平巾者無穿圓領束帶之理惟請轎長隨并都知監長隨  
各獅子等補束角帶其陞者有牙牌官帽便謂之奉御正  
六品得服麟補束金鑲玳瑁或羣帶自奉御而上左右監  
丞五品左右少監從四品太監正四品自太監而上方敢  
穿斗牛補如再陞則膝襪之飛魚也斗牛也蟒衣也再陞  
則受賞也特陞方賜玉帶冬則光素夏則玲瓏三月九月  
則頂粧玉帶也再陞內府騎馬再陞每歲祿米十二石如  
再陞但凡一級止歲加祿米十二石耳逆賢擅政時有孩  
孺而至祿米若干石有陞賞一次曾頓加祿米至一千二  
百石不一也騎馬凡內府有名騎馬者自東西下馬門起  
至北安西安門柵欄東上北門止又東上南門起至南內  
西上南門起至寶鈔司凡遇

萬壽聖節正旦節凡內府騎馬者各進馬一匹若遇大婚禮誕  
生慶典亦然凡進馬有例司禮監管賞寫字豫先于思善  
等門曉示一帖曰某日進馬各家將馬之毛色并己之官  
銜姓名開送司禮監總辦黃本處各酬銀二錢或三錢不  
等以為買筆墨之用此舊規也臨期請

旨如

聖駕親覽所進之馬便都于乾清宮門外伺候覽過交御馬監不堪者該監不收換補之逆賢擅政時因山海關等處缺馬遂將皇城内官人稍堪辦進者躡陞數百人騎馬每次各進一匹又派各監局司場庫進十匹至五十匹者每歲傳進十餘次每次不下數百匹驗收之日黎明時逆賢于北上門中間朝北正坐盛服示威內外侍衛者數百十人列于兩傍按職名捧馬魚貫而過或不係夷產及瘤瘦老病者必重責其人如牌子王心悅幾斃杖下所以馬價踴貴焉及解馬到于彼處聽其瓜分又苦無應時芻豆隨至倒死者相望軍士啖馬者比比也按舊制禁門中間係御路臣子無敢正坐者曾記萬曆二十九年纍臣同選入者四千餘人于七月內先監矩奉

神廟聖旨于北上門撥散于各衙門先監在北上門東一空門限之北坐東朝西可謂得宜至天啓二年六月內王體乾史賓張文元奉

先帝聖旨選內操官人時在北上門居中朝北正坐者體乾也左右並列坐者賓與文元也孔子立不中門況坐以臨下乎干天之位懵然可笑者是又不止驕橫逆惡之魏忠賢矣凡賞過祿米者遇

萬壽聖節等節隨進馬之外仍各進鹿一隻交南海子未賞祿米者則否又冬至之前印公公秉筆隨堂管事牌子各進子母羊四角六角羊交牲口房凡藩府所進之羊亦交牲口房所進之馬亦交御馬監也橈杙凡司禮監掌印秉筆之年高最有寵眷者方能得此其製如靠背椅而加兩捍于傍用皮纏如轎前後各用一橫槓然擡者不在轅內只在捍外斜插槓抬而正行之所以用杙者禁地不敢乘轎之意也板其製如牀面高五寸許于偏後些安一椅圈前後以粗絨繩拴用槓二條斜插抬走離地尺餘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年老者方私置坐之不係

欽賞亦不係正經品級自乾清門外至西華門東華門裏止自逆賢擅政乃徑自由門抬外了無畏忌又曾于寶月亭戴巾穿褻服坐板抬走殊可恨也自古以來禁地無戴巾之理

神廟時司禮掌印田義老病先監矩清弱亦曾間于宮中坐板然出于不得已非驕矜賣貴也邇來年少如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皆坐之可不謂濫褻之極耶朝服朝冠帶履與外廷同冠七梁或五梁舊製只有司禮監掌印于祭中雷之神之夜服此祭之自逆賢擅政加至九梁凡遇

先帝聖節年節冬至節王體乾起至牌子止俱朝服朝冠于乾



清宮大殿或丹陛上服之照外廷儀注行慶賀山呼禮贊  
禮官大聲鳴贊如鴻臚寺馬班首亦致詞焉自魏良卿晉  
封後逆賢即改戴公侯伯爵簪纓出班行禮致詞位在體  
乾上至

今上初登大寶舊例宮中內外各執事印公等行禮磕頭慶賀  
逆賢欲仍戴簪纓照

先帝時朝服行禮憚

聖主英明未果行止以本等服色磕頭呼萬歲禮也笏以象牙  
為之與外廷同抹布非布也是素紵絲或綾染柘黃長五  
尺濶三寸雙層方角如大帶子之式而無總凡乾清宮管

事牌子暖閣御藥房管櫃子御司房管庫管弓箭請小轎  
四執事牌子欽安殿隆德殿英華殿陳設近侍須蒙賜過  
者方敢佩于貼裏之右而蟠結絛上雙垂之露半條于外  
垂與衣齊刀兒小牙筋一雙小尖刀一把長六七寸不等  
銀鑲鯊魚皮等鞘以紅絨辮繫束于衣左牌總之上以昭  
近臣殊寵非外衙門之所敢望也惟司禮監是禮儀衙門  
斯不屑用抹布刀兒矣鐸針金銀珠翠珊瑚皆可製年節  
則大吉葫蘆萬年吉慶元宵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  
月光頌歷則寶歷萬年其製則人寶荔枝卮字鮎魚也冬  
至則陽生綿羊太子梅花重陽則菊花

萬壽聖節則萬萬壽洪福齊天之類洪福者于齊天宇之兩旁各有紅色蝙蝠一枚以取意耳凡遇誕生婚禮及尊上徽號冊封大典皆萬萬喜所謂鐸針者單一枝有錚居官帽中央者是也按蟒衣貼裏之內亦有喜相逢名色皆尋常樣式不同前織一黃色蟒在大襟向左後有一藍色蟒由左背而向前兩蟒恰如偶遇相望戲珠之意此萬歷年間新式非逆賢創造凡婚禮時惟宮中貴近者穿此衣也枝箇其製隨景如鐸針但咸小偏向成對耳桃枝亦隨景如前而珍珠珊瑚自錚端下垂或間以寶石金方勝卅字耳下有垂腳

世廟時亦間將三種賜輔臣大臣

神廟初年亦間賜江陵相公云披肩貂鼠製一圓圈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兩傍各製貂皮二長方毛向裏至耳即用鈎帶斜挂于官帽之後山子上舊制自印公公等牌子暖殿方敢戴其餘常行近侍則只戴暖耳其製用玄色素紵作一圓箍二寸高兩傍綴貂皮長方如披肩凡司禮監寫字起至提督止亦止戴暖耳不甚戴披肩也凡二十四衙門內官內使人等則止許戴絨紵圍脖似風領而繫小馬凡聖上臨朝講亦尚披肩至于外廷如今所戴帽套謂之曰雲字

披肩聞

今上登極後令左右漸次改戴雲字披肩隨侍然古制似已頓易也直身製與道袍相同惟有襪在外綴本等補

聖上有大紅直身袍凡印公公若過司房或秉筆私自下直房始穿此凡見尊長則不穿其色止有天青黑綠玄青不敢做大紅者或亦開襪如襯衣而束本等帶者道袍如外廷道袍之製惟加子領耳間有綴補然逆賢時其袖有大至二尺七八寸者當日可笑莫此為甚氅衣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舊制原不縫袖故名曰氅也綵素不拘大褶前後或三十六三十八不等間有綴本等補子順褶如貼裏之制而褶之上不穿細微俗為馬牙褶即外廷之襪褶

也間有綴本等補世人所穿襪子如女裙之製者

神廟亦間尚之曰襯褶袍想即古人下裳之義也束髮冠其製如戲子所戴者用金累絲造上嵌睛碌珠石每一座有值數百金或千餘金二千餘金者四爪蟒龍在上蟠繞下加額子一件亦如戲子所戴左右插長雉羽焉凡遇出外遊幸

先帝聖駕尚此冠則自王體乾起至暖殿牌子止皆戴之各穿窄袖束玉帶佩茄袋刀悅如唱咬臍郎打圍故事惟涂文輔高永壽年少相稱其年老者戴之便不雅觀唐胡帽此古製如畫上綿羊太子所戴者是以貂鼠銀鼠皮製之凡

冬月隨

駕出獵戴之耳不寒煙墩帽亦古製也冬則天鵝絨或紵縐紗夏則馬尾所結成者上綴金蟒珠石其式如大帽直簷而頂稍細二色衣近御之人所穿衣自外第一層謂之蓋面如裋襪貼裏圓領之類第二層謂之襯道袍第三層謂之襪領道袍其白領以漿布為之如玉環在項而缺其前稍油垢即換之非入過皇城者不敢綴也自此三層之內或掛或襖俱不許露白色袖口凡脖領亦不許外露亦不得綴鈕扣只宮人脖領則綴鈕扣是以切忌避之凡外廷講幄召對之臣不可不曉二色衣之妙處者如夏則以葛布為上身以深藍或玉色紗作下褶并接兩袖各數寸又緣子領寸許一則恐露白色一則省費惜福以便拆澣此從來古制也自逆賢擅政凡近御之人槩得穿白色生紗生羅葛布及白綾絲紬領袖襟縫公然顯露不憚忌矣一把蓮宮壺中舊制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在殿內直宿其餘者候

聖駕已安寢磕過安置頭寢殿門已閣則始散歸各值房或酒或茶自己用過便各安歇絕無敢私相會飲者其各家經管衣服帽官人即將官帽一項貼裏道袍大襖或掛共上一條領者一付總綴兩條帶子將提繫絛牌總亦掛得停

當名曰一把蓮并硬抹口絨襪靴護膝一雙俱繫安于所  
歌林傍伺候暗燈及燭于桌上立銅箍頭攢竹五尺一根  
于桌傍司房官人伺候筆袋一分空紙數幅本色紙花一  
袋紙花者即白帟裁成方葉如椀大以備寫字唾痰擦手  
之用凡猝然夜間

御前有事忽有傳召或值火災意外之警便立可衣冠手持五  
尺速赴

駕前防衛此從來貴近大臣之體亦內臣小心敬慎分內事也  
至逆賢擅政此制盡廢甚有沈醉解網赤身而睡者曾遇  
半夜有事如先時逆賢王國臣之闕于殿內并號殿兩次

火災寧遠兩次 警及天啓六年六月初五日夜半地震  
則凡赴

御前之人多零星遲緩不濟事矣又先是各直房飲食都從河  
邊等處做成抬入宮以炭火熟食之不敢煤竈也至逆賢  
時直房各具寬大茶厨房雙煤竈訪善烹調內官答應似  
麵店酒館煤火烈焰爆炒煎煤互相請召而上下因循日  
甚一日全不以火燭為戒非逆賢倡始衆亦不敢屑越至  
此也長者巾製如東坡巾而後垂兩方葉如程子巾式  
神廟恒尚之曰長者冠 前縫綴一大西洋珠兩旁金五

爪龍戲之而後垂兩葉之中亦各蟠蒼龍凡內臣高年之

人亦有戴者或金線黑線緣鑲然不敢綴雲龍也忠靖冠六合巾九華巾晉巾等製皆如外廷

先帝恒尚九華巾圓帽皇城內內臣除官帽平巾之外即戴圓帽冬則以羅或紵為之夏則馬尾牛尾人髮為之有極細者一項可值五六兩或七八兩十餘兩名曰瓜拉或瓜喇絕不稱帽子想有所避忌云樓鞞巾帽局製造每年大雪第一次即送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每二雙管事牌子每一雙冰雪穿之以便趨走不滑跌也撒扇其製用木柄長尺餘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用藍絹糊裱兩面皆撒大塊金箔放則遮日收則入囊自司禮監掌印至管事牌子

皆于宮中夏間用之只可取陰不能取風其扇式如外之竹涼扇而不曲長可二三尺上濶下窄損齋備忘錄載

宣廟六言詩三首其一詠撒扇者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卻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

聖帝之言也靴皂度為之似外廷之制而底軟襯薄其裏則布也與

聖上履同式而前縫少菱角各縫少金線耳頻加粉飾敝則易之凡當差內使小火者不敢槩穿但單臉青布鞋青布襪而已或雨雪之日油靴則不禁也扁辮用不堪之絨紫色

或青綠色織如大帶子微鬆軟耳長可丈餘不等濶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將衣搗束離地八九寸以防泥污晴天不用如冬寒之月亦得穿皮氅衣夏暑之夜亦得用折疊竹架各支紗絹帳以禦蚊蚋也雨衣雨帽玉色深藍官綠杭紬或好絹紬為之先年亦有蠶繭紙為者今亡矣斗鉢式有道袍式加掛者

御前大臣直穿紅之日有紅雨衣彩畫蟒衣方補為貼裏式者雨帽則如方巾周圍加簷三寸許耳亦有竹胎絹糊黑油漆如高麗帽式者惟

御前大臣戴之

祖宗以來凡帝后皇子女晴天各用絹裏紗窄簷傘製不甚大也以蔽下面之日色宮中從來禁傘自逆賢擅政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如玉體乾等王朝用等皆雨雪打傘直至乾清宮大殿簷下無復奴僕體矣良可太息又

神廟時凡宣召太監田義等皆直指其名曰叫某人來如值聖怒則扯某人來至逆賢則凡遇

先帝傳召衆必接聲或數十人謹聲齊跪曰叫老公哩盖于君前臣名之義何居而乃恬不為異可乎

酌中志卷之六

明寺人劉若愚著

飲食好尚記略第二十一

上古之時茹毛飲血自燧人氏作民始烹飪不過苟塞饑餒已耳是以鼎鑄饕餮之戒書垂酒誥之文然自古至今猶有以口腹嗜好之故起戈矛于匕箸貽身家之大害者不能枚舉惟趙衰以壺飧得士顧榮以一炙感恩推其輕重或亦有道存焉其間不可不知也嗟惟中官志安溫飽耳目習染效奢易從儉難按節令以相沿非四方所能曉謹將平日所稔知者略次梗槩于左用識異聞亦考世問



俗之一端倘披閱之或亦興嘗禁嚙之思耶正月初一日  
正旦節自年前臘月二十四日祭竈之後宮眷內臣即穿  
葫蘆景補子及蟒衣各家皆蒸點心儲肉將為一二十日  
之費三十日歲暮即互相拜祝名曰辭舊歲也大飲大嚼  
鼓樂喧闐為慶賀馬門傍植桃符板將軍炭貼門神室內  
懸掛福神鬼判鍾馗等畫牀上懸掛金銀八寶西番經輪  
或編結黃錢如龍簷楹插芝蔴稽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燭  
歲正月初一日五更起焚香紙放炮將門櫬或木槓于院  
地上拋擲三度名曰跌千金飲椒柏酒喫水點心即扁食  
也或暗包銀錢一二千內得之者以下一歲之吉是日亦

互相拜祝名曰賀新年也所食之物如曰百事大吉盒兒  
者柿餅荔枝圓眼栗子熟棗共裝盛之又驢頭肉亦以小  
盒盛之名曰嚼鬼以俗稱驢為鬼也立春之前一日順天  
府于東直門外迎春凡勳戚**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馬  
以較優劣至次日立春之時無貴賤皆嚼蘿蔔曰咬春互  
相請讌喫春餅和菜以綿塞耳取其聰也自歲暮正旦咸  
頭戴鬧蛾乃烏金紙裁成畫顏色粧成者亦有用真草蟲  
蝴蝶者或簪于首以應節景仍有真正小葫蘆如菟豆大  
者名曰草里金二枚可值二三兩不等皆貴尚焉初七日  
人日喫春餅和菜自初九日之後即耍燈市買燈喫元宵

其製法用糯米細麵內用核桃仁白糖為果餡洒水滾成  
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稱湯團者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  
內臣宮眷皆穿燈景補子蟒衣燈市至十六日更盛天下  
繁華咸萃于此勳戚內眷登樓玩看了不畏人斯時所尚  
珍味則冬筍銀魚鵪蛋麻辣活兔塞外之黃鼠半翅鷓雞  
江南之蜜羅柑鳳尾橘漳州橘橄欖小金橘風菱脆藕西  
山之蘋果軟子石榴之屬水下活蝦之類不可勝計本地  
則燒鵝雞鴨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肚猪灌腸大小套腸  
帶油腰子羊雙腸猪脊肉黃額管兒脆團子燒筍鵝雞煤  
魚柳蒸煎燻魚酒煮鷓雞雞醢湯米爛湯八寶攢湯羊肉

猪肉包棗泥餠糊油蒸餅乳餅奶皮素蔬則滇南之雞縱  
五臺之天花羊肚菜雞腿銀盤等蔬菇東海之石花海白  
菜龍鬚海帶鹿角紫菜江南萬筍糟筍香蕈遼東之松子  
薊北之黃花金針都中之山藥土豆南都苔菜武當之鷹  
嘴筍黃精黑精北山之榛栗梨棗核桃黃連茶木蘭芽蕨  
菜蔓菁不可勝數也茶則六安松蘿天池紹興芥茶往山  
虎邱茶也凡遇雪則暖室賞梅喫炙羊肉羊肉包渾酒牛  
乳

先帝最喜用炙蛤蜊炒鮮蝦田雞腿及筍雞脯又海參鮑魚鱖  
魚筋肥雞猪蹄筋共燴一處恒喜用焉十九日名燕九是

日也都城之西南有白雲觀者云是勝國時邱真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溷雜勲戚內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自十七日或至十九日

御前安設各樣燈畫撒之也二十五日曰填倉亦醉酒飽肉之期也二月初二日各宮門撒去所安彩粧各家用黍麵棗糕以油煎之或白麵和稀攤為煎餅名曰薰蟲是月也分菊花牡丹凡花木之窖藏者開隙放風清明之前收藏貂鼠帽套風領狐狸等皮衣食河豚飲蘆芽湯以解其熱各家煮過夏之酒此時喫鮓名曰桃花鮓也三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羅衣清明則鞦韆節也戴柳枝于鬢坤寧宮後及各宮皆安鞦韆一架凡各宮之溝渠俱于此時疏濬之竹篾排棚大木桶天溝水管俱于此時抽驗之并銅缸俱刷換以新汲水也凡內臣院大者即製蓆箔為涼棚以繩收放取陰也

聖駕幸回龍觀等處賞海棠窖中花樹畫出園圍亭榭藥欄等項咸此月修飾富貴人家咸賞牡丹花修涼棚二十八日東嶽廟進香喫燒筍鵝喫涼餅糯米麵蒸熟加糖碎芝蔴即糍巴也喫雄鴨腰子大者一對可值五六分傳云食之補虛損也四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紗衣

欽賜京官扇柄牡丹盛後即設席賞芍藥花也初八日進不落

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三四寸濶一寸味與粽同也是月也嘗櫻桃以為此歲諸果新味之始喫筍雞喫白煮猪肉以為冬不白煮夏不燒也又以各樣精肥肉薑葱蒜剉如豆大拌飯以萵苣大葉裹食之名曰包兒飯造甜醬豆豉初旬以至下旬要西山香山碧雲等寺要西直門外之高梁橋涿州娘娘廟馬駒橋娘娘廟西頂娘娘廟進香二十八藥王廟進香喫白酒冰水酪取新麥穗煮熟剉去芒殼磨成細條食之名曰稔轉去聲以嘗此歲五穀新味之始也司禮監有一種扇以墨竹為骨色箋紙面兩面楷寫論語六字一句成語極易脆裂不知費多少工價方成一把

似此損耗無益宜裁省可也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門兩旁安萵蒲艾盆門上懸掛弔屏上畫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五毒故事如年節之門神馬懸一月方撤也初五日午時飲硃砂雄黃萵蒲酒喫粽子喫茄蒜過水麵賞石榴花佩帶艾葉合諸藥畫治病符

聖駕幸西苑聞龍舟划船或幸萬歲山前插柳看御馬監勇士跑馬走解夏至伏尸戴草蓆子葉喫長命菜即馬齒莧也六月初六日

皇史宬古今通集庫晒晾書籍喫過水麵外象即赴宣武門

外洗之初伏中伏末日亦喫過水麵嚼銀苗菜即藕之新嫩秧也初伏日造麵惟以白麵用菘豆黃加料和成晒之立秋之日戴楸葉喫蓮蓬藕晒伏薑賞茉莉梔子蘭芙蓉等花

先帝愛鮮蓮子湯又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七月初七日宮眷穿鵲橋補子宮中設乞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乞巧針十五日中元甜食房進供佛波羅蜜西苑做法事放河燈京都寺院咸做蘭盆追薦道場亦放河燈于臨河去處也是月也喫時魚為盛會賞荷花鬪促織而促織之善鬪者一枚可值十餘兩不等各有名色以賭博求勝也秉筆

唐太監之徵鄭太監之惠最識促織好蓄鬪為樂八月宮中賞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起即有賣月餅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餽送西苑躡藕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餅瓜果候月上焚香後即大肆飲啗之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餅仍整收于乾燥風涼之處至歲暮合家分用之曰團圓餅也始造新酒蟹始肥凡宮眷內臣喫蟹活洗淨蒸熟五六成羣攢坐共食嬉嬉笑笑自揭臍蓋細細用指甲挑剔蘸醋蒜以佐酒或剔蟹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以示巧焉食畢飲蘇葉湯用蘇葉等件洗手為盛會也凡內臣多好花木院宇之中擺設多盆更于養金魚缸上羅列小盆細

草以示侈富有紅白軟子大石榴是時各翦離枝甘甜大  
瑪瑙葡萄亦于此日翦下缸內着少許水將葡萄枝懸封  
之可留至正月尚鮮九月

御前進安菊花自初一日起喫花饊宮眷內臣自初四日換穿  
羅重陽景菊花補子蟒衣九日重陽節

駕幸萬歲山或兔兒山旋磨山登高喫迎霜麻辣兔菊花酒是  
月也糟瓜茄糊房窰製諸菜蔬抖晒皮衣製衣禦寒十月  
初一日頒歷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紵絲喫羊肉爆炒羊  
肚麻辣兔及虎眼等各樣細糖凡平時所擺玩石榴等花  
樹俱連盆入窖喫牛乳二餅奶皮奶窩酥饊鮑螺直至春

二月方止是月也始調鷹毚獵鬪雞內臣貪婪成俗是以  
性好賭博既賴雞求勝則必費重償購好健鬪之雞僱善  
養雞者晝則調馴夜則加食名曰貼雞酒燃燈觀看以計  
所啄之數有三四百口者為最妙是時夜已漸長內臣始  
燒地炕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多寢寐不甘又須三五成朋  
飲酒擲骰看紙牌耍骨牌下棋打雙陸至三四更始散方  
睡得著又有獨自喫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約聚輪流辦東  
幫湊飲啖所談笑者槩鄙俚不堪之事多有醉後爭忿小  
則罵打童奴大則變臉揮拳將祖宗父母互相換罵為求  
勝之資然易得和解磕過幾個頭流上幾點淚即歡暢如

初也凡攢聚飲食之際其固獲揚飯放飯流歎啗食嚙骨或膝上哺弄小兒或棄肉與猫犬真可笑也如有吃素之人修善念佛亦必羅列果品飲茶久坐或至求精爭勝多不以葷食瓢飲為美亦可笑也間有一二好看書習字者樂聖賢之道或杜門篝燈草衣糲食不苟且不濫交差足愉快奈寥寥不多見耳大抵天啓年間內臣性更奢侈爭勝凡生前之桌椅牀櫃轎乘馬鞍以至日用盤盒器具及身後之棺槨皆不憚工費務求美麗甚至墳寺莊園第宅更殫竭財力以圖宏壯且疊立名目科斂本衙門屬僚今日曰某老太太度七十八十某太爺太太祭弔明日曰某

宅上梁慶賀某壽地輿工立碑即攘奪府怨總不恤糜費工本亦所甘習以成風真可鄙可笑也內臣又好喫牛驢不典之物曰悅口者則牝具也曰悅手者則牡具也又羊白腰者則外腎卵也至于白牡馬之卵尤為珍奇曰龍卵馬十一月是月也百官傳戴暖耳冬至節宮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夜室中多掛綿羊太子畫貼司禮監刷印九九消寒詩圖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纔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瞽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之作又非御製不知如何相傳年久遵而不改近年多易以新式新詩之

圖二三種傳尚未廣此月糟腌猪蹄尾鵝脆掌羊肉包扁

食餽飽以為陽生之義冬筭到則不惜重價買之是月也  
天已寒每日清晨喫辣湯喫生炒肉渾酒以禦寒十二月  
初一日起便家家買猪腌肉喫灌腸喫油渣滷煮猪頭燴  
羊頭爆炒羊肚煤鐵脚小雀加雞子清蒸牛乳白酒糟蚶  
糟蟹煤銀魚等魚醋溜鮮鯽魚鯉魚

欽賞臘八雜果粥米是月也進暖洞董開之牡丹等花初八日  
喫臘八粥先期數日將紅棗搥破泡湯至初八早加粳米  
白米核桃仁菱米煮粥供佛聖前戶牖園樹并竈之上各  
分布之舉家皆喫或亦互相餽送誇精美也二十四日祭  
竈蒸點心辦年競買時興綉緞製新衣以示奢美豪富三

十日歲暮守歲乾清宮丹墀內自二十四日起至次年正  
月十七日止每日晝間放炮遇大風暫止半日一日其安  
鰲山燈札煙火凡

聖駕陞座伺候花炮

聖駕回宮亦放大花前導皆內官監職掌其前導擺對之滾燈  
則御用監燈作所備者也凡宮眷所用飲食皆本人所關  
賞賜置買僱倩貧窮官人在內炊爨烹飪其手段高者每  
月工食可須數兩而零星賞賜不與焉凡煮飯之米必揀  
簸整潔而香油甜醬豆豉醬油醋一應雜料俱不惜重價  
自外置辦入也凡宮眷內臣所用皆炙燂煎煤厚味但遇



有疾服藥多自己任意調治不肯忌口搃之宮眷所重者善烹調之內官而各衙門內臣所最喜者又手段高之厨役也

遼左棄地記略第二十二

鐵嶺李氏其先本朝鮮人萬歷年間成梁父子以斬級擴土功加封伯爵遂圖比照雲南例要將山海以東世據之永為遼東鎮守如黔國故事凡當時仕于遼土者多遭其齟齬無不懼其陰謀之叵測也至萬歷三十三年春成梁以寧遠伯總鎮遼東巡撫則趙公楫欲將鴉谷關外張其哈喇佃子等處地方居民招徠內徙以邀功賞時先將軍應祺正任遼陽副總兵曾具呈阻之奈撫鎮貪功之謀已成見呈大怒遂多方布窵共欲甘心先將軍矣時疊臣若愚遇例已選入內廷獨兄茂芳以嫡長男隨任日擊最確

先將軍由此憤鬱成疾于本年夏告病回衛身故嗚呼痛哉繼先將軍為副總兵者楊公如松也其年冬撫鎮果行文招徠居民安土重遷幾至激變撫鎮必不肯中止時已寒冱乃復差廢弁韓宗功率領軍丁數千粧塘馬驅逐之焚其室廬毀其器用哭聲震野有僵餒不支而死者有渡河冰陷而死者有不願徙而自經少壯強勇之人亡入建夷者什四五僅得老弱孤貧者六萬餘人都僉派于遼鎮二十五衛安插奏聞

神廟督臣蹇公達并鎮撫俱以招徠功各蒙恩賚時四明沈相公一貫首揆也遂將膏腴地數百里盡為建夷所得丙午

夏遼鎮廣寧管餉通判徐公應乾浙江紹興人也目擊遼鎮邊備大壞條上十五事于撫鎮首列棄地一款而兩老不勝懷忌至秋七月奉按院蕭公淳檄委徐公閱察河東十四衛于遼陽庫廨見先將軍呈諫割地之案不覺銜冠背裂為賦二詩以識不平撫鎮聞之遂將徐公捏陷革職為民既得膏腴之地數百里遂懷異心隱憂日滋自三十四五年後兵科等衙門宋公一韓等各疏劾棄地非是內有云劉副將一呈而輒死徐通判二詩而去官劉副將即先將軍也後宋公復有一疏為割地啗夷等事奉

神廟聖旨這所奏棄地畀夷事情重大著察院選差巡按御史

勘明來說欽此奉差往勘者熊公廷弼據石碑全遼地勘實題覆未結其後李公奇珍等又疏有云夷人居之則為夷地華人居之則為華地今數十年生聚之民上糧有倉串人丁有徭役何以謂之曰虜地何以謂之曰逃民云云疏上不報既殷富羣不逞之徒復為計畫朝夕慙慙四十六年春果陷撫順以叛鎮臣張公承胤全師覆沒巡撫李公維翰逮矣四十七年春楊公鎬為經略而四路之師屢矣天啓元年春失遼瀋二年春失廣寧全遼淪陷十餘年來竭天下之力未能雪恥河西一帶已非我有況河東之棄地乎此遼左決裂根因實以貪功貽患真可切齒痛恨

也李氏墳墓在鐵嶺者已盡為奴發所封之爵久懸難襲韓宗功乃成梁的親姪壻于天啓三年冬為奴奸細訪獲正法趙公楫京師人也久與稅監高淮契厚囊橐頗富多置宅以居縉紳其孫趙臺于

今上崇禎五年冬具疏為乃祖誇張以求復已之恩廕本年十月內奉

聖旨遼鎮失事釀釁必非一朝趙楫任撫有年何無先見豫籌本內招回人口是否功應廕敘着吏兵二部查議奏奪欽此至六年冬吏部竟坐名覆疏奉

俞旨趙臺准送國子監讀書七年冬大同總戎王公朴具疏奉

聖旨戚司宗罪案已定王業宏等爭襲事情已有

旨了其李成梁伊孫該部查議具奏欽此司宗于九年恩審蒙  
釋成梁之後賴戚臣王昺費盡心力近已蒙准襲爵累臣  
竊痛乙巳至今時盈三紀實歷四朝在位在野恐知此棄  
地根因者少若非先將軍曾由此招禍宋掌科曾具疏入  
告即不孝如若愚亦幾不能記憶也封疆大事父子至情  
義難緘默謹書此以備採擇焉

見聞瑣事雜記第二十三

洪武間臨海趙某者逸其名卒業太學為一中貴題蠶婦  
圖云蠶未成時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于  
布爭得王孫見此圖

太祖偶幸中貴宅見之詰問誰作中貴以趙某對即召除肇慶  
知府在郡大有廉聲見周海門先生汝登雜言又閩人徐  
燭榕陰新簡所載城山鄭氏譜女官恩遇云江氏名全閩  
邑高惠里人少淑慧能記誦孝經列女傳及笄歸城山鄭  
琚洪武癸亥琚早世江守節癸酉詔選識字節婦任用內  
府當道以江為薦赴內選中授女府內品

欽賜名曰全委掌金銀各庫乙亥因憶男女幼穉為奏

太祖高皇帝推恩遣使來閩挈取家屬馳驛至京賜官房與居  
免稅課差役戊寅

高廟遣內官李清送回壬午

文皇帝登極復遣內官秦陪捧帛來宣助理內政陞尚寶局正  
賜月俸三石官房五間與男原籍居處永樂丁酉江以年  
老力弱請歸

旨允重賜禮物遣內官尹子良復送回閩踰二年己亥以疾卒  
年六十有五云

世廟聖孝凡

睿廟藩邸御筆不惜重賞購之恭鈐欽文之璽或新製

睿宗獻皇帝御書之寶非親近大臣不賜也

睿廟善書尤善古篆有恩紀含香堂詩行于世

光廟于講學之暇好揮洒大字扁額對聯以賜青宮左右雖祁  
寒大暑未之少懈或有鈐東宮親筆圖書不載年月者即

光廟潛邸之御書也當軸亦宜奏請訪購以備一代宸翰可也  
光廟喜射又樂觀戲于宮中教習戲曲者近侍何明鐘鼓司官

鄭稽山等也凡向外囑託事情而營利肥己者劉朝王輔  
等也泰昌元年八月撥置西李娘娘招權納賄者李進忠  
也

先帝嬰年時曾用右手小指在殿門椽葉內剔土嬉戲

光廟猝至客氏急抱起指甲被椽葉拗傷痛哭不已

光廟撫之曰不妨帶破些壽長仍好語勉慰客氏今後用心云  
先帝髻鬣時教習書倣者

光廟伴讀吳進忠也宮中私自答應誦書習字者劉良相也良  
相雄縣人性朴直不茹革皆以劉道呼之

孝和皇后即才人娘娘臨崩時託寫遺言云與西李娘娘有讐  
者良相執筆也天啓元年逆賢矯旨發良相于鳳陽而殺  
之今有誰肯代良相鳴冤枉耶

熹廟中宮張娘娘今

懿安皇后也秉筆劉克敬奉差選中二位中之一位也

后性骨鯁好看書習字坤寧宮近侍陳德潤逆賢名下也伺

后動靜客氏逆賢憚焉遂時于

先帝前離間之

后時有賜與克敬不過食物之類逆賢知之遂將克敬發鳳陽

尋矯旨害之其後又忌克敬之照管老叔馬鑑即累臣之

同官叔輩曾同侍先監者逆賢後嫉徐文輔題參降發鳳

陽亦矯旨害之及發殮復蘇寺僧聞棺中急迫有聲守尸

押葬者畏賢毒燄不敢主持遂生理之比至坑棺之堵頭

將開而不敢不理也悲哉

今上登極憐其寃咸復職改殮歸葬于北今承天守備王太監  
允中秉筆掌東廠王太監德化隨堂王太監承恩皆劉名  
下天之報施忠裔正未艾也

先帝御名凡宮中所用油皆更之曰芝蔴水油漆作改曰漆作  
神廟在宥之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

聖母慈聖皇太后崩共傳行之

旨曰朕慈母皇太后按慈母乃八母之一非生母不如直曰朕  
聖母為安也又曰偶爾崩逝按偶爾字樣亦似未妥是時  
司禮監掌印者李太監恩掌東廠者盧太監受若使先監  
矩尚在定經潤正必不草率如此天啓年間高沈二太監

間住時助大工每捐進一萬兩其助遼餉又各進一萬兩  
咸恐後也至崇禎二年冬薄都城高止助五百兩餘僅三  
四百兩而已果先富後貧耶亦別有肺腸耶

憲廟好琴弈書畫司禮戴太監義號竹樓不知何許人也最精  
于琴而楷書筆法與沈度相埒南中有一良家婦善琴遍  
遊兩京各省未有居其右者雅聞戴名詣外邸通名求見  
久之訂期戴休沐之暇至外邸坐廳中延南婦至隔簾向  
上一揖坐南婦于簾外不通寒溫讓戴先操曲甫終南婦  
淚如雨下色若死灰將所攜琴下階石上碎之拂衣而去  
終身不再言鼓琴矣戴之名下黃太監獻號梧崗者廣西

平樂人也亦精于琴有譜行于世司禮太監蕭敬字克恭號東梅者亦戴名下也多讀書其楷書筆法似沈度而草書則從張顛懷素間雜以篆籀邊傍今之中帽局外殿云是蕭別業惜基址不存但寒泉數處煙草冥迷已耳鮑太監忠者不知何許人多學善書歷陞長陵神宮監僉書每坐大石上拾葉寫詩清風徐起飄颺山谷以自娛樂山中巨石如蝦蟆式者鮑恒伏如之迄今見存焉

世廟雅尚文學久之當意者適有親近以忠姓名學行奏薦特蒙召陞秉筆掌印壽踰八望九尚耳目精明以楷書寫諭

傳紅

世廟優賚特加後憐其老予告令終其名下王太監本不知何許人為

穆廟時名臣又田太監義陝西人亦鮑名下也至萬曆二十四年掌司禮監印其楷書得鮑教為多見典禮之臣記中此後留心學問之人亦并及一二識嚮往云司禮監隨堂李太監受者京都人西域苗裔也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歷陞司禮監萬曆二十九年夏收選官人四千餘名累臣亦其一也三十一年選

福王妃時

皇貴妃鄭娘娘引



潞王例欲選三人而擇之先監矩時總理婚典受執往事爭  
曰潞王先選一位未中復選二位雖三人其實二也如何  
敢比先監甚服其亮而密薦之後陞隨堂未竟厥施而一  
疾令終秉筆史太監賓者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多學能書  
頗得歐陽率更筆法先監最器之歷陞文書房史廣交遊  
善琴弈好寫扇其詩字之扇流布宮中

神廟思得好秉筆覽至史姓名

皇貴妃鄭娘娘偶贊揚之

聖意疑其從宮闈中鑽營也遂立謫南京數年取回任事是日

值有要緊

旨意發閣例該第一員親捧到閣而史名原前列也及回奏

神廟益怒復疑其夤緣往閣中見輔臣也復謫南京二十餘年

至泰昌元年八月

光廟登極始取回天啓元年逆賢力于

先帝前薦陞秉筆後憚其廉介退出閒住史性儉素曾與京宦

米公萬鍾契厚貸史銀可七八百兩米終身困躓未償史

即焚券都人稱為義舉也金太監忠其照管姪也金字敏

恕北直固安縣人萬曆六年選入歷陞文書房博學能書

善琴守備鳳陽時曾著御世仁風一書刻之博極鑑史繪

畫周詳仿佛如帝鑑圖說其評語凡稱迂拙子者金之道

號其自跋親筆作也先監在時曾向金曰公後來秉政時  
我名下中惟劉官人堪用公善視之其後累臣被常太監  
雲註誤墩鎖于萬曆癸丑冬金曾折節賜顧時存恤之至  
天啓七年十二月累臣謫南金已守備南京崇禎元年夏  
累臣復被逮赴北蒙金惠銀百兩為途費金尋蒙

今上特陞秉筆掌御用監印予告林下近已令終秉筆車太監  
應魁則金名下也紀綸者北直人萬曆六年選入陞司禮  
監博學能文善寫歷陞文書房未任秉筆人多惜之凡內  
臣讀書近來始有讀左國史漢雜古文者如

先帝伴讀湯太監盛萬曆二十九年選入于書無所不讀善飲

酒能詩與鄭太監之惠契厚為同僚

先帝登極轉典簿不數月即以病請俱准私宅閒住湯益沈酣  
典籍自號醉侯雅歌篤學最為李永貞嫉妒天啓四年十  
二月卒鄭太監之惠號明淵北直任邱人亦二十九年選  
入為牌子王奉名下王則大司禮田太監義名下王率衆  
名下叩見田遍熟視之惟以手撫鄭項囑王曰此子頂圓  
眼秀人中端正山根直接印堂合伏犀貫頂法宜令讀書  
不數年王與田相繼卒即派與管事田太監詔做名下始  
深心奮志受業于廬山人龍節山人杭州人號九虬博學  
能詩于人落落寡合聞累臣名便交如舊識贈累臣詩云

棲遲數載誰曾記我亦疎狂不記人自接劉生杯酒語常  
驚李白屋梁神宮雲冉冉明千樹玉漏迢迢隔九闈祇令  
陽回春意早羈鸞究竟出風塵鄭自此愈專心經史古文  
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學黃山谷亦能作時藝古文性  
好種植牡丹等花嗜音善射久為永貞嫉妬天啓五年夏  
蒙

先帝聖恩起典簿後陞監官時兩眼上皮各生黃班一如蟾蜍  
眉也

今上登極元年奉使河南藩府沿途廉介驛遞感頌之其年冬  
御前親試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時藝中選同文書房曹太監

化淳陞隨堂誠古今殊遇也尋掌尚膳監印二年春告病  
杜門絕客究心學問五年冬王太監永祚密薦起陞秉筆  
總督南海子及寶和等店委用常國安為掌家六年冬總  
督東廠委用王永壽為管廠掌班分寄耳目于羣小且替  
名下官人何東鳳報二十餘年夙讐當道者多為講解竟  
膠執不息大為輿情所薄七年冬有病閒住被原參未結  
鹽蠹趙文淵具告反噬公止追過銀八萬兩尚有三萬皆  
免追

上震怒下東廠理刑官耿良臣等于獄逮王永壽常國安于司  
禮監提問革鄭職下法司屢審未決至十一年春鄭患氣

盡症亡于獄臨絕囑其家屬棺中多備紙筆讐訟地下享年四十有九葬于阜城門外三里河尚有八十餘歲母在任邱也凡所蓄書籍法帖散佚一空生前所作詩一冊于十年夏值常熟錢宗伯逮入獄所居與鄭比鄰見而稱賞為之序曰有明重熙累洽之朝有讀書修行之士厠皇極四星之列在帝左右者司禮監秉筆太監任邱鄭君是也君名之惠字聖允少負淵敏與其友湯君盛輩鏃礪學問厭薄內府沿襲典籍以為謏聞有志于左氏太史公班固之書之文而其學大成肌劈理解浸漬演迤雖通人大儒未能或之先朝夕禁近自公退食焚膏宿火被服寒

素有古名臣良士之風崇禎丁丑夏余見之于請室方繙閱三國以後諸史朱黃儼然讐勘錯訛纂言紀事州處部居蓋將會粹其詔令文章卓然有用于世者為論思獻納之助而非徒以翰墨為能事也君又出其詩集盥頤肅拜而請余為序余觀君之詩思必孤詣句必創獲刻鏤肺腑原本學術與夫儷花鬪葉傭剽于耳目之間者固已遠矣當戊辰夏君奉使中州過岳武穆湯陰故里感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之語流涕霑賦詩以申意己巳冬騎薄城下憂時愛國賦今體詩八首余讀君集于是數事者曰環吟咀三致意焉嗟夫小雅卷伯之詩其卒章曰寺人孟

子作為此詩夫子存而不削以是為可怨也春秋王朝列國卿大夫書名獨齊高傒魯季友書之曰子傳以為賢而子之也然則小雅之存孟子亦子之也夫子固不以其寺人而不子之也以詩與春秋之法取之則漢之李強後唐之張永業

本朝之懷恩覃吉輩其必為夫子之所子可知矣余序君之詩大書于其首簡曰寺人鄭子作為此書以附于小雅春秋之義後之君子誦其詩而論其世其必慨然于余言也已丁丑九日虞山老民錢謙益撰初湯之卒也鄭為經理喪事後天啓丁卯秋復為湯手勒墓碑其辭曰蓋聞世之君

子沒而不朽者非書績于旂常則垂名于竹素以至壹行隱逸之倫詩酒曠達之士咸得攄光傳記照映後先是豈名譽盡屬士紳而吾儕遂乏傑雋哉湯君諱盛字銘新號仲光北直安肅人體貌豐昂顧盼神采識度遠大器宇宏深直道正辭率行己志自弱冠通經史而尤以聲詩振嘗以古策出新意人皆服焉于萬曆辛丑夏掄選入內久滯下僚顧才名顯赫如劉君者若愚亦折節與君定交之惠曾與君同事而况事之久蒙開益故得少通今古庚申秋

光廟登極當道憐之同之惠擢司禮遷東宮伴讀蒙

今上垂念潛邸勞陞司禮監典簿之惠又同列有寮窻之誼斯

時也君自以為居非常之地必竭底蘊以報國家不知之  
惠之不才寡昧每推挽相須而軒輊罔計也豈期此志未  
伸懇辭閒住之惠亦隨而求退居更涉獵經史著作日繁  
君嘗曰吾有友乎說心間之俗務計衣食瑣碎或銜杯月  
下或緩轡郊坰則范君常君盧君是矣如酌古準今談經  
論史探性命之源圖不朽之案樂聲應氣求而不孤者則  
劉君鄭君是矣雖然吾之學可以攀劉而提鄭宜哉君生  
平月旦令人歎服其進修識見如此乃暴病初沾一卧不  
起痛哉范君諱昇常君諱國安盧君諱應選于君皆同年  
無何之惠荷恩擢復原職尋晉監官緬憶君容宛然在目

恨不與君同事而終始之嗚呼悲哉墓草雖宿情自不能  
渝也之惠嘗聞之先師曰人之才情本天授也順之者明  
悖之者暗順必得天而壽而昌悖必反性乃夭乃殃而果  
報何未必若是耶據情會理以理律人君乃明天人之際  
洞善惡之歸正擬遐壽期頤逍遙笑傲何祿壽如此之爽  
哉君生于萬曆丁丑秋卒于天啓甲子冬葬于都城之西  
玉河鄉之池水村于是樹石表行為九原之觀湯復有歷  
代年號攷略以為我朝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六實  
詞臣失于參考之過也其餘遺文書籍各若干卷咸散失  
未刻君子惜焉按馮太監保之後四十年至王太監安而

復興張太監誠之後二十餘年至高太監時明沈太監蔭而復興王太監之後至曹太監化淳而復興無往不復無平不陂豈不信耶王進德不知何許人號樗仙

世廟時任

章聖獻皇后宮管事有甲第在東華門外精整雅潔門無俗客每休沐之暇即閣戶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名人墨妙臨寫不釋手故書法道麗遂成名家尤好接賢士大夫宛然有儒者風嘗與陸文裕公善所蓄七賢過關圖陸公題跋也其辭有曰按七賢過關事無所考豈竹林之人耶或曰即作者七人爾蓋畫家多尚興致不屑屑形似要在得其意于筆墨蹊徑之外可也公遭遇

聖明參與帷幄密勿之地以其愛畫之心而為愛才之舉則天下必不致有遺才如此圖中望望而去也予重以是望之云累臣于鎮南諸公處曾見此圖並古帖數種咸識之以樗仙圖書則樗仙賞鑑好古當不凡也張太監維者北直霸州人號範吾嘉靖三十八年選入為司禮監掌印張太監宏名下博學好書最為李太監芳器許隆慶戊辰遂薦陞

神廟潛邸位下萬曆初年歷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內忠勇營掌兵仗局印而秉筆孫得秀張鯨諸人頗妒其才然維處之

泰然

慈聖老娘娘造有玄帝金像特差維齋請前往湖廣武當山供奉維善詩能文且精于琴畫往反廉靜驛遞之凡詩賦翰牘人咸寶惜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夜侍

神廟于乾清宮西廊

上問曰你本官三年事畢了維奏曰仰荷

聖恩得獲令終臣等存歿感戴

上因從容曰我常想張宏好個老兒每見我譴罰一個諫官即叩頭流涕善言寬解我亦為他息怒何等忠愛維叩頭應

曰此是

聖德納諫非臣下所能挽回倘

聖怒不息他亦不能成功也

上曰你以他三年除服事畢作一首詩來看維即擬題榮哀

感慕詩云蒹露光陰何易晞三年夢逐白雲飛哀吟風木人終別悵望煙霄鶴未歸墓草可憐滋

聖澤祠旌深感照春暉

仁皇夜半思考舊重奉

恩綸下紫微至十六年九月

駕幸山陵閱壽宮回維股為車轢傷又見近侍張守義等怙寵生事而張鯨等耽耽未艾也遂求退着于思善門外直房



調治半年餘始准私家調治遂益寬心法書秘籍不釋手  
至晚年兩目為盲尚能濡筆寫行草凡聞有新書必買來  
同左右念聽者數年至萬曆四十一年夏卒享壽將八十  
著有皇華集歸來篇莫金山人集蒼雪齋集等書行于世  
維于先監為同官先監之政事擔當維之文章恬退咸彪  
炳于世云王翺字鵬起號村東原籍南直句容人永樂時  
遷北直通州嘉靖壬寅選入時年十一歲撥司禮監內書  
館讀書受業于郭東野趙大洲孫繼泉先生咸器重之且  
曰你諸生係內史不必學舉業文章惟講明經書通鑑

本朝典制以備

聖主顧問有餘力始學作對與詩可也歷陞乾清宮牌子隨朝  
請劍因進奏封事賜斗牛八月陞太監萬曆辛巳奉

旨慈寧宮教書遂遷居于西安門北得從容與士大夫倡和吟  
詩侍母孝待弟良翔友于之愛為內廷所少翺為人悲歌  
個儻博學自豪視富貴若電光石火其詠籠雀詩云曾入  
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奈愁何徒于禁苑隨花柳無復郊  
原伴黍禾秋暮每驚歸夢遠春深空送好音多

聖恩未遂銜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翮與維前後皆有詩名而  
品秩榮顯翺遠不逮維刊有禁砌蛩吟稿村東集行于世  
李芳任乾清宮管事掌內官監印隆慶年間曾以上書直

諫下獄與海剛峰先生諱瑞諡忠介者同寓事見泳化類編等書茲不載也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恭禮公族無刑人之義也諸升字晉父號鎮南浙江紹興人嘉靖四十年選入于王太監安為同官按外廷所稱同官者謂職掌名位相同也凡內府所稱同官者不過同支派項下巴耳猶前後同門之義非指同官為同僚也不可不知升曾任御用監武英殿掌房自萬曆十年降發南海子淨軍多讀博識通篆籀六書樂與士紳交泰昌元年秋復原秩天啓五年夏沐浴正冠而逝壽幾九十性豪佚善書札達大體善交接積書及名人字畫古帖頗多毛成號似鶴北直

玉田縣人萬曆六年選入歷陞甲字庫僉書甘貧篤志潛心瀛洛之學薛文清王文成諸君子之書更留心音韻六書之理雅服鄭樵之六書略楊桓之六書統趙撝謙之本義吳元滿之總要晚年得崑山魏莊渠先生所著六書精蘊玩索自娛舉世俗之好無能奪也成性剛介非飲食敬衣履通禪學蓄書甚多足未嘗至顯要門于累臣有師誼焉壽七十餘卒葬于玉泉山麓生時自題其墓碣曰於呼藍田耕夫之墓

神廟初年先習趙孟頫字外小臣中有杜詩號鯉廷王廷策號哈仙及中書楊大倫劉綵等備員筆墨之役其後

聖性篤好章草戊申春曾召纍臣至啓祥宮前殿差宮人龔朝  
安出簾問纍臣兄弟之名令寫真草八分篆字詩纍臣俯  
伏階下次第奏對如

諭寫入其後又令寫章草纍臣對曰原不曾寫未寫而止此時  
纍臣二十五歲矣亦最奇之遇也聞

皇貴妃鄭娘娘欲討做司房近侍

神廟以為先監矩甫亡已派與常雲做名下何可遽用未遂許  
而或有妒者阻之也是時開雍顧老師尚在京聞之甚喜  
俯仰今昔不覺淚下霑襟

孝廟時皇親恣橫太監何文鼎掌乾清門心甚不平引

祖宗家法極言直諫文鼎與鮑太監忠契厚方草疏時不令忠  
知燈下謄真之際有一槓在門傍立而一步一步行至案  
前文鼎怒罵曰我為國盡言你何物么魔敢來嚇阻我耶  
疏上

上大震怒繫文鼎詔獄雜追治之務究所主使者文鼎毒慘備  
嘗曰有兩人俱山東籍貫不可拘案訊者曰姑言之對曰  
孔子孟子也文鼎既死猶能于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  
者中外歎息

上亦感悟憐之特令勒碑以祭焉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衆其  
墳必僧寺也惟晏太監宏者不知何許人

武廟時曾鎮守陝西與督臣王瓊同事其墳在西山不設佛像止以石砌壁而鐫刻古來賢孝典故為勸化計俗所稱晏家廟者是也今經廠所貯晏公綱目板一部宏遺物也內臣多愛重刷印之

### 世廟

神廟享國年久鼓鑄嘉靖萬曆錢流行甚廣惟

光廟在位僅匝月

先帝仰思泰昌年號尚未鑄錢遂分鑄與天啓錢並流通同使民間有恭覩泰昌錢而墮淚者累臣藏有徽墨四大笏可重二斤劑料甚佳上摹泰昌元年製想是正人君子曾蒙

光廟召用禮遇者藉此墨以識不忘也累臣不忍磨用聞錢法侍郎劉君重慶好古喜墨遂託一山東人轉賣且藉此墨感動劉君滿望其據墨具疏請將泰昌錢亦鑄若干以廣行使奈劉君留墨付值而憤憤然視為沒要緊事也惜哉

神廟恭妃王娘娘即  
孝靖皇后生

### 皇長子

光廟又生皇四女者也

皇貴妃鄭娘娘生皇二子皇三子即

福王又生皇四子生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即

壽陽公主駙馬冉興讓所尚者也

端妃周娘娘生皇五子即

瑞王也

敬妃後封皇貴妃李娘娘生皇六子即

惠王也生皇七子即

桂王也

順妃李娘娘生皇八子又生皇十女者也中宮王娘娘即

孝瑞顯皇后生皇長女即

榮昌公主駙馬楊春元所尚者也

榮妃王娘娘生皇三女

德嬪李娘娘生皇五女皇八女皇九女者也

光廟纘承大統

福王封于河南河南府

瑞王封于陝西漢中府

惠王封于湖廣荊州府

桂王封于湖廣衡州府

神廟時御禁房提督張太監明精于醫藥最蒙寵陞司禮監秉

筆掌內官監內府供用庫印明素不識字只掛虛銜不該

正不批文書凡不識字而秉筆者

穆廟時孟沖

神廟時張明

先帝時魏忠賢王朝輔四人耳萬曆二十八年夏明病故京師人皆快之曰張打鶴死了先是

神廟往朝

慈聖老娘娘明執藤條在前清道值慈寧宮丹陛上設有古銅仙鶴高五六尺明誤以為人也遂打而罵之曰

聖駕來還不躲開隨侍諸臣哂之所以有此綽號也其掌家周臣亦陞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印而一家照舊不許分散專造

上用酒造辦金玉銅錫木鐵雕漆器物名曰

御覽周臣病故張宣伊進朝繼之至泰昌元年八月始散而逆賢掌家王朝用及伊進朝池守爵皆明管上房之官人也福府承奉曹奉者持佛氏戒號丹岩居士頗與士大夫交然性嚴急少慈愷迨之國時與承奉鄭縉俱以病告留京師惟徐進劉顯等隨赴雒也

壽陽公主者

神廟之第七女

皇貴妃鄭娘娘生也選駙馬時顧姓者二人冉姓者一人冉姦縣人顧都人也時正暑

御前親選之日兩顧白玉大簪極細亮帽髮可以鑑香氣襲人

衣服楚楚甜鞋淨襪而冉則衣不求鮮戴圓羅帽兢兢叩  
拜不敢仰視

神廟隔簾向

鄭娘娘指而目之卒選中冉氏子興讓實重其老成也及完婚

數年與公主反目逃回奉

旨召來罰演禮如楊春元故事仍革其父職奪教習官賈之鳳  
俸一年以懲之

神廟時誕生

瑞王之

端妃周娘娘不甚有寵

瑞王二十五歲完婚

福王十九歲完婚

光廟二十一歲完婚

惠王

桂王亦各二十歲以外完婚禮儀房各有底冊可考也中宮

擊瑞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宮人及小宮人多罹捶斃者不下百

餘人其近侍內官亦多墩鎖降謫惟

皇貴妃鄭老娘娘近侍各于善衙門帶俸其宮人有所謂斬太  
者失其名龐保曾答應也曰吳讚女者初宋保答應而後  
用張朝進答應保慮熱鬧終有散場苦海回頭是岸于是

棄職為僧長往不返內臣中擺脫富貴急流勇退所希有也曰林廷宦女者馬謙曾答應也于景科女者張其所答應也凡答應者為之置辦服飾食物即同掌家掌班不可缺者也京師墨山會地方有贈司禮監太監剛公諱鐵之墓在焉寺中藏有遺傳影像三軸皆曰靖難時有功太監至今宛平縣有祭凡掌司禮監印者繼續修葺又有三義廟祠先主關張君臣也其五虎將像龐士元像皆先監掌印時令經管內官率塑像往鐘鼓司做漢時裝束服制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傳也按剛監墳大塚其一石碣差古書燕府承奉正剛公諱鐵之墓又一碑差大稍新則書贈司禮監太監某之墓蓋似後人所立者塚前左右各列石鼓四以次漸矮如為坐杌松亦茂密甚古其為古蹟無疑近年修墓所勒碑文皆曰公有靖難犁庭功按碣稱承奉正是

成祖未正大位時公先卒矣若果有靖難犁庭等功則自應有別銜豈仍以承奉正勒碣乎繫臣心久惑之徧向熟于典故者訪問亦卒無明証也一日讀宋史列傳內有云某與遼將剛鐵大戰于某處云云則此墓得無是遼將塚耶抑剛公亦遼裔而其名偶同英猛耶今正史明載剛鐵姓名因世之讀史者槩冗朝報泛泛視之定多未詳故耳食之



人遂相沿無敢異議也同僚趙君琦美字玄度南直常熟人趙定宇先生長子為先將軍契友博洽好古人也累臣以父執事之亦曾問及憤然無以對焉夫此墳為我朝大內臣祭祀之所享二百餘年血食倘或原是一番將軍寧不令死者暗笑生者之謬乎是以慎祀典者不可不詳核確蹟也累臣愚昧謹此謏聞以俟知者

### 累臣自敘略節第二十四

累臣若愚生于萬曆甲申春至戊戌秋悖父兄之教感異夢而自宮廢儒業讀醫書習養生家言辛丑夏遇例選入皇城隸先監陳公諱矩名下派與掌家常太監雲照管該班則供抄謄之役下班則習字讀書頗蒙器許解衣推食耳提面命即師生父子也

神廟時功令頗寬又得外受先師顧太史之教先師諱天竣號開雍南直崑山人壬辰鼎甲累臣入七年先監卒又三年始陞奉御每竊歎曰我

太祖時胡惟庸之變幸得雲奇諫阻不然

聖駕幾殆正統己巳之變我

景皇帝攝政騎披猖徐珵等倡南遷之議若非金英興安主持鎮定于內恐于忠肅諸君子不能奏真安宗社勲也我

孝廟青宮時篤于學問及紹大統十八年堯舜之治又皆自覃吉培養之功來也我

武皇在宥逆瑾不臣若非張永從中併力密奏祛除大慙能如摧朽易乎我

神廟御極之三十一載冬妖書獄興

九重震怒懸重賞以購作書之人廣緝捕以滋告密之竇凡書內有名者恐後有患各猜生平素讐隙之人而欲甘心之

書內無名者又自懷疑懼恐被怨家誣害身危家滅幸當時先監掌東廠委曲調救中外始安使從來內臣若無雲金先監之儔則逆相之毒必稔高里之經必興歸德江夏諸君寧免蜚語之中乎嗚呼危哉累臣曾記王振擅政時欲害薛文清其厨下老奴知之痛哭不已振聞之謀遂中止累臣自辛亥冬為常太監雲註誤墩鎖至

光廟登極始釋陞司禮監寫字奉御

先帝登極即侍高太監諱時明者後陞監丞天啓元年冬自司禮監被魏忠賢退于御馬監仍隨高公居住于西直門街私宅日侍左右高所纂輯養生之書曰一化元宗者累臣

曾劾抄謄讐對之力三年始成即被李永貞自高公宅內  
喚令答應不敢不應承趨赴不謂永貞自登樞要頓忘布  
衣設法羈防使人進退不得氣鬱痰火不食八九日瀕死  
者數次然寸心實不減王家老奴也四年夏逆賢欲杖陳  
君恭幸王體乾素感先監舊恩向逆賢救免其年冬南樂  
魏相公密與逆賢一稿賢付永貞着謄奏施行其中有元  
克已放四字累臣問曰此元克指誰永貞曰你快寫罷如  
今

御前立等要奏哩累臣歎曰人臣已去為甚麼還派他這樣名  
色永貞曰得你劉大殿內替老趙解解一日因召臣劉微

張汝懋之疏欲逮房可壯樊尚燦游士任等適

先帝聖恙憎惡逆賢各僅得倖免一日少卿韓繼思告病永貞  
因同志錄上其名有三圈崔呈秀所欲害者又韓一之獄  
呈秀欲藉僕害主如吳養春具懷賢故事逆賢亦有戒心  
而體乾永貞等且倡言

世廟夏桂洲故事幸韓三至死不肯妄招許顯純亦未敢代砌  
捏奏此實天啓末年詔獄招詞僅見之公道事也凡各項  
章疏及內閣票本所擬

聖諭詰命勅稿各秉筆公公例應詳看而

勅諭詰命稿尤多忽略不肯細看累臣在永貞直房有經營責

任偶值滿桂陞總兵內閣撰進勅稿付永貞看至爾可與  
樞輔計議而行是時孫閣部承宗撤回已久見任總督則  
王公之臣巡撫則喻公安性今尚曰樞輔實屬錯誤如不  
奏請改正開讀之際寧不令人暗笑乎永貞深以為是次  
早同衆奏請

御筆將樞輔二字改督撫二字此稿珍藏內閣可核也

今上登極之日體乾總辦禮儀文書有進封

妃周娘娘為皇后紅掩面文書一本該永貞寫傳紅纍臣侍  
永貞謄寫完問曰此文書是那項辦理的永貞曰印公公  
曰既已奏過今即奏覽發行乎永貞曰然纍臣曰略早些

了如今

萬歲爺還有本生

聖母賢妃劉老娘娘墳見在西山尚未傳

諭徽號遷祔今

中宮娘娘若先行進封恐非次第永貞曰有所考據否纍臣曰  
有隨將

皇明詔制書內所載

穆廟以裕藩入繼所行次第某日登極某日傳諭

聖母徽號遷祔某日傳諭進封

皇后呈永貞永貞即將前書袖至

御前據以告體乾轉奏

今上萬歲爺次第行次日早體乾笑問之知出自累臣意甚銜之所以參若愚者曰胸藏舊蹟目無成法也冤哉永貞雖死徐文輔等尚存者可面質此事也

萬歲爺聖孝性成將順其美亦臣子分內事強如佐助逆賢日在

御前替人報復播無窮惡也七年九月永貞辭任後累臣遂于德勝門裏先監會館居住十一月十七日永貞逃回後至十二月十二日楊維垣捏參之疏上矣十四日于司禮監傳奉

聖旨御馬監外廠太監劉若愚着降做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還寫帖子去該衙門知道欽此時霍維華疏內亦參及若愚二疏所節奉之

旨皆云劉若愚已降發處分了十六日南行崇禎元年正月初十日交

孝陵西園收管三月內又被山西道劉御史重慶捏參提解赴北五月初一日逮入刑部獄二十五日禮垣陳君贊化疏請着九卿科道廷鞫如朝審例奉

聖旨所奏鞫審李永貞等委宜分別隔訊務得真情云至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乃不容分訴各夾打一頓李永貞劉若

愚李實俱引凡姦邪進讒言左使殺人首斬之律仍于斬字上增一皆字俱決不待時志在滅活口何嘗分別隔訊得真情哉二十三日具題二十七日平臺召對原會大臣王太宰永光等欽奉

玉音李實一案有冤枉無冤枉五虎五彪如何不問決不待時空印本是永貞填的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云云至七月初二日會審之疏奉有這本內犯人情罪不同還着該部從公另擬之

旨初四日又召對將李實原參周起元印信本付閣臣細看果是墨跡蓋殊十三日刑部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是李永貞即會官處決劉若愚秋後處決李實充淨軍送司禮監發落孫昇依擬欽此累臣罪案其實不曾訊明其實無証據也本年九月朝審徧遞訴揭云真正姦黨巧卸欺天被退小臣無辜喫累以力攻楊霍時刑垣曹君師稷疏請詳鞠奉

聖旨劉若愚已有成案不必再訊該部知道欽此時首輔李公標北直人梓里情面不得不為按已逆賢欲貴顯其名下將在前礙路之人殺者殺退者退累臣所以被斥于御馬監又被王體乾退于外廠實係摧折之人當時最為耆貴重臣無踰體乾者親信掌家無踰王朝用者今乃止于刑

放可謂有天日乎徐文輔司

御前文翰總兩部事權才名不在永貞下罪止孽逆軍犯近復蒙恩改為民是真正逆賢支派輕者益得輕也且楊左諸公及七君子之死自有造謀主使加功入告之人而李實空印本又的非若愚填寫乃懸坐曰左使不亦冤乎會審時少司寇閩中丁公啓濬山西司郎中江右徐公士俊首座則太宰長垣王公永光王與楊霍又最厚者夫既成心故入即

祖宗律條之內不難增一緊關字眼則招之湊砌與海市蜃樓何異至部覆第二疏仍用前律監候可謂次一等乎次者

次于死也仍以殺死可謂從公另擬乎按名例律云二死

三流各同為一減項用此律者不一何獨若愚明奉

玉音次一等明明本條無皆字而不用此律何耶累臣于逆賢

之側絕無站處于永貞又久遭猜妒既不敢出宮門何由

而知外事又不曾到

先帝御前做官從來恩蔭總未及若愚弟姪工部錦衣衛之文

案可歷歷核也內臣便覽亦未刻若愚姓名而楊左諸孤

疏揭血寫奏章及李實孫昇疏揭又何曾有一字指及若

愚姓名三年秋審蒙註有詞五年秋審之後特奉

聖諭云法官不肯盡心詳覈主筆者又**尋**套塞責殊非肅國法

重民命之義又云種種情節及招冊中事相類而論不能盡載者通着三法司另審另擬俱要明安具奏云云欽此若愚冤苦異常具狀申訴蒙將姓名列應改數內六年七年屢改未允已不入朝審招冊亦不隨上街凡屢次奉駁之

旨亦不曾詰責堂司奈七年秋為缺太宰召對時少宰張公捷薦呂純如致滿朝鼎沸八年春鳳陽

祖陵遭流寇之變將有

恩詔傳布而楊與霍等或有冷灰思然之念被臺省糾彈時大司寇馮公英北直人也甚懼至五月內遂將若愚改從而

加功者絞之律覆結將名例律二死三流同為一減之條復革而不用自若愚始明借若愚性命以息臺省之口暗以傷楊霍等耳則是答應永貞之人重而仍改于重也九年夏值五年大審之期其冬有總憲唐公世濟薦霍維華邊材

上震怒將唐革職下獄提問十年夏恩審曹大司禮化淳雖兩奉

奉特

簡命到大理寺清理冤滯亦不敢遽為若愚昭雪也十四年春

諭大赦中外命內閣首員范公伏粹于三月初九日起至十二



日止到大理寺會審蒙註若愚有詞衆耳衆目無不通曉  
至四月十四日覆奏有詞

旨下乃不與有詞二十四人數內豈另俟機會耶抑有所阻礙  
而沈閣耶不可知已有兔爰爰難罹于羅戴盆何時得見  
天耶累臣平素苛謹絕無城府往上看是青天往下思是  
地獄明有王法幽有鬼神雖身處幽囚顛險之地此一點  
天理良心必不肯昧惟念在內之猜妒者多外廷之說夢  
者衆如江南所刻清明聖政頌天臚筆斥奸等書不一而  
足蓋信耳目者膠執成心原心者百無一二即累臣一介  
之死生所關幾何顧我

神廟之聖慈

光廟之聖孝

先帝之聖度凡為臣子者或無由曉在當時或膠一己之見隨  
聲附和若再數十年後彼道路不根之口又將何所底止  
若愚世受

國恩深為此懼敬于席藁苟活之際以榘枬代硯以血淚和墨  
謹將憂危竑議以來及

先帝甲乙丙丁四年之內耳目所及最真最確者直吐肺肝不  
加粧飾心無乞米之嫌傍無執燭之鑿我朝

太廟之靈實式臨之期沒者不含恨于筆端存者不漏網于清

議後有弔古者自笑彼葛藤非直撫此編而太息矣若愚之報楚籍者昔在南京聞

旨被逮時即具書與兄茂芳云必不可言與兄同母亦不必露先人之仇終未能報之意心良苦已果真襄陽縣人也耶無亦異夢奠少驗耳累臣始祖名大海南直定遠人元至正甲午隨繆大亨起義團澗山凡三千人我

太祖收伏之以從軍勞陞延慶左衛正千戶大海之子觀隨成祖靖難南征大戰白溝河陣亡陞指揮僉事世叨傳襲至第八世則先將軍應祺也生嘉靖庚申于萬曆丙戌中式舉為盛公訥趙公用賢門生推宣鎮西城守備歷陞都司遊

擊參將至京營左副將署都督僉事癸卯冬推遼陽協鎮副總兵先將軍素為寧遠伯李成梁所忌至棄地一節又具呈諫阻益逢毒怒百方圖畫延至乙巳夏告病八月十一日卒于正寢年四十有六先將軍捐世之冬遼東果招徠流民地竟棄矣見遼左棄地語中嗟乎累臣于遼東李氏有不共戴天之讐當貴池丁相公等于

先帝講筵袖出遼東傳害熊經略時累臣如能左使殺人何不將楊鎬李如楨同熊並處藉封疆為名以雪先臣之恨不亦正乎又如楨在獄于天啓五年冬曾失火僅將如楨責懲當時累臣何不于此加功置如楨死地乎總之暗裏害

人之事必非遭斥逐猜防不同心之人所能辦者世未有  
殺父之讐不能報而乃殺沒相干之人此必無之理最顯  
而易見者也先將軍故長男茂芳襲職歷陞昌平參將崇  
禎元年夏刑科杜君齊參茂芳革任二年冬薄都城茂芳  
協防居庸闕七年秋犯山西大同宣鎮東路時永寧參將  
張國威率茂芳守城不敢攻九年夏茂芳蒙山陵提督王  
太監希忠牌取赴昌鎮聽候委用夏杪秋初猝自柳溝由  
皇陵深入昌師巢昌平王昌叛城陷王太監及茂芳同死于昌平身  
膏原野門祚無嗣又可痛哭也先將軍一生清苦叨祀鄉  
賢有子二人所遭如此豈非天哉視天夢夢我辰安在纍

臣與兄茂芳同母胡出亦嘉靖庚申生初產若愚時夢一  
老僧云是襄陽人來借房住故若愚甫畝時即愛書喜敝  
垢衣母胡倚閤十載加以悲痛茂芳之死遂于十年六月  
內去世享壽七十八嗚呼痛哉纍臣不孝不弟之罪其通  
于天乎通于天乎